

第一章

腐旧的木门“咿哑”而开，一名模样狼狈的男童低垂头，步伐沉重地跨过门槛，像有满怀心事……“堂儿。”男童赫然抬头。

“娘！”见炕上那名神态安适的少妇，他有些惊讶。

妇人帮尿湿的婴儿换上干净衣裳，轻笑道：“看你垂头丧气的，是不是累坏了？”“不是。”男童精神一振。

“呵，你过来瞧瞧。”回身先将门推合，他快步凑近母亲身侧，与她一同注视襁褓中的婴儿。她眼儿半闭似已沉入梦乡，作著甜甜好梦。

“知道她是谁吗？”呵，堂儿好脏。常卉娘笑著抽出手绢，将儿子沾了泥巴的小脸一一拭净。

“是……小小姐吗？”堂儿犹豫低语。

“你还记得呀！”常卉娘眼底的笑意加深。“六小姐的奶娘有事回家一趟，托娘帮忙带。”“嗯。”她怎么还是……好小。

自大小姐满月的洗儿、剃头礼以后，堂儿便不曾再见过她，如今六小姐的试儿礼即将于后天举行了。依照宫家礼法，所有宫家子孙皆必须于足七个月之日，择吉时举行“试儿”礼。

一般富贵人家在孩子满周岁才行的“试儿”传统，却在宫家先人不允许骨肉太过亲近的祖训下，提前举行。

“你可还记得这件衣服？”常卉娘的思绪渐飘渐远，婴孩身上的织金绫衣勾起她与夫婿甜蜜的过往。

“是不是娘帮我缝的满月服？”堂儿眼神戒慎，目不转睛地盯著婴儿，生怕一个不小心碰伤了她。

“嗯。这块珍贵的织金绫是你足月那日，老爷特地差人送来。娘舍不得给人，保留至今，没想到会给六小姐用上，呵，你可真是好福气。”拭净他脸后，她心不在焉地兜了兜他衣襟，帮他把肩上及后背的泥土拍掉，镇怪道：“看看你，脏得像什么似的。你今天是陪二少爷练剑，还是陪他在泥坑里打滚？”堂儿抿了下唇，含糊不清地嘟囔道：“都有啊。”常卉娘意外，“怎么啦？”堂儿勉强地摇头。

“堂儿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”他溜了她一眼，似乎在斟酌该不该说。

“堂儿……”“还不是刚刚师父要我和二少爷比试，他拳法不如人，剑法也不如人，正要比试内功心法，不知怎么回事突然扑了过来，扭著人就打。”堂儿的嘴忿忿一撇。

原来……常卉娘沉静地移动双手，抚上他绷紧的颊。

“娘知道堂儿受了委屈，但少爷还小，他弄不懂自个儿为何会样样输你。他好可怜，受了气又不能对老爷、夫人说，只好将怒气发泄在堂儿身上。少爷只信赖堂儿，拿你当朋友，才会在堂儿面前发脾气，你莫怪他。往后再有比试，尽量让著他一些好吗？堂儿。”“娘，少爷长我两岁，怎会是我在让他呢？”他不平。

常卉娘愕然一怔，秀眉微微皱起。“不管怎么说少爷毕竟是少爷，咱们是奴才，身分有别。就算老爷子赏识你，不把你当下人使唤，你也不能因此侍宠而骄。人要懂得知恩惜福，谨守本分，不可僭越了。”她好言好语劝

道。

堂儿不甘心地抿起薄唇。

母亲这席话，他经常在听，起初总听得懵懵懂懂，两年下来，他多少已能明白冒犯主子是大逆不道的罪行；无论事出何因，都是不可饶恕。

可是……这回真是少爷太不讲理，扭著人不由分说就一顿蛮打，他一恼火便还手了。

即便他是少爷又如何？输了便是不如人，便是懦者，便该反省，敌人不会因为他功夫不好就饶了他……这些全是老爷亲口对他说的，他还让他别对少爷手下留情呢。

常卉娘轻抚儿子气恼的脸。“娘知道堂儿的资质在少爷之上，但娘不要你赌一时之气，害苦了自己。”争赢了这口气又如何，日子不会变，身分也不会变，这是命呀。

“孩儿不是赌气，也没有非赢不可的意思。”他硬脾气反驳，“师父让我们全心比试，我照做，这样有错吗？比试输人是二少爷武功不好，被教诲的人应该他才对，怎能怪到孩儿头上？”常卉娘一听，动气了。“少爷是主子，是我们碰不得的人，你说，世上哪有主子忍让下人的道理？你再任性，不听娘劝，娘可要生气了。”堂儿小脸一缩，下唇委屈地抖颤著。

娘说话从来都是轻言细语，不爱发怒，为什么……为什么会这样……满腹的委屈化成泪水，大滴大滴滚落了出来，他负气抹著，不料越抹泪越多，心也就越不甘。常卉娘悠悠轻叹，温柔的将他纳入怀中。

“好不好静下心来听娘说？”待他勉为其难点了头，她才继续。“你与少爷若身分一般，自然是技不如人的要悔过，可少爷是金枝玉叶身，损伤不得的。娘很担心，万一哪天你气极了，失手伤了少爷，可怎么办才好。冉家如今就剩堂儿延续香火，你也不希望你爹在九泉之下伤心难过，对不对？”两年来，她已尽力让堂儿认清他在宫家的地位，宫家人将永远是他的天。小小年纪的他，到底听进了多少？“嗯。”母亲温暖的体息吸收了他不甘心的泪水，却化不开他眉宇闲的悒恼。常卉娘苦笑。

夫君在世时，她只晓得自己很幸福，被他宠著、护著，就连堂儿也是他一手教养，鲜少让她烦心，所以她老是忘记堂儿还很小。

失去挚爱的夫君后，她曾以为独自一人可以将他教养到大。怎会知道两年硬撑下来，她竟只觉得心力交瘁，像行尸走肉，已经疲惫不堪。为什么她必须承担这许多？在她连自己都无法承受时，她真的无法好好照顾堂儿。

她需要一方净土，需要寄托，这种日子再也……过不下去。

“入秋后天气反覆无常，出门记得将披风一并带上，以防不时之需。……娘对你不住，你自个儿可要顾著些。”她要摆脱，想要摆脱这一切……察觉到母亲话中流露的疲惫，堂儿退开一步，用力抹光波水，见腆抬眼。

“堂儿会照顾自己的，娘尽管放心。”他湿亮的眸子无怨无恼，只有深深的愧色与体谅。

常卉娘想哭，却噗哧地笑了。

她的堂儿很贴心呢，几乎是太贴心。老天爷，您这不是造孽吗？何苦让她生下了堂儿，才夺走夫婿呀？她该如何是好，这样的好孩子，也不能令她对红尘产生丝毫眷恋，她该……如何是好……“老爷近来时常称赞你呢，说你天资过人，沉得住气，是不可多得的将才。娘本以为咱们母子俩能进宫家为奴是天大福分，万万想不到老爷喜欢你，竟让你和二少爷一块习字、练

功。”宫老爷之于冉家及她的恩情，常卉娘无一刻或忘。“宫家人分文不取，将沁山借给咱们家狩猎已有数代，所以咱们家能够是云阳叫得出名号的猎户。若不是……”她情难自持，很不想却还是红了眼，只为那颗死去的心。

“若不是你爹病逝，放咱们孤儿寡母的不便独居在山间，娘又无骑射的好本领可以教你，你该也是……也是自由奔走在山林以狩猎为生，像你爹和冉家所有先人一样，日子过得虽清贫却足以温满，便不会受罪，觉得委屈。”泪水沉沉的就要落下，常卉娘倔脸向墙，拎手绢轻轻抹著。

堂儿慌了神，实在不明白母亲今天为何特别奇怪，一下子生气，一下子落泪，肯定是气他不乖，打了少爷吧？“娘……孩儿知错了，请娘原谅孩儿。孩儿不会再和少爷打架了，再有比试也会让著少爷，孩儿……孩儿只求娘别伤心。”常卉娘一怔，笑出泪来，“与你无关，是娘失态。”人世闲有著许多由不得人的无奈；因为有私心，有取舍，于是便有了无奈。

“娘……”堂儿担心。

“老爷对咱们家的这份恩情，你千千万万要记在心上。老爷若决定收你在身边，必会对你很严苛，往后会有一段日子比现在苦上许多。为了爹娘，你要忍著点，知道吗？”怎能不伤心，她终于明白，她的感情已随亲爱的夫君逝去，无法再爱任何人，即使那人是她的骨肉，也不能够。

“娘，孩儿可以吃苦的，娘不要哭呀。”常卉娘还想说什么，身旁的婴儿这时欠动著身子，双手不安分地挣出锦被。婴孩嘴巴动了动，突然放声大哭，害得背向她的堂儿冷不防吓了一跳，急忙转身查探究竟。常卉娘抱起婴孩轻轻摇著，见儿子眼睛瞪大，一脸呆愕，忍俊不住失声笑出。

“娘，小姐……怎么突然哭成这样？”“可能是受惊了。前天阿菊粗手粗脚吓著了小姐，这两天她睡不好，吃得少，才会闹成这样。身子不适的婴儿都这样，你像小姐这么小的时候也一样。压压惊就会没事，别怕。”他也曾像她这样闹过？母亲低声下气拍哄著婴儿，闹得正凶的婴孩非但不理，反而变本加厉哭得天地变色，堂儿难以忍受地皱著鼻头。

“娘听六小姐的奶娘说，她是所有小姐里面算是比较好带的了，不怎么腻人也不怎么爱哭呢。”常卉娘温柔的眼忽然瞥向窗外。

怎么瞧也不觉得这爱哭的娃儿乖巧，堂儿被她哭得有些烦。

“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你帮娘看著小姐一会儿，娘去隔壁王大婶那儿，看看她还有没有压惊符。”别具深意看了他一眼，她不等他回答，迳自将婴孩放回床上。临下炕前，她突然紧抱了他一下，含泪低语：“你莫怪娘。”“这，娘……”堂儿错愕地瞪著远去的娘亲，又呆愕地瞪回来。

婴儿喉咙一扯便不知道要停似的，号哭不休，声音宏亮且拔尖，堂儿僵在炕边不知所措。眼巴巴乾瞪半天，哭声有增无减，他无助地爬上炕，端身坐在婴儿身侧。

她的脸好红，不……不要紧吧？他来回张望门口，一脸慌乱。

婴儿哭了好半晌，吵人的哭声逐渐沙哑、静默，就在堂儿庆幸的才要松口气，她却又以惊人气力凄厉地号哭起来，哭得他灰头土脸。娘……娘怎么去了那么久……“嘘，乖乖，你不要哭，娘等会就回来了。”他好声好气想帮她擦泪，手抬突然被胡乱挥抓的胖手握住，心头一阵震荡。

小姐的手好软、好好摸……堂儿著迷似的伸指触了触，谁知竟把婴儿雪白的手腕碰出豆大污渍来。

糟了、糟了！他小心翼翼将指头抽出，想下炕找干净的布帮她擦净，

婴儿的号哭声渐歇，一双汪汪波眼半垂下，似乎是累极。

堂儿坐回身子，不敢动，生怕不小心惊扰了她，又惹来另一波灾难，麻烦可就大了。

窗外将一切看在眼底的两人，表情各异，心思亦不同。

衣著华贵的中年男子收手在后，似乎这几眼已够看出什么，移步出破败的院子，神色一如来之时，安适自得却也瞧不出心思。“卉娘，你真下定决心了？”“堂儿往后请老爷多担待、费心了，老爷的恩惠卉娘谨记在心，无一刻敢忘。”尾随其后的常卉娘，安然说道。

“日子挑好了？”“下个月初八。”“你真舍得？”“难舍能舍，来得亦去得。”她泛出一抹超然的笑。

男子冷锐的眼神闪过什么，“呵呵，你尘缘既了，心无俗念，我这凡夫俗子再多舌劝阻，倒像拂逆天意，造了业障。安心去渡化你的世人，试儿礼后我会议沃堂搬进来，有什么托要说的，趁这两天吧。”“多谢老爷，卉娘必会不时帮老爷及大家祈福。”她美丽的脸祥和宁静，再也无欲无求。

卉娘的心已然出尘……交谈声渐渐远去，一名著淡黄锦衣的白皙男童，从小巷另一头气急败坏地冲进院子。

啪！半合的木门被他一脚踹开，撞出轰天巨响。

“该死的冉沃堂，快些给本少爷爬出来！”宫家二少气势凌人地吼进屋，一眼看到炕上那个回头瞪他的人，眉头恶狠狠一横，不由分说的冲过去将堂儿拖下炕。“你这狗雏种、乌龟王八蛋，你好大胆子，竟敢瞧不起本少爷。咱们的内功心法尚未比试，谁许你中途离席，还不快给本少爷滚回武场！”等等……”堂儿推不开他的手，情急之下扫了他一腿，趁他脚步不稳缩回手，顺便拉他一把，止住跌势。

宫家二少被他轻易甩开手，火气可大了，一阵大吼大叫后狂扑向堂儿。

堂儿这回记取娘亲的教诲，身子一缩，敏捷的回身往屋子另一头闪避主子。他退让的姿态大大激怒了宫家二少，他气红了眼，回身又扑出五爪。堂儿身子一侧，再避。

两人一避一追，只见追不著的人连吃败仗，满屋子狂吼狂叫。好不容易安静下来的女婴经他们一闹，先细细的低泣一声，转瞬便天摇地动的哭号起来。

“他奶奶的，那是什么见鬼的声音！给我拿块布塞进她嘴里，让她闭嘴，别吵烦本少爷！”堂儿一心应付他凌厉的追势，无暇回话，心中倒有几分诧异。……少爷不识得自己的妹妹吗？宫家二少咆哮著跃上椅子，借力翻上屋梁。待他跃上，堂儿已俐落翻身而下，气得宫二少咆哮连连，纵身又追下，足尖扫过茶几，一口气追到炕上，却始终差堂儿一步。

“吵烦本少爷，有你好受的。给我闭嘴啊，听到没有！”本欲追下炕的人，心头郁恼，掠过婴儿身侧时恶心一起，竟回身将五爪抓向那张哭皱的潮红小脸。

堂儿回头见状，心下一颤，火速拔足而起，飞扑回炕上，抢先一步格开宫二少的毒手，抱起啼哭不休的婴儿，旋身退回门边。

宫家二少吃痛的蹲下身，抱著又痛又麻的手肘，怒红的眼阴阴眯起，邪光摇曳。

“哟，原来你会还手，我真以为你这狗奴才怕了本少爷。”他嘿嘿地伸舌舔舐上唇，眼带算计。

堂儿与他相处两年，保知他性情，头皮不禁阵阵抽紧。

“少爷不认得她吗？”他将婴儿转了方向，让宫二少瞧清楚。

宫家二少不耐烦扫了眼，“少见鬼了，谁有时间管这个丑娃儿是谁？冉沃堂，她该不会是你妹妹吧？真精采呀，你家老头不是死了好些年，难不成是你家老娘讨汉子，跟那个野汉子偷生的？”堂儿黑了脸，“嘴巴放干净些！不要侮辱我娘，小姐可是你妹妹。”若不是娘再三叮咛，他老早扑过去揍他一顿了。他这是什么兄长，居然连自己的妹妹也识不得？“喝！了不起，想不到你这颗死脑筋还会现学现卖，赖到我头上来。无妨。反正我家老头还在，娘要有瞻偷人，我不仅早晚三炷香，还可学狗爬给你看。”“随你怎么说，反正她确实是三夫人的女儿，我不知她是少爷的五妹还是六妹。”堂儿好脾气的安抚婴儿。

“废言！我理她谁生的，第几个妹，本少爷的事比较重要。这回你休想打到一半又溜走，我不会再让你逃了。给我接招！”他冷不防飞了掠来，双手直取婴儿门面。

手上多了个婴儿不好翻上翻下，迫不得已，堂儿只好出手相迎。他的反击显然令宫家二少心花怒放，他双眼腥红，越打越亮，缠斗越久便越兴奋。

破败的小屋不时乒乒乓乓、，吼声不绝，婴儿的啼哭声夹杂其间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挫败声从屋里吼至屋外，又从陋院吼进巷子，忽高忽低的，吼过八个春秋……

“阿 - - ”

青衣少年足一点，劲健的拔身而起，将横过半空的人团一把接住。

“小姐，你没事吧？”旋身落地后，他将紫衣女娃放下地，一手扶在她腰间，以防全身瘫软的人儿滑倒在地，更加难堪。

“呜……呜呜呜……呜呜……”吓……吓死她了……呜……吓死她了……宫家六小姐魂魄俱散，迳自顾著呜呜咽咽。

威立于武场中央的黄衣女娃，斜瞪了过来，“狗奴才，谁让你多事？”紫衣女娃脸色惨绿，急忙扯了扯少年，“对、对不起……我真没用，害你也被骂，你不要、不要理色裳姊……呜……”肚子好痛。

“属下明白。”青衣少年淡然的回瞥场中人一眼，看回哀吟不休的女娃儿。

“小姐，要紧吗？要不要属下唤大夫来？”“不用、不用了！”紫衣女娃拚命摇头。她哪有脸叫大夫，呜……呜。“你……你好不好抱我一会儿？我好像快站不住了。呜，你一定、定要帮我……我不能再出糗了。”好痛，真的好痛。好羡慕色裳姊，她武功真的好好哦。

“属下遵命。”青衣少年不再多言，腾空抱起她。

沁山顶，万里无云的晴空中，一面黄旗迎风挥超，之后震耳欲聋的喝采声热烈爆出。宫家一年一度的比武大会，存欢呼声中落幕。

比试定于宫家老爷寿诞之日举行，为期三日，乃宫家另项家传，也是云阳盛事。举凡云阳子弟皆可参加比试，宫家子孙更是不得缺席，比试期间并开放与云阳百姓观看。

“哇哇，各位瞧见没，真可怕！那黄衣女娃看来年纪轻轻，不过才七、八岁吧，出脚真重，对自己的亲姊妹怎么下得了手呀。”场边围观的百姓，流连不去，各自热络的攀谈起。

“比试嘛，不便出全力怎有看头。我倒以为她挺大器，出脚干净俐落，

非寻常女子。”“这位兄台说笑了，宫家子孙自非寻常身。不枉在下特地从京城闻名而来，宫家后辈表现，著实出色。”一名做书生打扮的温文男子盛赞不已。

“偏出了个害群之马，宫家盛名不知被那名哭哭啼啼的女娃拖累多少。”

“嘿，这位乡亲所言，在下心有戚戚然。那名紫衣女娃武功当真不济，在下见她从兵刃、暗器、轻功，一路比至拳脚功夫，几乎场场哭。若非她衣衫绣有宫家图样，在下当真不信她是官氏子孙。请教各位乡亲，这位小姐是哪房妻妾的孩子？”“我女儿乃宫家丫鬟。”一名佝偻老人突然用力咳了咳。此言一出，人人皆竖耳。

“莞儿小姐是宫家最小的孩子，小妾所生。三夫人就生这么个孩子，莞儿小姐自五岁正式上场比试，已有三载，正是年年殿末。”宫家竟有如此不济之子孙吗？众人皆希罕的转望场外。

个头不及青衣少年一半高的宫家六小姐，蜷缩在少年胸前，仿佛是听到大家的议论声，她忽然将小脸从少年胸前移至他肩窝，深深埋著。

众人莞尔，只觉她的举动十分孩子气，见她羞愧成那般，倒不忍再取笑了。

“……那个青衣少年是谁呀，他刚刚救下宫六小姐那手功夫，好俊！”众人纷纷将好奇目光投向青衣少年，冷不防披他严峻的容貌冷冷震慑住，目光皆又惊惶走避。

一名身材肥硕的男子大口大口塞著糕点，不畏死的细眼有一下、没一下瞟看右侧。“这名少年挺眼熟的，喂喂，阿三，他是不是宫少爷那组的武魁啊？”屈肘撞撞隔壁的人。

“小力点成不成？”被他一撞，差些吐血的矮瘦男子，右避了好些步。”是他没错啦，你猪啊你，成天只知道吃，错过最精采的比试，来干嘛。”“怕啥，比试年年有，明年再瞧不就得了。宫家膳食之好吃的，不趁现下多吃些放著，更待何时……”坐在看台上沉思良久，宫老爷忽然皱起眉头，“总管，把膳食分给大家。”立于主子身后的总管意会，挥了下手，候在台下的奴婢们立即将喧哗的百姓分别请离。

不消一刻，人声嘈沸如市集的武场已空空汤汤，回复了静寂。

“夫人，看了一整天，也累了，都回去歇著吧。”起身对两侧的妻妾说道，宫老爷步下高台。

三位夫人表情不一，或骄做或忧心，本想说些什么，夫君决绝的背影，让她们望而生怯，到了嘴边的话只好埋回心底。老总管领著一班下人，亦悄然退下。

“太不像话了，莞儿，你能不能争气些！”看台上隐忍了好久的宫家大少宫魄，率先发难。

“对……对不起，呜……”“小姐，请保重。”冉沃堂安慰又缩又躲的小姐，肩头湿了一大片。

“我没法子不哭呀，都怪我没用。”宫莞越哭越伤心，泪水越流越急。“我真没用，怎么也学不来……”“功夫输人便认命挨打嘛，看看人家色裳，年纪同你一般大，三两下便把你打得唏哩哗啦，哭爹叫娘的，你要有她一半狠劲便阿弥陀佛了。”宫色祺一脚粗率的跨上扶手，隔壁的宫魄低咒一声，猛力拍下他的脚。

“二哥，对不起……”宫莞环紧冉沃堂，不知除了道歉，自己还能说什

么，抽泣声更是抵在嘴里，不敢逸出。

宫色祺托起腮，嫌恶的眼溜视到右侧闭目假寐的妹妹。

“你知道不知道自己才八岁，不是八十岁啊，宫色裳。你何时练就的好本领，终年摆著张臭脸，活像给谁哭丧似的，触楣头。咱们好歹是同一个娘胎出来，怎么你和我差不止天和地？”宫色裳身子微僵，睁眼便对上两道凶残又熟悉的眸光。

“别忘了大娘就生你们这对心肝宝贝，你怎么忍心欺负她。”宫魄嗤哼著风凉话。

“你在说梦话吗？大哥，我这人最忍心了。”宫色祺吊儿啷当地转向宫魄，从腰带掏出一把碧玉短刀，上下抛接著玩。“等老头一死啊，我第一个想划破的便是你这张自命不凡的嘴脸。如何，我够贴心吧？”他拉下短刀，笑嘻嘻的将刀尖抵住兄长颈畔。

“你想动我，还得有几分真本事。”宫魄恼怒地拍开刀子。

“我不仅有本事，还有人才，瞧瞧我家色裳。”宫色祺握刀的手往右端一摆，恰巧触及宫色裳乌溜的鬓发。他撩起发丝把玩，短刀随手摆动的弧度，残酷地将宫色裳的香腮划出一道血痕。

宫色裳吃痛，想向另一头缩去，鬓发却被兄长死死缠住。

“瞧清楚了吗？她才八岁，你家那堆贱货最长的少说也有十六、七岁，竟敌不过一个八岁娃儿，岂不笑破人家肚皮。”宫色祺猖獗大笑。

“来口方长。你别得意过头，莫忘你的身手在我及冉沃堂之下，我可是有五个帮手，你只有色裳一个，你最好识时务些。”宫色祺一听，趴在椅背爆笑个不停，抖动的身子牵动了手中的发。

“放开我！”宫色裳痛呼出声。

“阿皓那废物比牛屎还没用，『来日方长』这句话更可笑，我怎么瞧也不觉得大哥这张脸属长命相。我告诉你谁会赢，”宫色祺倾身，附在宫魄耳畔猛吹气，“活著的人会赢啊，愚不可及的庸才。”他转动手腕，一刀削去手中的发，削得宫色裳俏颜丕变。

“念在你长年病痛不断，我不与你一般计较。”宫魄整整衣衫，端出大家族长子的泱泱风范，简直笑瘫了宫色祺。

“你太过分了，宫色祺！”看著飘落的发丝，宫色裳心疼不已。

宫色祺笑出泪水，弯弯的眼里只有残暴，不带笑意地转望愤怒的妹妹。

“啧啧，说你脸臭，你脑筋更死，竟和二娘那堆见识浅薄的贱货一样，把这种不值钱的东西当宝。要不要我乾脆削光它，让你清爽些，嗯？”宫色裳敢怒不敢言地别开头。她谁都不怕，唯独不敢招惹这个任性的哥哥。若不智回嘴，她相信色祺哥会毫不犹豫削光她的发。

为什么爹要纵容色祺哥？宫老爷走过空旷武场，在冉沃堂身前站定，其后尾随著四名少女及一名男童，均面带谴责地怒瞪又缩又抖的小妹。“沃堂，放下她。”宫莞落地后不肯转身，揪住冉沃堂的衣衫不放，纤薄的肩头抖得像一碰便散。冉沃堂依宫老爷的眼神指示，扳过她身子。

宫莞赫然被入眼那具魁壮的身子吓得目瞪口呆。

她忘了爹有那么高大了，比沃堂还高、还壮！好……好可怕，她输得那么凄惨，他一定很生气吧？一怒之下，他会不会像色裳姊一样，一脚踢她下山呀？掩著小肚子后退，宫莞心理的忧虑率真地反应在外。冉沃堂移动身躯挡下她。

宫老爷被小女儿逗出几许笑意，张口欲言……“爹，莞儿八成是因为有沃堂护着，贪逸恶劳，功夫才会一塌糊涂，未见长进。爹千万不要纵容她。”“大姊说的极是，莞儿成天只会哭哭啼啼。爹应该撤掉冉护卫，让莞儿独自留在沁山闭关修习个三、五载，好磨掉她软弱的性子。”宫家二小姐方及笄，芳心骚动，媚诱的眼珠子忍不住又朝英气迫人的冉护卫溜去。

“要我说，沃堂也有不是，怎能全怪莞儿。”年年败给自家下人，宫家二少宫皓吞不下这口气。“若不是他跟前跟后，莞儿乃宫家小姐，即便不才，当不至于如此不济。”“你们指教够了没？”宫老爷不疾不徐开口。“我看你们越大越目中无人，压根儿不将我瞧人眼底了。这儿轮得到你们来教我怎么做吗？”“爹请息怒，我们不敢！”“这叫不敢？”宫老爷怒瞪灰头土脸的子女们。“莞儿窝囊不中用，你们呢？今年武艺精进了多少，我可瞧不出来，你们说来我见识、见识，或者我亲自陪你们比画一番？”宫家少爷、小姐们惊惧地互觑一眼，大气不敢吭半声。

谁都知道父亲动怒了，更知道这一比画下去，仅有挨打、讨饶的份。而讨了饶，父亲原不原谅，又是另外一回事。

“怎么全成哑巴？沃堂功夫在你们之上，你们不服气是吗？行，我要沃堂让你们一手，陪你们再过招一次，谁输了便给我废去一臂。”废、废去一臂？所有人整齐的倒抽了口猛气。即便冉沃堂让他们一手，他们也没有胜算，爹分明要教训他们……“一个比一个放肆！我没责问你们这一年的功夫修练到哪儿去，你们一个个倒端足兄姊架子训诫人来，真了不起。”宫老爷光火的眸子严厉一凛，“除了色裳、色祺，其他人统统给我回去思过三个月，不准踏出房门半步。明年的比试谁要再退步便给我废去武功，安心当闲人，什么都不必修习了。还不快滚！”他话一哼完，没人敢迟疑，立即逃也似地落荒而去。

“爹……”宫魄暴跳起身。爹怎能将他也责怪进去？“怎么，你没听清楚我的话？”宫老爷不耐烦。

“爹，可是……”“宫魄，身为宫家长子，你不知自省，罪甚手足，也该反省、反省了。今年你便好好待存房里，弱冠礼不过虚浮礼节，不办也罢。”宫魄简直不敢相信他才多说两个字，居然得思过半年，连期盼已久的弱冠礼也被无故取消。连寻常百姓亦不能免俗，他堂堂宫家大少爷竟不行弱冠礼。他已夸下海口要宴请云阳百姓同贺，这下岂不沦为天下人笑谈……“宫皓，顺便扶你家大哥一把，他腿软了。”笑嘻嘻的宫色祺突然掣椅而起，一掌将呆愣的宫家大少送下三丈高台，朝行经底下的宫家三少压去。

原欲回身的宫老爷眉一皱，踢起石子，屈指将飞上半空的石子借势弹出。石子化成一束白光，击中宫魄右肩，将他带回花岗石椅，救了愣在当下的宫皓一命。

“宫色祺！”宫魄回魂后，恶狠狠扑向宫色祺，一把揪起他。

“哟，怎么，敢情大哥恼羞成怒，气全发到我头上啦？”“让你们习武是用来强身自保，可不是学来对付自家人。再胡闹，两人都给我离开宫家！”宫老爷动了肝火。

宫魄收回拳头，深知不能与盛怒的父亲作对，再有不甘只能暂时忍下。

“此仇不报非君子！”恨声嘶嚷完，宫魄拂袖而去。

“君子？”宫色祺笑得束倒西歪。

“色祺，我见你身子挺硬朗，不像染了风寒无法上场。”宫老爷一瞥猛烈

呛咳的次子，深沉的眼泛笑，回头准备与小女儿长谈，却见她神色颓丧地走过身旁。

宫老爷按住女儿，“莞儿，连你也不将爹放在眼底吗？我话没说完，谁许你离开。“不是这样子的！”被冤枉的莞儿猛摇头。“爹、爹不是让我们回去思过吗？是不是……是不是因为我不争气，丢了宫家的脸，是以爹要罚我思过一年啊？”沉重的下巴滑抵衣襟。

思过一年，她明年不仍是殿后？宫老爷失笑。

“莞儿，你自知武功比其他人弱，勤于练习，从未怠惰，难怪慧心师太也要偏爱你一些。爹知道你尽了心力，或许是你没习武慧根，爹强求了。”莞儿武功不济却从不认输，这点便足以令人疼惜了。

莞儿纳闷地瞄著父亲，不太明白他的意思，只注意到他的脸色比较没那么吓人，怦怦乱跳的心才舒缓一些些。

那？冉沃堂微讶。老爷在骨肉面前一向不假辞色，处事至为随心随性，进宫家十载，他看不出老爷特别钟爱哪位少爷或小姐。老爷的三子六女中，小姐不算突出，本以为她可能最不得老爷欢心，结果竟……“沃堂，你有些意外？”他可有看错，这孩子居然会讶异了？“回老爷，是的。”冉沃堂眸中的讶异于转瞬消失。

真令人意外……当年卉娘不顾这孩子苦苦哀求，毅然出家，显然伤他至深。事后这孩子虽没说什么，却镇日浑浑噩噩，像缕游荡在外的孤魂，不知落脚何处。

合该是天意，莞儿适时举行试儿礼。这孩子不选兵器、金银、文房书籍或女扛锈器，独钟沃堂，无论试几回，其结果皆同。爱才的私心促使他将沃堂给了莞儿，当她的贴身护卫。

破例允许他的孩子依赖任何人。

有了守护为目标，沃堂再回武场，才肯精进武艺。

他明白这几年沃堂认真习武，忠心看护莞儿，纯粹不想违逆卉娘的家训，更期盼有朝一日她瞧见他的努力，能被感动，还俗和他再享天伦。无奈一年盼过一年，心意坚定的卉娘依然无回转之念。这孩子越盼心越冷，似乎便逐步封锁起自己。

这几年他几乎能肯定沃堂的心已冷，完全将自己摒绝于人群外，隔著一道冷漠疏离的墙，锁在自己的天地里，不让人接近。原本便比同龄孩童沉稳许多的这孩子，已难感受到任何情绪起伏。他人是活著，但七情六欲皆已死绝。

当年将这孩子给莞儿，本是希望纯稚的她能多少唤醒他死绝的心，没想到沃堂竟将职责和情感分得一清二楚；以护卫之名，完全不涉及情感的守护莞儿多年。

是他小看沃堂的能耐，抑或他被卉娘伤得太保、太重？这孩子乃难得一见的武学奇才，宫家尚有用得著他的地方，不能白白流失。在沃堂毁掉自己前，他得想法子留住他。在他眼下，绝不容许奇才变庸才的蠢事发生。

“爹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你别怪沃堂好不好？”父亲严肃不语的面容无来由地吓坏了莞儿。爹是不是也觉得沃堂宠坏她了？“我也不饶得为什么我那么笨，师父怎么教都学不会。为什么色裳姊可以学得那么好，我也不懂啊，真的不懂。”她沮丧得想哭。

“莞儿，看著爹。”宫莞怯生生抬起凄惨的小脸，“爹，对不起，你不要

怪沃堂好不好？都是我的错。“爹不要你的对不起呀，莞儿。”宫老爷浑沆的嗓门不必提高，自有一股压迫人的气势，更绷紧了莞儿无措的心。“当年的试儿礼，你什么都不挑就拉著沃堂，不管爹试几次都一样，如今爹总算明白天老爷为何这样安排。有沃堂一旁守护，谁也伤不了你，你又何需学武资质。”爹从没对她说过这事，现下为什么……莞儿僵住拭泪的手，潸潸波眸骇然瞪大。

“爹……爹是要把沃堂撤走吗？”好不容易抹完的波水又热辣的涌上，莞儿吓哭出声，反身抱住冉沃堂的腿不放。“爹，不要这样，我求你，我什么都可以依爹，你要我学什么武功，要怎样处罚我，什么都可以，我不会再让沃堂偷偷帮我，只要你别撤走沃堂，求你，拜托你……我只要沃堂，只要沃堂……”她不可以没有沃堂，绝对不可以！冉沃堂愕然地看著伤心欲绝的小姐。他不过是一名唾手可得的奴才，小姐为何慌成这般？宫老爷审视冉沃堂复杂的表情，嘴角玩味地勾起。

莞儿从不曾向他要求过什么，或许是打小便比其他人多了个护卫，也可能样样不如人令她自惭形秽，不败造次。他乖巧的小莞儿，凡事退让不强求，不若其他孩子般骄纵狂妄，与她温婉的娘如出一辙。

思及那抹淡雅倩影，宫老爷严厉的面容流露罕见的温柔。

不可讳言，他对这个柔顺的女儿是多了些私心与怜惜，才会容许她依赖，才会将沃堂给了她。不正因为其他孩子皆如他要求的成长、独立，他对这个禀性纯善的小女儿才会格外疼惜。如果连他这种看淡亲情的人，终有动心动情的一天，沃堂该也是吧……为什么不说话，爹为什么不说话！”爹，我不要沃堂离开我，我会很乖、很乖的，真的，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不要撤走沃堂呀，我求你好不好……”莞儿将挂泪的小脸埋在冉沃堂腿上，拚命哭求著。

“小姐……”一直当小姐是主子在守、在护，对她始终只有“忠心”二字可言，也以为在小姐心底，他仅是千百奴仆的其中之一，不足挂齿。难道不是如此？“爹，你说说话好不好？”她好害怕。绝望中，宫莞眼凄迷地看向冉沃堂，“沃堂，你帮我告诉爹，说你不要离开我，求你……你一定要帮我。沃堂，求求你，好不好？我不要你离开呀！你一定也是对不对？我求求你啊……”沃堂是她仅有的，她不要失去他呀，不要、不要！

冉沃堂被她哭乱了心神，自母亲离开后，首度觉得心坎仍有东西在动。

“沃堂，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很好、很好，你不要离开我呀！”他们为什么都不说话？“你帮我求爹，你帮我求爹啊……”喟然一叹，冉沃堂看著一脸兴味的宫老爷。

“老爷，属下只愿追随在小姐身侧，不敢奢求其他，请老爷成全。”眸光微晃，他傲伟的抱拳躬身。小姐说什么便是什么，对他而言，随侍在谁身侧都一样。

“哦？如此说来，你的忠诚将只给莞儿了？”宫老爷似笑非笑。

冉沃堂不解抬眼。

宫老爷深沉莞尔。“以前你效忠的是整个宫家，现下不一样，等我百年后，我准你只忠于莞儿。现下我要你以冉沃堂的身分思量清楚，而不是冉护卫。你一旦承诺守护莞儿，便是永久的誓言，无论发生了何事皆不能舍弃她，即使你被阎王点名了，也不能，你得小心保住你的命。”忠心之于沃堂并非难事，他担心的是对尘世无牵无恋的地，性命垂危时会“忘了”放手一搏。

保住他的命？冉沃堂迷惘了。

他从没想过这个问题，起先也不以为他会守护小姐那么久，久到一辈子。难道他的命真有那么重要？“沃堂……”莞儿碎不成语，噙著惊惧的波光仰望他。他为何一脸为难？冉沃堂怔忡地垂视她半晌，犹疑的眸光幽幽一汤，又沉回惯带的冷冽与疏离。

“如果老爷允许，属下的忠心便只给小姐了。属下定竭尽所能守住性命，以保护小姐长命百岁。”他坚定的许诺。

“好！这可是你亲口答应，我信了你，你可别让我失望。”太有趣了！“从今以后你的主子只有莞儿一人，宫家其他人包括我在内的话，你不必理会。”色祺恐怕要呕血了。

“谢谢爹，我一定会争气的，谢谢爹！”莞儿喜不自胜，想不到父亲待她这么好，不争气的热泪又扑簌簌狂流。“沃堂，谢谢你。我一定会勤加练功，也会对沃堂很好、很好的……”“先别高兴太早，爹还没说完。”宫老爷轻笑打断她。“你武艺如何，爹不再强求，也准你不必习武，不过日后若让我发现你轻易掉下一滴泪，你便会永远的失去沃堂。听明白了吗？”有了要留住的人，但愿莞儿能坚强起来。

“今……今天不算，对吧？”莞儿害怕的掩嘴，很努力想将哭声闷住。

宫老爷沉笑数声，怜爱地摸摸她。他锤爱的女儿呀……爹为什么这样看她，是不是不信她呀？“请爹相信我，我以后不会再哭了，绝不会，真的。”宫莞泪眼婆娑。

见她泪水流不完似的，想帮她拭去，冉沃堂手犹疑了下，终究没伸出。

“他奶奶的，冉沃堂，你这王八乌龟生的龟儿子，简直窝囊透顶！”不敢相信父亲会作出如此昏昧无知的决定，宫色祺暴怒的击椅起身，凌空掠了来。

冉沃堂将小主子护入怀中，飞快旋身，侧接他 - 掌。宫色祺被他厚实掌力震退数步，见他抱起莞儿轻捷的跃上树梢，忽火更炽，挥掌再追……将他们的缠斗当儿戏在看，宫老爷任他们去闹去打，并不阻止。

“色祺，你可要牢牢记住，除了沃堂自愿，我不许任何人自莞儿身边撤走沃堂，或差遣他。沃堂是莞儿的。”色祺这孩子目空一切，能让他出手对付的，独沃堂一人。他恐怕没料到宫家未来的主子，竟不能接收沃堂的忠心吧？

呵呵，这正是游戏吸引人之处。规则简单却随时在变，谁握有权势，谁便能操纵一切。

第二章

……沙沙……沙沙沙……沙沙沙……

负伤逃入紫竹林，黑衣人脚步踉跄地赶路，全身被露水打湿而不自觉。

冲进林中唯一的八角亭后，他掩口呛咳了数声，扯下蒙面黑巾焦急抬眼，见阴暗的天色由东方逐渐转亮，他才如释重负地绽出苍白的笑容。

顶多再支撑一刻，娘便会带人来接应他 - - 喀啦、喀啦、喀啦……远方飘来一抹幽异的声音，细细、凉凉地回旋在狂风中，竟异常清晰，不致被

淹没。

这个声音！黑衣人松弛不到一刻的神色又被这抹声音煞黑，他大惊失色地扫视亭子四周，冷汗不断渗出。

怎么可能……不可能，他明明中了他一剑，即便他的轻功不弱，也在他之下，不该这么快便追到啊。镇定些，铁定是他慌张过度，错将风声听成——喀啦、喀啦、喀啦、喀啦……清清脆脆、不断响起的玲玲响音，只闻其声不见其影，在亭子上方忽远忽近地绕过一圈又一圈。

黑衣人揪紧衣襟，脸色尽失地瘫跌在石椅上，温热的鲜血从冰凉的指缝间渗出。中剑后不断撕扯他的剧痛，已被透心透骨的寒意冰冻，他只觉好冷、好冷。

娘在哪里……娘！快来救他呀！

风生低低冷冷地穿梭在林间，吹出了幢幢鬼影。

从亭口无限延伸出去的宫纱灯阵，自板道底端一盏盏灭来，灯每灭去一盏，宫魄便心寒胆裂地发现异声又逼近一些。

“色……色祺，是你吗？”除了他，不会有别人。这片紫竹林乃宫家禁地，云阳境内无人敢提头擅闯，而且这声音明明是……鬼工球声，错不了……

“我说好大哥，老头子尸骨未寒，你迫不及待取我性命，岂不让天下人笑话咱们家人不懂规矩。啧啧，你不怕老头子气得爬出棺来一掌劈死你，我可是怕得直发抖呢。”真是他！“色、色祺，大哥一时愚昧，你饶了大哥，大哥下次不敢了……”“老头子都还没入殓，你至少该缓个几天，等七七法事做完再动手还不迟，不该让那些忌妒你的小人乘机骂你是大逆不道的畜生。”自竹荫深处飞跃来一道白影，不过眨眼，瘦白的宫色祺已洒脱的立于亭阶前，手上把玩著一只映著月光的碧球。由上等青玉雕琢成的鬼工球，约只手掌大小，玲珑剔透，晶莹的大球内包裹著一颗精巧小球。球一转动便会发出玲玲脆音。

宫魄不动声色地扫视弟弟数遍，见他一身洁白，无尘无垢，不禁大吃一惊。他明明刺中他一剑，何以……“怎么，我安然无恙，大哥很失望？”宫色祺笑嘻嘻转个圈让他瞧仔细。“你也太小看我了，以我的武功修为，怎么可能输给愚不可及的庸夫呢？”他言下之意是……宫魄不敢置信地撑起身子，“这些年来的比试，你故意输给我，好降低我的戒心？”“狗屁！”宫色祺无故踱起步来。“你这狗杂碎怎够资格与我比试，我是懒得费劲呀，你还不明白。我肯为了你这废物装病那么多年，你该痛哭流涕以谢天恩了。想陪过招，你等下辈子吧！天底下只有冉沃堂有这资格。你们呀，一堆粪边虫，又臭又多余，连摇尾乞怜都令人恶心不已。”“宫色祺，别以为我真怕了你，豁出命相拚，我不见得输你！”宫魄抚著胸口，咬牙恨道。

宫色祺匪夷所思地缓下步子，似乎被兄长的愚勇愉悦了。他面带微笑，以惊雷般速度纵身掠入亭内，甩了兄长两巴掌，旋身又出。

宫魄嘴角渗出血水，怎么也盘算不到乎素大病小痛不断的药罐子，身手竟然这般惊人。

“我愿……我愿意舍弃所有了……只要你肯饶了大哥……要大哥给你磕头、下跪都可以。”宫魄气息奄奄地咽下自尊，眼前只求活命。宫色祺轻吹鬼工球，嫌恶地睨著他。“你要跪便跪，要磕头便磕头，事事皆由著你，我岂不窝囊透顶？”“色祺，快别这么说。今日之事全怪大哥一时糊涂，大哥知错了，求你再给大哥一次机会……”“嗟，不是告诉过你，老头子一死，我第一个想杀的便是你。千万别说你从未把我的话当真，君无戏言啊。”宫

色祺耐性渐失。“咱们虽不是一个娘胎生，到底手足一场，我大方些让你爽快上路。一路好走啊，大哥。”宫色祺摇著鬼工球，开心得像个孩子，悠然踱离。

“宫色祺……我娘不会放过你的……”喀啦、喀啦、喀啦……飘远的鬼工球声嘎然而止。

“这么说，二娘也知情罗？”“你……你怕了？”宫魄虚弱的挤出话。“别以为杀了我以后，你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夺取宫家……的一切，我娘不会让你……称心如意。”“这可是你们逼我做绝，要怪就怪自己没出息。你先去奈何桥边等著，二娘我随后帮你送到，好让你们母子俩一路有伴。”宫魄心神俱颤，这才明白他做了什么。

“宫色祺……你、你敢动我娘……”他为什么走了？难道他想先杀娘！宫魄使力想起身，身子却沉甸甸的怎么也移不动。

白色身影渐行渐远。林外天色已亮，晨雾弥漫，林内却仍是晦暗一片，风声低低凉凉地吹。

“好生伺候大哥上路，你可别让我失望了，这可是本少爷送你的弱冠贺礼。”宫色祺脚下不停，狂声大笑地将鬼工球顶上天。

一道破雾而下的黑影，抓住鬼工球，昂然地翻落宫色祺身后，与他背道而行。

“得罪了，大少爷。”绶步穿过透林而入的束束晨光，冷峻的脸忽明忽暗。

这声音……这声音……“大胆奴才，你竟敢以下犯上？”宫魄不智地喝掉所有气力，一阵猛烈量眩后，飘飘地坠入半昏半醒间。

“属下得罪了。”冉沃堂从容不迫将鬼工球塞入腰间，俊眉冷淡一挑，踏上亭阶。

宫魄虚弱的微睁眼，觑见一个小黑点逐渐放大成一团冰冶的黑雾，朝他挪近。混浊的气流全被色祺带走了，顶上那片灰蒙蒙的冷雾，朝他罩下……云阳又……下雪了吗？还是他被沉入了冰河中……万籁俱寂，很冷却宁静……几乎是太静……太静……宫魄虚弱的动了动睫毛……冉沃堂近了……这是他独有的凉薄气息……宁静无风……直刺心窝……他必须说些什么……快来不及了……“有事……有事好商量，冉沃堂。咱们一起长大，我待你不薄，你放过我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……不，你不能杀我，娘若知道，绝不会放过你……”暮春风起，凉中带冷地吹进紫竹林，沙沙……沙沙沙……沙沙沙沙沙……“哎呀，只是绕针处打结，我的手真拙。莞儿，你过来帮娘瞧瞧，到底是哪儿出岔子了。”绿荫下，凉风徐吹，雪青色衣摆款款翻飞。

弯身在大缸前的窈窕少女，挺身回眸，白净的脸庞淡淡晕红，浓密的长睫上悬垂著一粒汗珠。

“怎会越解越糟糕……明明有按住针头再绕圈的……莞儿，你可有在外头”掩建在花丛后方的绣房，再次传来喃喃声。

“大娘，你先等等。”莞儿为难地来回瞥望手中的竹夹与花丛，睫上的汗珠不小心落入眸中。“小七，我的眼睛有些痛，你先下来帮我把绣线接去好吗？”莞儿眨著眼，想用手揉，手上的竹夹又不愿放。

茂密的桑树上，一名黝黑健美的粗衣少女，手脚灵活的朝枝干另一头攀去。她嘴里咬著一只盛满桑叶的竹篮子，美丽的凤眼好奇地向下溜。

“啊啊，莞儿小姐，那个绣线要掉进去了啦！”莞儿吓了一跳，慌手慌脚

的想将竹夹拉出染缸，小七嘴里那只竹篮从天而降，狼狈敲中她的头。莞儿闷唉一声，松开竹夹，手扶向染缸。

“莞儿，你在磨蹭些什么呀，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先搁下，让下人去收拾。你过来瞧瞧我的针法哪里出错，这事比较重要……再过三日便是老爷的五年忌辰，我还有一大半没绣完，怎能烧给老爷呢。”宫老夫人嘀嘀咕咕。“……还有，莞儿十八岁生辰也近了。”“我就来了。”莞儿揉著额头，倾身将斜插入缸的竹夹抽出。果然……望著空空如也的夹端，她一叹。这团线的颜色太深，得重染。

“莞儿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紧？”小七紧张兮兮的爬下树。“我不是存心的，莞儿小姐，请你千万不要生气。我给你磕头了，莞儿小姐大人有大量请不要生气，饶了小七这一回。小七祝莞儿小姐福寿绵延，寿比南山、福如东海……”她跪趴在地，滔滔的将所能想到的吉祥祝词一古脑脱出。

莞儿实在忍俊不住，“好了，可以了，你快起来。托小七鸿福，我必能长命百岁，福禄双全且安康无恙过一生。别再磕了，会疼的，快起来。”莞儿小姐好心让她进来采桑叶，这些叶子贵死了，比黄金还值钱耶。她真不是人，竟然恩将仇报。不行、不行！一定要多磕几个头陪罪。

“小七，你一下下磕得那么使劲，头不疼吗？”她都替她觉得疼了。

“……祝莞儿小姐多子多孙多福气，双花双叶又双枝，呃……”再来是什么，莞儿小姐明明教她念过好几回的……双花双叶又双枝？亏她记得住。莞儿又好气又好笑。

“快起来，你再磕下去我可真的要生气了。我不是说过，别动不动对我又跪又拜的，我又不是神佛，无福消受也不喜欢这样。”那颗坚硬的脑袋不理，依旧笃笃有声地敲著，莞儿实在拿她没辙。故下竹夹，她屈身在小七身前，促狭轻语“好像很有趣，瞧你磕得不亦乐乎，要不……我也来磕磕看好了。”“嘎，莞儿小姐要……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！”小七抬头想阻止她，呱啦呱啦的大嘴不知何故，突然抿住。

“使不得便快些起来，看看你，额头都敲红了。”一脸怪模怪样的。

“莞儿小姐好爱说笑哦。你没瞧我皮粗肉厚的，就是磕上个三天三夜也不会有事。才磕这么几下，怎么可能会红嘛。”她煞有其事地摆摆手，诡异的眸光一闪一闪的。

“瞎扯。”宫莞笑镇她一眼，转身向桑树边的清幽染房走去，肩上飘下几片桑叶却不自知。“天快暗了，你快些把需要的叶子采一采，待会还有好长一段山路要赶。下回若要来，你记得邀小四一块来，莫再一个人走山路。我听说沁山附近的几个村庄近来不太平静，好一个女孩子家，我不放心。”她柔声叮咛著，越过花圃，推开木门，一室的草香立即扑鼻而来。

小七诡嘻了声，匆匆爬起。

“没人打得过我啦，我比男丁还壮、还有力呢。倒是莞儿小姐白白净净，一副风吹应声倒的模样，才要当心呢。”她阔声嚷嚷地追进屋。正在滚沸的乌梅水前酌量加稻杆灰，宫莞甜甜微笑。

“这是我听小四说的啦，他说男人最不能抗拒莞儿小姐这样的小女子。真的哦，因为小四每见你一回就失眠一次，今天我自己偷偷溜来，他一定气坏了。所以你出门才要小心，别走著走著突然被抓去当押寨夫人。”莞儿小姐白净的模样越看越好看呢，小四管这叫赏心悦目。

“是……这样吗？”莞儿愣然一怔，红了脸，怎么也想不到敦厚的小四

会这样说自己。

“呃，小七，你去忙你的。”由余光瞥见坏心眼的小七绕著自己猛打转，莞儿素脸烧红，悄悄往置故白丝的角落移去。

“真的耶！莞儿小姐脸红的模样真的很好玩，难怪每回要来之前，小四都会千拜托、万拜托，求我逗你耶。”小七摸摸鼻子，好生得意。

脸上的红潮慢下弧线纤美的颈肩，宫莞浑身燥热，赶忙从墙角的竹篓挑起一团白丝拨看，以避免小七窥探的眸光。

小七鬼鬼祟祟跟在宫莞身边来回踱步，偶尔想到什么便别开脸偷笑几声。莞儿小姐的头上还有三片叶子，她自己都没有发现，好好笑哦。

宫莞被她踱乱了心神，无措地侧过身去，不理她。“小七，你去忙你的事，别净逗著我玩嘛。”“才不是逗你呢，小四又没来，我逗了也是白费力气，实在是莞儿小姐的样子好好笑。”小七自得其乐地哈哈大笑。

小七真是的。“让我不安真的那么有趣吗？”“我才不是在笑那个。”小七踮高足尖，笑嘻嘻的将拿下的叶子献至她眼下。“你看！”原来……莞儿好笑。

“莞儿小姐，可惜你刚刚没看到自己的模样，那实在好滑稽，好像姚六娘哦。”小七哈哈咯咯，兀自开心得花枝乱颤。

“谁是姚六娘？”放下白丝，宫莞走到左近的竹架，拿下红花饼，准备染几件银红衣衫送给小七。

她的衣服全是补丁，百衲衣也不过耳耳，难为小七了。

小七虽小她两岁，今年却也有十六豆蔻，正是情窦初开之年。这个年纪的待字闺女，哪个不希望穿得漂漂亮亮，好吸引意中人的目光，她却时常一袭不知缀补过几次的粗衣布衫四处走，看了真让人心疼。

即便穷苦人家的孩子，也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也会想体面出阁。只愿略尽薄力帮她一些，更盼世间有情男女终成眷属。

“哎呀，你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啊，她的名号那么响亮。姚六娘不就是逢年过节，到村裏表演『村妇骂夫』的……”小七猝然闭嘴，恨不得一口咬掉自己的大舌头。

姚六娘是粗俗份子，专演泼辣货，哪能与出身高贵又端雅的莞儿小姐相提并论，简直折辱了莞儿小姐。呸他个千百句，呸呸呸！

宫莞瞅她丰富的表情，耐心等她把话说完，忽然像听到什么，微偏头向外探了探。

“大娘好像又在唤了……”看回小七，她有些迟疑。“小七，你能不能帮我去告诉大娘，请她先回房歇息，没绣好的部分请她故著，我会帮她绣妥。”“我这就去！”小七一溜烟跑开。

“这……”她话还没说完呢，小七真性急。

小七一离开，沸杂的天地立时沉寂了，只有风吹过树梢的声音。

宫莞小心的将红花饼放入滚沸的乌梅水中，拿棒子搅了搅，调匀色泽。心不存焉的挑好数团白丝后，她愁眉郁结地走回桑树下。

一直避免让小七与家人接触，极小心保护著这段得之不易的友谊，可是这样妥当吗？宫莞心浮气躁，明亮的眸子蒙上淡淡阴影。

五年前爹病逝扬州，尚未人殓，大哥接著遇害，二娘禁不住丧夫、丧子的双重打击，悬梁自尽了，大娘自此恍惚终日，而后娘跟著不知去向。家中一夕数变，人心零落，色祺哥适时出面挽救了风雨飘摇的宫家……“放肆！”

远处一声冷喝，惊断了宫莞的冥思。

“又不是有意的，你何必这么凶！”“咱！咱！”宫莞著慌的丢下丝线与竹夹，匆匆朝绣房飞奔去，才奔到门口，便与抚颊窜出的小七撞了个正着。体型输小七一截的宫莞向后跌倒，来不及爬起，脚下不稳的小七跟著扑叠在她身上，压得她喘不上气。

“莞儿！你没事吧？”宫老夫人搁下绣针，不悦地推推身前一名绝色女子。“死丫头，还不快去扶小姐起身，愣在这儿做啥！”娘太过分了，辨不得亲生女儿便罢，脑子再怎么糊涂也不该将她错看成下人，宫色裳薄抿唇。

“莞儿小姐，对……对不起，你要不要紧？”小七仓卒滚开身，斜映入花廊的暮色，将她脸上的红肿清晰照出。

“不怪你。”宫莞急喘了几口气，心疼的发现小七的眼中有泪。“色裳姊，小七若有冒犯之处，你尽可责备我，何必打她呢。”色裳姊从未踏进这儿，怎么会……“谁是你的色裳姊，你不配。我说过不许你再接近我娘，你竟敢让这个来路不明的贱女人接近娘。娘若有什么闪失，你拿什么来赔，一条贱命？”娘是她的，她不会再任宫莞夺走属于她的一草一木。

“好过分哦！”一样是宫家小姐，她算个屁！

“小七，别乱来呀！”宫莞拽住激动的小七。

宫老夫人被女儿半强迫著走，神智虽不清楚，却感觉气氛凝重，不禁疑惑道“这丫头怎么这么凶，你是色裳还是莞儿……”“娘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宫色裳。”宫色裳悻悻地进出话。

宫老夫人越过门槛，瞧见被小七扶起的宫莞时，脚步顿了下。“是……是吗？我的女儿不是莞儿吗？”大娘……宫莞心疼，想上前安抚她，脚未跨出，又被神色不善的宫色裳瞪回原处。

“她不配当娘的女儿。”宫色裳懒得瞧宫莞，倒是衣衫破旧的小七博得她若有似无的一瞥。“宫莞，谁许你将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，尊卑有别，你可知道？”“她……是我请来帮忙的。”宫莞将小七掩至身后。

“你这儿闲人一大堆，没一个派得上用场，留著何用，全让他们滚出去算了。”将娘亲推给贴身丫鬟带走，宫色裳停步冷嗤。

宫莞犹疑了下，“色裳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？”色裳性傲，待人一贯的爱理不睬，对琐碎家务向来轻鄙待之。在小事上做文章不是色裳的作风，踏足这儿更是少见。定是发生了什么事，令色裳性情异变。

“你为什么心情不好？”宫莞无法不担心。

“谁说我心不好？”冰冷的艳色起了变化。“我讨厌你，讨厌看到你啊！”郁积多年的不满化为实际怨念，宫色裳抽出软鞭，一心欲抽花那张不该存在的面容，以求解脱、解脱……“莞儿小姐！”小七来不及推开宫莞，一道劲健人影已自园外飞掠入廊间，在宫莞秀净的容颜被抽花前，卷走软鞭。

“沃堂。”人影尚未落定，宫莞已惊喜的趋前轻唤。

冉沃堂峻拔的身形落在宫莞身畔，凝眸先淡淡的检视她一遍。“小姐，你没事吧？”“没事。”宫莞勇敢摇头，不让他瞧出心裏的恐惧。

“狗奴才，还不快将本小姐的东西还来！”宫色裳怒火中烧，始终不明白，爹为何倔心的将冉沃堂给了宫莞，她根本不配！

她憎恨弱者，憎恨所有无法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废人，尤其讨厌被人细心呵护著的宫莞。宫家有她，不该再有宫莞的，她才该是众人瞩目的焦点，不是宫莞，怎么都不该是她。

为什么爹要对她另眼相待？为什么要将冉沃堂给了她？为什么、为什么？宫莞如此轻易夺去大家的关爱，她煞费苦心的努力又算什么？为什么她的苦熬、她的忍耐、她的优异，从未让父兄驻足一瞥，或夸耀半句？而宫莞，不过是那个爹死不到一年便随汉子私逃的出墙贱妾所生，地位卑贱又一无是处，她凭什么得到那么多？凭什么？

“色裳，我不晓得你遭遇了什么事，可是即便你心情不好也不能随口蔑辱人。沃堂是沃堂，不是……不是什么狗奴才，请你不要这样唤她。”宫莞心痛地低喃。

“狗奴才永远是狗奴才，我高兴怎么唤便怎么唤，你理得著吗？”宫莞的痛苦，奇异地平抚了宫色裳的烦躁。

“凶巴巴的像夜叉，我看她才是姚六娘，泼妇一个。”小七狠啐一声。哼，只因她出身寒微，不小心碰了下绣棚，这个夜叉便甩了她两个耳刮子。

天理何在啊！人穷合该被人欺吗？什么玩意儿，出身哪里又不是她能决定。穷人也是人，也讲自尊的。

“你找死——”宫色裳暴怒地挥掌向小七，宫莞惊吓过度呼不出声，双手痉挛地拉住冉沃堂。

冉沃堂瞬间移身上前，挡在小七印堂前一掌击退了杀气腾腾的宫色裳，并将手中的软鞭缠回宫色裳手腕，重挫她高涨的气焰。

小七见状，弯腰哈哈狂笑。

宫色裳恼羞成怒，挥鞭又起。“都给我去死，你们这些贱民都去死！”冉沃堂一个纵身飞跃，扬臂缠住快鞭，旋身又落回宫莞身侧。

“冉沃堂！”宫色裳扯不回软鞭，面子有些挂不住。

“五小姐，请自重，莫再出手自取其辱。”冉沃堂瞧也不瞧她，冷然的丢开软鞭。

“冉沃堂！你这贱奴才给我记牢了，总有一天我会亲手取你首级！”宫色裳气得全身抽颤，掷下银鞭，掉头便走。

“色裳且慢。”宫莞紧张的靠向冉沃堂，身子微微打颤。“你若不能好好看待沃堂，我……我这儿便不欢迎你来。”她曾誓言要好好待沃堂，绝不让他受半点委屈，可是这些年色裳和色祺以践踏沃堂的尊严为乐，当著她的面一再如此。

“小姐……”“不，沃堂别说。”宫莞想表现坚强却脆弱的倚向冉沃堂。这些话她早该说的，以沃堂的好身手，他值得被敬重而不是遭人任意践踏、羞辱。

“可笑，你当本小姐希罕？”宫色裳冷笑离去。既然她注定得不到幸福，那么懦弱的宫莞也休想得到。

“沃堂，对不起，请你不要在意色裳的话。她不知何事心情不好，并非有意。”“属下明白。”冉沃堂瞥了眼笑容暧昧的小七，淡淡移开身，拉出主从距离，以保护她闺名，冷冽的深瞳却停伫在她身上，来回扫了好几遍才像安了心。

他帮她把绣佛送去给慧心师父，不知可有见著他娘亲……宫莞缓缓抬眼，歉疚又难掩忧伤的瞅著他。

这些年偶尔会想，她是不是不该自私的向爹要沃堂？她会不会因为一时私心，耽误了沃堂什么……如果……如果她让他走，自由的他，是不是就懂得笑了？或者他会变成一个崭新的，会笑会怒会感伤，甚至会流泪的沃堂，

而不是冷冷淡淡、气息凉薄像随时会被微风打散的一缕幽影。他是人呀……做一名小小护卫埋没也委屈了沃堂，为了他的将来，该不该让他走？光想像已经心痛难当，她……办得到吗？宫氏子孙一出生即各自拥有一座令人艳羡的深宅，与成堆奴仆，却从此失去爹娘的关爱，骨肉手足硬被重重院墙残忍的隔开，亲人似陌路，彼此不往来。怕他们依赖成性，每过几年，爹更将他们身边已熟识、生了情感的奴仆，全数调开，换上生面孔。

于是受创的情感还来不及平复，旧的陌生脸孔又如过客般匆忙来去。年复一年如此，再顽强不驯的人也会学乖，知晓别轻易交付关怀与感情，以免自伤。

怎能有情？被强迫习惯身边的人来来走走，适应淡薄如冰的亲情，他们看似拥有了许多，事实却子然一身。荣华富贵不过虚浮表象，晃眼即空，她不明白何以兄姊们安之若素，她却不知足的渴望更多，且年纪越长贪求便越多。

爹让她拥有沃堂，待她可谓极好，该心满意足的，可是随著年岁增长又不得不思虑更保。小沃堂三岁的宫皓哥已为人父，才二十五岁的沃堂，却为了她虚掷十八年光阴。宫莞善感的心猛然揪痛。

十八年，多么自私……“小姐，你毋需想太多。”冉沃堂深深望进她忧郁的眼眸，透析了她的心事般，坚毅地沉声道。

宫莞垂下眼睫，嘴畔漾出一弯动人浅笑，紊乱的思绪不可思议的让他一句话安抚了。

也许真是她在自寻烦恼。打她晓事起，沃堂便是淡而凉薄地存在，他疏离的个性并非她逼成，她亦无权命令他改变，但是……”“小姐……”“嗯。”宫莞加保笑靥，扬睫与他对望，“我明白了，谢谢你。”什么明白，她怎么就不明白？他们到底在打什么哑谜呀？是身分不同，所以他们的对话不是她这类小老百姓能够随便听懂的？缩在一旁歇凉的小七，揉了揉红肿的脸颊，听出一头雾水。

不过莞儿小姐和这个冉护卫动不动就像这样，眉眼之间流转一种很温柔、很温暖的光芒，让人家看了好嫉妒哟。

呵呵呵……小七捧颊呆笑。

他们啊，英雄美人，套几句说书人的话，一个是英姿飒爽硬汉子，一个是温柔婉约的小女子……一个……哎呀，反正不论上看下看，迎面看、倒著看、侧著看，他们出众的相貌和气度，皆不是寻常人可以比较的啦。

只要有莞儿小姐存的地方就有冉护卫，他们总是形影不离，两个人活像一个人。她一直觉得他们像什么，却说不上来……小七敲敲不灵光的脑袋。哎呀，理他的。反正她喜欢看他们在一块的样子啦，从初次遇见就爱上了看他们的感觉。

与莞儿小姐初遇在两个月前，一个刺激惊险的雨夜。

穷得头发昏的她与小四密谋，夜闯莞儿小姐的宅院，打算偷采比黄金贵的桑叶变卖，以偿还酒鬼老父欠下的一屁股债，不料被功夫好得不像话的冉护卫逮个正著。

那时以为小命就要丢了，因为云阳人都知道宫家没一个好东西，钱财越聚越多，却从不赈济贫苦百姓，不将宫姓以外的人当人在瞧。刚刚那凶婆娘的恶形恶状，不正是最好的证明。

所以啊，她那时当然不敢奢望这座漂亮宅子的主人，心地会好到哪儿

去。谁知道，狗眼瞧人低的一家子，居然出了个平易近人的莞儿小姐，她非但没将她和小四押送官府，还不计较她出身，与她结为好友呢。

这种不摆臭架子的豪富千金，这年头打著灯笼都找不到了。莞儿小姐真的是个对人很好的小姐，常让她和小四到这儿采桑叶不说，还常常送他们吃的、用的、穿的一大堆。

嗯，小四说的很有学问，说莞儿小姐是一朵出……烂泥而不染的清莲。

“小七，不要发愣，这事很重要的。”轻柔的嗓音半含忧半带笑。

嘿嘿，出入这里不过才几次，欠债不仅还完，她和小四还攒了笔小财，随时可做点小生意。再这样下去，变富人已是……呃，指著日子在等待……

“小七，委屈你们搬离云阳可好？”宫莞鼓足勇气，艰涩地开口。

第三章

幸福的滋味甜似蜜，令贪恋的她不小心遗忘了那段椎心过往。

“沃堂！我、我的银狐不见了……”犹记得九岁那年，沃堂尾随惊惶失措的小主子，在云阳街巷盲目穿梭了一整天，回到宅子，才发现心爱的狐狸四肢僵直地倒在院子里，已断气多时。

“啧，不过一只狐狸嘛，有必要浪费眼泪吗？这种东西要多少有多少，别浪费力气了。”色祺哥就蹲在发黑的尸体旁，讥笑她。

忍了那么久，本以为坚强了一点，没想到信心可以溃决得那么快。面对暴毙的狐狸，她无法想太多，伤心欲绝的哭倒在沃堂怀里，差点昏死了过去。

“二少爷，你何必如此？”昏沉之间，沃堂异常冰凉的声音引起她注意。

“本少爷怎么了，太仁慈？看到没，本少爷善心大发，莞儿哭了，我可没多嘴多舌跑去告诉爹，好让她失去她的看门狗哪。”“不要！色祺哥，我不哭了。”她没有哭昏却差点吓昏。心爱的狐狸很重要，沃堂更重要，不能失去他呀。“色祺哥，我、我不会再犯了，你别告诉……爹好不好？”她哭肿了眼，泪水仍不断流下，怎么也克制不住伤心。那是她最锺爱的狐狸呀，是娘送给她的，她很珍惜。

“二少爷不会说，小姐尽管放心。”“哦？是吗？冉沃堂，你就这么确定？”色祺哥的笑容不知何故僵住，好像生气了，她不懂他生气的原因，沃堂忽然将她密实的护在怀中；这是色祺奇每回心血来潮突袭她时，沃堂的直接反应。

“小妹……”色祺哥以轻得让人起疙瘩的声音，怪异地嘻嘻而笑。“它是我拿来试毒给毒死的。”她一时反应不过来，愣愣的看著色祺哥。他一字一字很坏的又说了一次，“你可爱的小银狐是我毒死的。”浑沌、沉重的脑子被他残酷的话轰成碎灰，她无法思考，永远忘不了那张扭曲的笑脸，如何撕裂她的心。

她知道色祺哥和色裳姊一样，讨厌软弱无能的人，所以她尽量避开他们。可是从小色祺哥便爱欺负她，即使她避开他，他也会来找她。以前只当他爱玩、爱闹，没想到他心肠那么坏，连那么可爱的小狐狸也下得了

手……以前他都是针对她来，为什么……为什么他要无缘无故杀死她的狐狸？“为什么？”想起惨死的狐狸，她悲从中来，哽咽的埋进沃堂怀里。

“不为什么，纯粹好奇，本少爷想瞧瞧中毒的狐狸怎么个死法。”他是坏蛋哥哥，太坏、太坏。“沃堂，我好累。”她要埋在被窝里偷偷哭一会儿，然后请沃堂帮她看著，这样便不会被人发觉。

沃堂抱起她，走不到三步……“这只是开端。没出息的小妹，你可要有心理准备，往后我会不会大发慈悲饶了你，那得随我高兴。”当时年幼，无法悟透色祺哥的话意，接下来几年她逐渐明瞭了。

是从贴身丫鬟小玉开始，再来是园丁王伯，厨娘李婶……一些与她还算亲近的下人，与她心爱的狐狸一样，接连地冒犯到色祺哥而出了……意外。

色祺哥生性残暴，她以为他不至于坏到草菅人命，没想到下人的命在他眼中不如蝼蚁。

好可怕，杀了人，他不会有痛不欲生的感觉吗？她很痛、很痛呀！

爹不在家，宫魄哥拿色祺哥没辙，他要风得风，少有事情不顺心，因何越来越暴躁不安？让她难受，他并没有快乐多少不是吗？为什么专找她麻烦，他处心积虑在算计什么，何不明说？猜不透色祺哥反覆无常的心思，却知无辜丧命的奴婢皆因太亲近她，只好远远的避开下人们。不去关心大家，让色祺哥知道他们对她不具意义，那么大家便安全了……日子虽然寂寞了些，却是最好的安排。

上天待她不薄，色祺哥主事后，一年难得回来一趟，她因此过了几年太平岁月。或许恬静的生活冲淡了椎心的痛，才会疏忽得让小七太过接近她，接近危险……明天色祺哥即将返家，她是迫不得已，但愿小七他们能谅解。

宫莞黯然神伤地伫立坡顶，静静目送好友。

马车驰远，小七一家子的道别声也远了……小七离情依依的声音，缥缈虚无，彷彿在天涯的那一头。

宫莞心中一恸，冲动地向前追了几步，身后的冉沃堂一个健步扣住她。

“小七，小四，你们保重…保重啊！”她悲伤地叮咛道。

他们说不怨，安慰她说这是天老爷的安排，早想离开云阳重新过日子。她也想重新开始，也想远避至风光明媚的南方小镇，与小七为邻，开开心心过日子。多想一走了之，多想……坚持来送，现下却又后悔来送，她不晓得亲眼目送的痛苦，不知生离竟也能痛彻心扉。

也许爹的思量终究是对的，她若没有与小七交心，也不会有此刻的牵牵念念，伤心挂怀。

疾劲的山风吹来一股冷意，冉沃堂瞥了眼乌沉的夜云，俊眉淡淡扬起。

“快下雪了，小姐，咱们回去吧。”宫莞噙著泪水，摇了摇头，神情落寞地眺望远方。

“我想再待一会儿，陪小七他们赶赶路。”霓裳色锦衫被强风一道道吹刮，飘卷至夜空，身子单薄的宫莞显得摇摇欲飞。”冉沃堂回马车拿来一件厚暖斗篷，帮她披上。拉妥篷帽温暖她冰凉的小脸，他移身挡在风口。

宫莞心绪杂乱的探到他衣袖，紧紧拉住，心仍是惶惶不安。

“只给十来天打理家当，他们会不会漏了什么？湖州真有他们的亲人吗？他们会不会为了让我安心，瞒了我什么？”“属下有让人沿途照应他们，湖州那边已请人打点，小姐尽管安心。”“你早就想到有这个可能？”她微讶。

冉沃堂迎视她饱含感激的眸子，眉头微挑，未作答。

“你想他们……会不会怪我？”“小姐多虑了。”“是吗？”她忧郁低呐。

冉沃堂凝视她姣美的侧脸，沉默无语。

“可是就算他们不会，我也会呀。”孤寂的眼神落向更远处，宫莞凄然苦笑。“我从不指望救苦救难，但起码应该能为关心的人付出一些心力。我知道自己没用，没能力保护谁，只希望做到不连累人。我不懂，为何亲近我的人皆不能安稳过日子。我……我害小七他们得连夜迁离云阳，这儿是他们的故居呀，我凭什么要他们连夜奔命……”她哑然失声。

冉沃堂看不到篷帽下的表情，仅是静默的倾听著。

“沃堂，我真没用，竟然会觉得好孤单。小七是我唯一的朋友，她会跟我说说笑笑，和她在一起时好轻松……认识她的这些日子，我真的好开心、好快乐。”她悲哀地笑道。

“小姐想哭就哭，属下会帮小姐留意著。”深邃的眼瞳滑过一抹微芒。

留意？…。沃堂仍记得家变那些日子，她天天理在被子里偷哭，而他就守在门外。宫莞湿濡的眼眸泛满怜惜。

父亲的话像道无形的咒语，牢牢束缚了她。这许多年来她始终不敢痛快哭出来，下意识的压抑情绪。不敢接近人，压抑；不敢让人察觉她的心，压抑；不敢释放泪水，仍是……压抑……十八年朝夕相处，即便触及不到沃堂的内心，感觉不到他的存在，他却仍是天地间最知她、懂她的人。怎会傻到忘记沃堂，有他相伴，又怎会孤寂，好傻。

“我肯定被宠坏了，才会说出这么任性的话。”宫莞难为情地抹去眼角的泪珠。

冉沃堂深思的眸光摇曳，像压抑下什么。

“沃堂，你冷不冷？”宫莞微笑地更偎近他。指尖碰触到的身躯永远冰凉凉，季节的递嬗似乎影响不到沃堂，他身上总缭绕著一股比严冬清冷的气息，让人不敢轻易接近呢。

“属下不冷，多谢小姐关心。”冉沃堂庄重的将她护人臂弯，拉妥她滑落的帽缘，移步向马车。

天气一下子变好冷，幸好她多拿了几件袍子给小七他们御寒，宫莞频频回望空汤的山径。

云阳天候湿冷，难有晴朗的好天，秋初至春未常是多风多雪，冷透人心。小七他们南迁至湖州的一个小城镇，据说那儿宁静悠然，气候长年温煦怡人……宫莞小脸黯然。她与小七如今相隔千里远，恐难再有见面之日……扶宫莞上马车后，冉沃堂定定瞧著悲怅的她，直到她不经意瞥见他专注而不失礼的凝视，匆促回神为止。

别再想了，小七他们移居到哪里不打紧，世上没有比平安活著更要紧的事。人只要活著便有希望。

“沃堂，我再帮你做几件袍子好不好？”宫莞勉强打起精神。

半转开身的冉沃堂，回眸深深地看她一眼，“那就麻烦小姐了。”宫莞愣然一怔。

“谢谢你，沃堂。”她开怀地笑了。

“这句话应该是属下说的。”他闪了下眼神，轻轻合上马车门。

这是沃堂首次口头承情，是他的体贴与心意。即便他是以护卫的身分在体贴主子，她仍然开心不已。

宫莞眉眼盈笑，孤寂的心头暖烘烘，似乎又听见八岁的她满脸是泪，不断哭喊著那句镂刻在心版的誓言——她一定会对沃堂很好、很好……

“喝！喝！喝！”马车停在马房外，宫莞让撑著纸伞的冉沃堂扶下马车，尚未站定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自身后奔驰了来，引她侧眸回瞥。

马车穿过宫氏庄园壮阔的护园河，转进她位于庄园后侧的宅院，已过三更天。离开沁山才陆续飘下的细雪，已绵绵密密将绚烂的庭园冻成皑白。宫莞微眯眼，企图穿透白茫茫的雪雾，看清楚远方的人影。

“是色祺主爷。”冉沃堂淡扫天边一眼，毫不费劲的指出。搭存他肘弯上的小手瑟缩了下。

“他不是明天才回来吗？”宫莞后悔没将马车直接停至主宅。一年半不见，她一点也不想见他。

与雪景融为一体的宫色祺，一袭白衫，外罩貂裘白披风，刻意直驰至他们面前才紧急收缰。受到极大惊吓的白色骏马，前蹄激烈地扬高，活像要踩扁视线内的任何人。宫莞不由自主拉冉沃堂退了两步。

“有冉沃堂在，你怕什么怕？”一松一紧地收扯缰绳，宫色祺懒懒的安抚马儿。”风雪交加的，你们主仆俩好大兴致，这是正要出外游玩还是游罢归来？”明知故问。“色祺哥不畏冷寒深夜造访，有事吗？”宫莞想起小七一家子尚在赶路，心中有气。

“哟哟哟，多冷漠的口吻，是我听错了，还是下雪的关系？”宫色祺抖动缰绳，策马闲闲地绕著他们打转。“这就是我可爱的小妹，娴静淡雅的小妹。才一年多不见，怎地越来越无情，用这种口气与我说话，我可会伤心的。肯定是护卫不好，该撤、该撤。”又来了，他老爱逗著她玩，以令人不愉快的方式逗弄。宫莞薄恼地瞪著他。

“沃堂不是任何人说撤便撤得了的，色祺哥应当清楚，请别再做无趣的嘲讽。”她心情低落，不想浪费力气与他周旋。

宫色祺比雪苍白三分的清秀脸孔，遽然变色。

“不错，挺有胆识的，宫家最窝囊的人胆敢顶撞我了，这下子老头可含笑九泉了。”勒马停在宫莞身畔，宫色祺出其不意扬手欲掴掉她忤逆的表情，却被眼尖的冉沃堂一把扣住。

“主爷，行事前请三思。”他放开他的手。

“三思？狗屎，在我宫色祺面前从来都是别人要三思，没有人有荣幸让我动脑应付。”宫色祺不怒反笑。“冉沃堂，你这人还真是天生贱命。平时要你陪我过招，你老来那套主从有别的鬼伦常，退让本少爷，除非这样……”他嬉笑著挥爪向宫莞，冉沃堂护著宫莞易位，挺臂格开他的手。

她没兴致陪色祺哥胡闹。“色祺哥舟车劳顿，辛苦了。夜保风寒，还请早点回房歇息，莞儿先告退。”宫莞优雅福身。

待主仆俩双双离去，宫色祺嬉笑的脸色才沉下。她越来越目中无人……

“再来便轮到你了，小妹。”宫莞让冉沃堂扶持著，小心步上湿滑的桥面，不搭理兄长没头没脑的话。

“等色裳出合，我就剩你这个宝贝妹妹了，好舍不得。”宫色祺啧啧有声。出合？宫莞僵愕在桥上，任轻狂的风雪直透入心。

“放心，我会费些心思替你挑门好亲事。李太师……刘尚书……扬州刺史……巧得很，这些人近来均托人向我说亲。你尽管放心，非皇亲国戚配不

上宫家人，哥哥我绝不让你受委屈。”嫁人……她从没想过……宫莞扶著混沌的脑子，求助地望向冉沃堂。他深幽的眸子依旧生疏有礼，定定地守护著主子，如同以往的每一时、每一刻般，自制而冷淡的遵守护卫本职，绝不逾越。

他现下在想什么，对她可会有一丝不舍？……而她又在奢望什么呢？心好乱……好痛…“对，你可要瞧仔细，最好再想想这个愚忠的男人陪你嫁过去，成何体统。”宫色祺大笑。“男大当婚、女大当嫁，我说莞儿，你可有想过你的看门狗也该娶亲了。”欲拉冉沃堂的小手僵在半空，宫莞娇容惨白，手不知落向何方。她从来没想到过这个……沃堂娶妻，她嫁人……两人分离，从没想到……她几乎是逃避的撇开眸子，这一刻无法平心静气直视那双疏离的深瞳。

“与其让外姓糟蹋，不如留在宫家任我差遣。狗杂种从小当惯我的受气包，我不会亏待他，你安心嫁人……”“不要再说了！”她痛苦地捂住耳朵，企图掩去那恼人至极的声音。

冉沃堂面色严峻的一瞥宫色祺，眉端挑起。“小姐的归处便是属下的归处，无所谓糟蹋。多谢主爷费心，属下心领了。”宫色祺得意的笑容扭曲在嘴畔。好，很好，狗杂种又不费吹灰之力惹火他了。

他不信天底下有他宫色祺动不了的人，冉沃堂迟早匍匐在地上，任他像狗般使唤。他会让冉沃堂心甘情愿为他卖命，不计代价……“喝！”恍惚间听见狂笑声远去，宫莞也听见忠心护卫的话，正因如此，心才会乱得一塌糊涂。

披嫁衣……攸关一生的大事，莫怪冷静的色裳反常了，无法冷静了……“沃堂，我好累。”身心俱疲。她苍寂地望著湖水，怔怔低语。

冉沃堂弯身，腾空抱起主子，一手持伞，步履稳健地挑著僻静小路走，以免早起的下人撞见。

宫莞白净的小脸绯红一片，郁闷的胸臆胀满了不知名的疼痛。沃堂已好些年不曾这般抱过她……犹豫片刻，明知不合礼教，她仍是决定放纵自己，依恋进冉沃堂温暖的胸怀，让他坚毅的体息安定她惶然的心。

两相无语走了一段路，冉沃堂突然淡淡开口。“属下曾向老爷承诺，要保护小姐一辈子。”顿了下，他浑厚的嗓子低沉有力地接续道“属下曾说，只愿追随在小姐身侧，请小姐宽心。”宫莞悸动的心头滚滚发烫，既心痛又惆怅。

她是一个没用的小姐，怎配拥有如此忠心又出色的护卫……

第四章

绢值贵甚黄金，掌握了丝绸，等于掌握了天下。

有了定州丝、锡州蚕、扬州绣、东北皮裘，只要再把崎山桑林拿下，丝路将飘满色泽艳丽的宫家大旗。

太顺利了，诸事顺心得令人厌烦……“阿皓，你越来越像生意人了。”宫色祺讥讽入门那位体形肥胖的男子。“狎妓、冶游很场身，宫家还有用得著你的地方，你可别太快下去找你大哥。”“路上耽搁了下，让二哥久候了。”

宫皓尴尬的乾笑数声，拖著笨重步伐，一屁股坐下。

“崎山的事办得如何？”放下刻了一半的黑玉鬼工球，宫色祺挥手让仆人退下。

宫皓急喘著气，“以一匹织金绫换一株树的条件，终于说动齐王，可是……”“李家也在觊觎这座宝山？”崎山以上等桑叶闻名全国，其质较宫家自诩为上品的沁山桑精良许多。以崎山桑叶喂养出来的蚕丝，色泽之丰润、纯净举世罕见，近年又因崎山上发现珍奇药草而有了治病延寿之说，以讹传讹，结果竟成为皇亲们竞相争购的珍品。

崎山桑因贵胄青睐，价值一翻数倍，稀世而抢手，连宫内的绫锦和文绣两院也打起主意。

竞争对手如此多，家世皆不容小觑，一一击败是多么教人兴奋的事呀。嗟，什么崎山桑不桑的，在他宫色祺眼中，神话容易创造，钱财亦是。竞争的过程，较之结果吸引人太多。

“这阵子李家和齐王往来密切。”宫皓端起茶盏，急呷了数口。

“李家打算怎么做？”多贪婪的人性，他喜欢。

“李家手笔灰大，提出一匹织金缙丝换一株树的条件，动摇了齐王。”宫皓四下环视故居。移居温暖的扬州太久，几乎忘了云阳的灰暗，忘了这座死气沉沉的宅院有多让人不舒服了。

“就要结成亲家了，自家人有事好商量。对了，找你回来便是这事，婚事交给你张罗。”他可不愿浪费心力在乏味的活儿上。

“是色裳吗？”宫皓诧异。

为利益联姻在豪门世家本是见怪不怪，宫家子女个个皆如此。令他不安的是李家虽为富庶天下的商贾，却是杀人越货的枭雄出身，铲除异己的手段毒辣。色祺在外奔波多年，不可能不知。

“明天纳采，重九那日李家会来迎娶色裳。”宫色祺吹开球上的玉屑，讥讽地笑了笑。

“除了暖床外，这些女流之辈只值这么多了。”“这么快，色裳知道吗？”秋末出阁可会冷死人的，从云阳至李家快则十来天，迎亲队伍人众，至少要走上二十天。李家偏北，气候比云阳恶劣哪。

宫色祺匪夷所思地瞧著弟弟，活似他的话十分愚蠢、可笑。“阿皓，你爹当胡涂了，这个家几时轮到女人拿主意？”宫皓识趣低首，乖乖饮他的茶。

一般商贾对这种杀人不眨眼的唾血门第，多是能避则避，情愿损失生意也不愿联姻，色祺却好为人所不敢为，因此苦惨了宫家女人。色裳到底是他的嫡亲妹妹，他怎么忍心推羊入虎穴？看多闺怨，实在不愿两个妹妹又嫁得不幸福，可惜人微言轻，他无能左右色祺。这辈子除了色祺自己，恐怕没人能动摇他的意念。

“不必通报了，闪开！”门外起了小骚动，宫皓纳闷地探头。

“二哥，我还没向大娘请安。”见宫色裳来意不善地推开侍从，宫皓决定先避避。他这个妹妹与色祺如出一辙，皆性烈且高傲得听不进任何话。

“你的胆子快要比莞儿小了，”宫色祺专注地描绘阎王脸廓。“滚吧，晚膳再继续。”“色裳，别来无恙？”宫皓对入门的妹妹拱手问安。

“废言！”宫色裳绷著脸，懒得一瞥多时不见的兄长。

宫皓好脾气的让出书房，笑笑离去。

“你越来越粗蛮无礼，别忘了这儿是谁的地方，没规矩。女孩子家就要

出阁，性子最好收敛、收敛。”宫色祺盘腿坐在临窗的软榻上，瘦弱的身躯与清秀的脸庞，都让他像个半大不小的少年，不似二十七岁的成熟男子。

“我不嫁人。”“我可有听错？”宫色祺大皱其眉。

“我不嫁人。”凶恶的眼残暴一眯，他不由分说，隔空赏了乖戾的妹妹两巴掌。

“要我嫁，除非宫莞先嫁。”宫色裳恼怒地抚著颊不改其口。见他眼睛危险眯细，她抽紧下巴，语气死冷地挑衅道：“你最好一掌打死我，省得烦心。”宫色祺加重力道又赏了她两耳光，将倔强的她甩仆进椅子上。“回房去打点嫁妆，少在这儿烦我！”“为什么不让没用的宫莞先出合，我是你的亲妹妹呀！”颊上的肿烫烧灼进心里，宫色裳失了冷静。

“你怎么老爱与莞儿计较，亲不亲有啥分别，一样是老头的女儿。你先嫁是因为你先生，要怪便去怪娘。”宫色祺烦透了。

“才不，即使宫莞长于我，你也不敢让她嫁人，只要冉沃堂还跟在宫莞身边，你便不敢。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何以连夜赶回来，不是为了我的亲事，是宫莞的亲事让你惊觉到冉沃堂可能替他人效命，这件事惹烦了你。”宫色裳恶意地笑著。“你留不住冉沃堂的，宫莞迟早会离开宫家，他会随他的小姐走，你终究赢不了也得道这位『好帮手』！”可能连他也没发现，他只要一心烦便会闷头刻鬼工球。赢不了冉沃堂，杀了他便是，天下何其大，不愁没人才呀！

“听起来，你似乎知道不少事呢。”宫色祺抓来绫巾，仔细地擦拭刻刀，手微微抖颤。

“你最好杀了我，免得宫莞知道真相。”她怕这个残暴的哥哥，比她强的哥哥……“你这是在威胁我。”他痛恨两种人，一是背叛他的人，另一种则是面前这种得寸进尺的贱人。

“你不也让亲事威胁到我的一生？”宫色裳怨怼地咬牙恨道：“宫莞凭什么比我幸福，她拥有了冉沃堂，难道还不够多？”执著于冉沃堂，不等于执著于宫莞，他们两个形影不离，本是一体。

宫色祺搁下刻刀，恍然大悟，“难不成我们尊贵的宫家五小姐喜欢上人家的冉护卫？早说嘛，我可以替你安排的。”“宫色祺，你休要激恼我，他连替我提鞋，我都嫌脏！”“啧啧啧，多尊贵的小姐。可惜，你要人家提鞋，也得瞧瞧人家愿不愿意。我尚没能耐让冉沃堂帮我提鞋，你好大的口气。”宫色祺下榻，为免错手打死不知天高地厚的妹妹，决定找冉沃堂过招。“重九那日李家会来迎人，你别绷了张死尸脸，触到自己楣头上，可怪不得人。”“我说了，不嫁。”宫色裳追至门口，倔强的语气中隐含不易察觉的忧伤。

“这么说你是找死罗？”不能利用的人便是废物，留著何用？“你最好打死我。”“君子有成人之美。”宫色祺耐性尽失，回身连续出掌……听闻宫皓返家，宫莞拿著给小侄子的绣衫找兄长叙旧。循声找来书房，她却在房门口怵目惊心看见宫色裳软软滑下地，口中血水直呕；那个重创她的白衣男子，像落入陷阱无法脱身的野兽，发了狂般不停出掌，脸上泛著令人发指的兴奋。

“住手！色祺哥，你在做什么，色裳是你的亲妹妹呀……”宫莞急奔过去，护住放弃抵抗的姊姊。“你……居然连手足也下得了手……你怎么可以……”抱著受伤的手足，她失声痛哭，压抑多年的泪水终于溃决。天啊……他是人是兽，怎么忍心……怎忍心伤害自己的妹妹呀……“莞儿，你不要你

的再护卫啦，哭成这样。”宫色祺双手环胸，啧啧有声地讽笑，对自己的暴行毫无悔意。“你若不要再护卫，哥哥我可以勉强收下。”“住口！你为何将色裳伤成这般，她是手足呀！”宫莞愤怒得全身猛打颤。

“多……多事。”宫色裳脸上沾满了血水，不领情的想推开宫莞，却使不上力。

“来人，快来人啊！”宫莞泪湿衣襟，抱紧宫色裳，焦急狂呼。“来人！”“小姐……”闻声奔来的奴婢们，如惊弓之鸟，畏惧地候在远处。

“快去请大夫，求你们快去请大夫呀！”宫莞解下貂篷，小心盖上气息转弱的姊姊，温柔的眼满溢哀痛的泪水。宫家经历的悲伤还不够多吗……奴婢们迟疑地瞧向宫色祺，不敢轻举妄动。

“没听见小姐的话吗？还不快去！”宫色祺阔步返回书房，拿起刻刀。

“你走……走开……”让最瞧不起的宫莞怜悯，她宁可自了。

“色裳，好忍著些……大夫就快来了。”宫莞摸出白绢，试著平稳双手，好拭去她嘴角的血水。没有用……血还是一直流……止不住……焦灼的眼泪一滴滴滑落。

“我……我不……嫁……”宫色裳看向宫色祺，忍痛重申。

施力过当，一刀毁了数日的成果，宫色祺气呼呼地砸烂上等黑玉。“宫色裳，若不是应允李家存先，我定一掌打死你。”一串霹雳响在耳际，宫莞震惊地瞪大波眸，无法接受这个太过残酷的事实。

将、将色裳伤成这般，只因为……只因为她不肯依他的安排嫁人……他竟不念半点手足之情，痛下毒手……是她的寄望过高吗……原以为残酷是有限度的，他终究是人，不是吗？…对兄长残暴性子傻傻的抱持希望，只因与他骨血相连……人家不都说虎毒不食子？……这是多么悲哀的事，宫色祺不仅没人性，竟连禽兽也不如……宫莞哭哭笑笑，泪水止住，无法再淌下一滴。对这个残缺的家，她彻底绝望了，哀莫大于心死呀……“我绝不……嫁。”宫色裳推开宫莞，摸索著门框，固执地想要独自撑坐起。

“别以为我会任你为所欲为，就算是尸身，我也会让你坐上李家的花轿。”宫色祺暴戾的语气有著和妹妹同样的不屈与顽固。

“放过色裳吧，我代替她。”宫莞平静地上前扶住倾斜的宫色裳。

宫色祺不敢相信地一愣，宫色裳却奇异的转怒为笑。

“色祺哥没听见，你……你说清楚点……”宫色裳的笑容扩大，嘴畔的血水与抹不净的血痕，让她死白的面容添上一丝吊诡的艳色。

“我嫁。”宫莞坚定地破涕为笑。

是她不够坚强、不够冷血，不配当宫家人，所以她要离去。

气冲冲冲出书房，发现风雪已歇，深秋的寒意却依然刺骨。

宫色祺挥开欲替自己加衣的贴身小厮，跃上马背前，瞥见九曲桥上那名器宇轩昂的青衣男子，稳稳行来。对桥这端的人，他似乎视若无睹。

“多忠心的看门狗，片刻离不开主子是吧？”将缰绳甩还小厮，宫色祺讥嘲的踱至路中。

再沃堂走下九曲桥，冷淡地绕过他，未置一词。

“放心，今天没心情陪你过招。”没有莞儿这个弱点可攻，再沃堂根本不会还手，他的退让只会更加羞辱人。“有事情问你，留步吧。”宫色祺异常平和的口气，留住再沃堂稳健的步子。他没回身，背向宫色祺的身影十分冷漠。

烦躁的挥退小斯，宫色祺踱入九曲桥边的画舫，凭窗傲视一望无际的辽阔园林。

大地已被连下三日的狂雪洗白，褪去了斑斓色泽。

“我见莞儿妹妹一年比一年清瘦，好生不舍。这些年一直在找三娘，好让她们骨肉团聚，你不会凑巧知道三娘的去处吧？”“属下不知。”“啧，除了莞儿，你对其他人向来不留情面得近乎无礼。”宫色祺嗤哼的语气，带有不经心的试探，“冉沃堂，我也算是你的主子吧？”冉沃堂缓缓回身面对他，“小姐才是属下的主子。”宫色祺气煞。“在家从父，我兄代父职，如今莞儿待字闺中，再怎么说是听我的。怎么她是你的主子，我却不是，你说个道理来解我疑惑。”“老爷将属下给了小姐，主爷亲耳听见，何必为难属下。”不想为已成定局的事再费唇舌，冉沃堂举步欲去。

“若我杀了莞儿呢？”颊际的肌肉隐隐搐动。

“保护小姐不力，是属下无能，自当以身殉葬。”冉沃堂云淡风清的口吻，听不出忠诚之外的情感。

“荒唐！”今日诸事不顺心，宫色祺爆发了。“躲在一个娘儿们身后看头看尾，会比帮我打理宫氏家业重要吗？我不忍你一个男儿汉平庸一生，沦为没出息的阉入。绍果你怎么回报我的赏识，一句他奶奶的『以身殉葬』！枉我拿你当兄弟看待，阿皓、大哥我尚懒得用心思。你打小没出息，大了也未见长进，开口、闭口小姐，眼睛只瞧得下你尊贵的小姐，心思无论怎么转，水运转不出莞儿。好个身殉，现下连死也要缠著你的好小姐。冉沃堂，你他奶奶的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思想、感情！”“主爷唤住属下，想说的便是这些吗？”冉沃堂一脸置身事外。

宫色祺怒极反笑。他实在很厌恶冉沃堂这种气定神闲的模样。

在冉沃堂出现前，他本是万事顺遂的天之骄子，以为天下唯他独尊。结果与冉沃堂的一场比试，一举击溃他满满的自信。

不服气的追缠冉沃堂到大，几乎被挫折到大。好胜心在缠斗中更形执著，他不服输，宫色祺只能是赢的一方。他宫色祺怎么可能会输？身手不如冉沃堂，他可运用其他优势挽回自尊。任何主子皆有差遣奴才的权利，踩著冉沃堂的自尊，拿他当狗般使唤，让他认清武功卓绝不能代表什么，不管他多优秀，到最后依然得听命于手下败将。因为下人终究是下人，这便是身分差异，他占的优势。该死的老头为何要将冉沃堂给了莞儿，这下子，他该如何挽回颓势、自尊？求莞儿把冉沃堂让他，让别人施舍他，然后使他更加难堪、更加的输不起？老头子知不知道他的一时愚蠢，让他陷入多么挣扎的境地？如今不光是输赢或尊严问题，而是过深、过久的执念，令他无从放弃起。他与冉沃堂只能是主仆关系，绝不可能并立。无论如何，冉沃堂必须听命于他。

“主爷若没其他事，属下告退。”冉沃堂斜挑眉头。

“急什么，莞儿不会在阿皓家丢失的。”对莞儿以外的人，他统统不当回事，态度孤绝、冷傲得很。“告诉些个天大的喜事，方才你宝贝的小姐坚持下嫁李家。你呢，坚持陪嫁？”冉沃堂冷沉的神色瞬间起了变化，宫色祺来不及细瞧，他已回复一身淡漠。

“如何？”宫色祺厌恶地踱出画舫。

“属下已说，小姐的归处便是属下的归处，主爷何必一再试探。”冉沃堂淡然答道。

“冉沃堂！我本著爱才之心厚待你，你坚持不受？”宫色祺脸色铁青。冉沃堂冷扬俊眉，“主爷的厚爱，属下无福领受。就当属下不知好歹，请主爷另觅他人。”“说得真动听。如果莞儿要你留在宫家，你是不是就肯收敛不知好歹，领受我的厚爱？”宫色祺讪讪地嘲弄道。

“如果那是小姐衷心希望，属下自然遵从。”冉沃堂神色严峻，淡而有礼地提醒宫色祺。

“属下的个性为何，主爷应知一二，小姐的性情，属下亦比谁都清楚。那些事情小姐会如何做，或者搁入心中，属下约可猜著。属下会不惜一切保护小姐，请主爷别再为难小姐。”宫色祺愕然一怔。

多么卑微的请求，多么熟悉的话语，而这些都只因为他有一颗冥顽不灵的固执脑袋，及令人厌憎得想吐的忠心。愚忠！这便是该死的一派愚忠！

老头病死那年，冉沃堂也是以这种愚忠过头的气势，和该死的冷峻神情逼他失控。好像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蠢事，却甘之如饴。

“你为莞儿做了这么多，她完全不知情，何苦！”缩在一个软弱无用的娘儿们身边，他一个堂堂武魁居然甘之如饴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

“这是属下的职责所在，何苦之有。”冉沃堂清冽的寒眸微微一凛，淡然的语气夹杂了严厉与强硬，“希望上爷没忘了当年的承诺。”“你当我宫色祺是背信小人？”宫色祺不敢置信。

“属下不敢揣度主爷的心思，若不是主爷拿小姐的性命要胁在先，属下也不会贸然造次。”冉沃堂不卑不亢何答。

竟敢拿他的话忤逆他！“难不成我随口说说，你的小姐就会缺臂少肉？”“属下若有冒犯之处，请主爷见谅。”冉沃堂欠身。

他冷静自持的声音，比冰雪更冷、比不道歉更让人难堪，宫色祺被激怒了。

“为一个女人牺牲这么多，只怕已不单是职责所在。你不会想要拥有莞儿，或得到莞儿的回报吗？冉沃堂，别忘了你只是身分卑微的奴才，攀不上宫家小姐，也没资格爱她。”“在属下眼中，小姐只是小姐，主爷未免思虑太深。”转身而去的昂藏背影，是雪白天地间，一抹强烈却又凉薄的复杂存在。

“我倒要看看你如何不惜一切。”原先对妹妹交替出阁犹心存顾忌，宫色祺决定依从小妹心意，让宫莞重九出阁。

冉沃堂缓下步子，待他说明。

“看你对主子如此尽心尽力，我好心些帮你除去心头大患。”宫色祺诡异地嬉笑。“洞房后，你给我杀了李家独子。”心爱的小姐让人抱了，他想必不好受吧！

他想看天塌了依然色不变的冉护卫，到底会不会惊惶失措？那必定很有意思。

冉沃堂脸色微变，“为何要杀李家少爷？”“本主爷一时兴起，想看一个狗奴才能愚忠到何种地步，可以吗？哦，不必我介绍，你想必知道他是莞儿的未来夫婿。”早想杀了李家那个处处与他作对的猪猡，正好，一切配合得天衣无缝。全部下地狱去吧！

“怒属下无能，无法配合主爷的兴致行事。”“莞儿和她的夫婿可是只有一人能活哟。你不恋世，不表示你的小姐也是吧？”宫色祺嘻嘻笑道“你不杀李家少爷，别怪我食言，杀了你的宝贝小姐。”“属下不会坐视任何人伤害小姐，劝主爷三思而后行。”冉沃堂说完，从容地转入拱门，留下气炸了的

宫色祺。

他威胁他，冉沃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威胁他！
好，很好，他倒要看看他怎么解决问题！

第五章

天色灰蒙蒙的，薄雪轻飞，看样子明日不可能是晴朗好天了。

信步下湖畔，宫莞小心探脚，试了试冰白的湖面，确定结冰厚度足以行走，才摇摇摆摆往湖心而去。

明日即将离开云阳，这是她所选，无怨亦无悔。

决定嫁人那一刻起，忧郁的心便解脱，不再沉重得像随时要压垮她。所有悬岩在心、不愿面对的难题与不舍，皆在霎时有了答案。

宫莞恬适地仰高脸，让雪花点上眉心、眼睛。

“小姐，小心。”一只强而有力的手臂，自背后伸来，及时稳住失去重心的她，一把绘了好山好水的纸伞，跟著遮去她头顶那片晦盲的天空。

循著被轻轻握住的手肘，望上冉沃堂冷峻的脸庞，宫莞眼眸掠过忧伤。沃堂是她唯一的不舍与烦恼，她会想念沃堂的，永远、永远……“这里风大，小姐还是回转屋内吧。”冉沃堂将带来的暖裘为她披上。

“我想四处看看。”宫莞温柔微笑。她要将这张伴她成长的冷峻脸庞看个仔细，然后……放沃堂自由。“沃堂，谢谢你陪伴了我这么多年。”似乎察觉到什么，帮她兜拢暖裘的冉沃堂，若有所思地瞥她一眼。

赶在泪水夺眶而出前，宫莞伤感的别过头。

“你仍然没打探到娘的消息对不对？找了娘好些年，出嫁前，我好希望能见她一面，看来这个心愿要落空了。”她悒郁地低了声音，“娘和你是我仅有的牵挂了。”冉沃堂保思许久，语带歉然道“三夫人很好，小姐不必记挂。”“真的吗？沃堂是不是知道娘在哪里？”宫莞惊讶。

“属下不能透露夫人的落脚处，希望小姐谅解。”“不怪你。知道娘安然无恙，我便放心了。”宫莞开心一笑，心头的挂念少去大半。

沃堂做事很有分寸，迟迟没告诉她，必然有他的顾虑。何况娘是私逃，毕竟不能见容于宫家，让她安静的过日子也好。

其实，娘若留在宫家，下场又能比大娘、二娘好多少？能与心爱的人在一起，即便粗茶淡饭，娘也会甘愿受的。她能体会娘逃离宫家的心情，这几年她何尝不是时时恨不能插翅飞离？“娘那边，往后劳烦你照看了。”宫莞试图挤出笑容，伤心的泪水却滴落得比想像快。

答应代色裳出嫁后，她忙著帮沃堂多做几件衣衫，没时间和他深谈，拖了又拖，已经不能再逃避。“沃堂，我嫁入李家后，你有何打算？”“属下会随侍小姐身侧。”“不。”她就怕沃堂这样，怕他一心为主，不知多疼惜自己一些。“宫家人的气焰已经够你受，我不要其他人也像色祺哥或色裳一样，羞辱沃堂。”“属下不会有事，小姐不必担心。”冉沃堂欲将轻颤的她扶起离开湖面，她却反身偎入他怀枣，轻摇头。

“沃堂，你走吧。”椎心的痛觉不会因不去面对而减弱，情况若干能改变，

逃避亦枉然。

冉沃堂一阵怔忡，尘封的回忆被轻轻勾动。

“以后我有夫婿可保护，所以你……你也去追求幸福。”宫莞含泪轻笑，不想哭，想让他安心离开，可是她办不到。

冉沃堂沉默的垂视她。

“离开云阳，你就是自由的冉沃堂，不再是冉护卫。请你为了我好好的珍重自己，一定要过得很快乐……”她恋恋不舍叮咛著。“我……我想，沃堂定能觅得一位才德兼备的贤妻，照顾沃堂一生。”不愿去想倚在他身边的人，将不再是她。

她有了归宿，沃堂也该拥有幸福，他为她付出那么多年，已经够了。再来的幸或不幸，概由她一人承担，这是她的选择，没理由拖著沃堂一起受。

早该放沃堂自由，她不该为一己私心强留他那么多年，可是她不舍，好舍不得……在沃堂眼中，她只是信守承诺保护著的主子，可是在她心里，沃堂不单是护卫，他是比亲人更亲、更重要的人。就因如此才要放他走。

嫁了也好，这样她便有足够的勇气与他分离，不能再绊住他了。

“属下承诺过一生追随小姐。”冉沃堂语气轻淡，神情却坚定无比。

“可是，我不想让沃堂追随了。”宫莞忧伤抬眼，想笑著向他道别，泪水却背叛地落个不休。“送我……送我出云阳后，你就走吧。离开宫家越远越好，别再回来。”不要他去李家，也不要他留在污浊的宫家。她要他摆脱一切，重新开始。

冉沃堂冷肃而遥远的神情，流露少有的浓烈情绪。

“沃堂，你一定会依我的，对不对？”宫莞倚在他温暖的胸襟，泪水滴下。

如果沃堂不是那么忠心，待她不止是小姐，一切是不是就会不同……退开身想再看看他，宫莞忘了自己踩在冰上，脚下打滑，身子不稳地向后斜倾，冉沃堂及时拉住她。彷彿她的荏弱，合该由他来守护，长期养成的默契，天经地义的流转在主仆的举手投足间。

“你离开吧，算我求你。”宫莞身心被浓浓的离情，猛烈烧灼著。

冉沃堂以惯有的沉然凝视她，良久不语。

“沃堂……”实在观不出他冷淡面容下的所思所想，宫莞只能噙波瞅他，眼带哀求。

那一年，小姐也是以这张泪湿的小脸，楚楚可怜的这般哀求他。

“沃堂，你说话呀。”不希望他走，不愿意他留，她亦无奈……“请让属下护送小姐到李家。”将蠢动的情感收敛人心，冉沃堂疏离的神情，淡漠如昔。

沃堂真的答应了！宫莞猛然压下头，必须紧紧咬住下唇，才能阻止自己反悔的哭出声，求他别离开。

沃堂真的要走了，永远消失在她眼前……这是她期盼的结果，为何心会痛成这般？不要他走……“小姐。”“我……”噎在喉间的话化为一汪泪泉，淹没了宫莞。落雪纷飞的湖面，起了氤氲雾气。

冉沃堂将低头揩波的小姐护近心窝，挪动身子挡下风雪。

“属下必须送小姐到李家，才能安心离开。请小姐成全。”他淡淡坚持道。宫莞含著泪，犹疑不定。让他送至李家，这样好吗？她怕自己意志不够坚定，中途改变心意求他留下。她没有那么坚强。

“小姐……”宫莞抹去泪水，笑看他。无法拒绝沃堂，这是他首次也是最后的要求，拒绝不了。

“你一定要快快乐乐过日子，别让我挂心。开怀时要笑出来，不高兴时要让人知道你在生气，不论是欢喜、忧伤，都要明白表现出来。”她竭力忍住痛苦，轻轻的拉住他衣袖。

“我全都帮你打点好了，一到李家，你就走。”亲手帮他准备一切，以确保他衣食无缺，这是她能回馈的仅有。

冉沃堂闪动克制的深瞳，看她破皮的唇渗出血丝。

“沃堂，谢谢你守护了我十八年。”千头万绪无从说起，对尽忠职守的他，她只能报以粲粲笑颜，让他走得无牵挂。

“小姐保重。”冉沃堂终于允许自己抬手，拭去她唇上的血。

送嫁人马清晨自宫家出发，取道沁山，欲与山后的迎亲人马会合。行至山腰，才发现风雪过大，寸步难行之下，不得不回头，转往位于山脚的宫家别业。

敲敲打打的乐乐，吹不掉酷寒的冷意，来回折腾了下来，云阳阴晦的天色已磨黑。宫莞拿下喜巾，头戴金玉镶缀的凤冠，一身粲红霞帔，胭脂淡抹，喜色从头贯穿至莲足。

在窗前站定，怔怔地望著夜色，听见开门声，宫莞连忙期盼地回眸。

“小姐，请用膳。”陪嫁的丫鬟端进膳食。“主爷说今晚要留宿别业，奴婢先帮小姐拿下凤冠吧，净身的水已经在烧了。”“不必麻烦了，有需要我再唤你。”宫莞心中有说不出的失望。吃不下，一个人用膳总觉得食不知味。

“可是小姐……”“你有没有看见冉护卫？”沃堂上哪裹去了？想让他看看她著嫁衣的样子。喜巾一盖上，什么都瞧不见。一路上浑浑噩噩，心情在谷底回汤，她完全感受不到喜气，彷彿出嫁的不是自己。

“冉护卫不久前被主爷叫出去了。”丫鬟的脸蛋红了红。

出去？宫莞微愕。难不成色祺哥又一时兴起，缠著沃堂试身手？可能是行程耽搁，惹烦了色祺哥吧。

奇怪，色祺哥为何坚持送她出云阳呢？亲事的琐碎，都由三哥在张罗呀。

“知道他们去哪里吗？”外头天寒地冻的……“奴婢见他们徙左侧小门出去了。”左侧小门？所以沃堂是要来找她的中途被叫走的。宫莞还想问些么，却见丫鬟的脸无故赭红，担忧的眸子霎时柔和了。

她那么留意沃堂的动静，自然是对他有好感。虽然有些难受，还是高兴沃堂不会孤老一生。呵，相貌出众的他，必不难找到佳人相伴。

“我知道了，你也下去用膳吧。”宫莞回身望著窗外。

“是。”丫鬟走至门边，忽然踌躇著。“小姐……”宫莞纳闷回头，见她欲言又止，柔声轻道：“有话直说无妨。”“主爷……主爷不知问了冉护卫什么，然后……”“怎么了？”丫鬟吞吐的模样，让宫莞心生了不安。

丫鬟先伸头探探外面，确定没人，才道“主爷好像在生气。”生气？宫莞忧虑的瞥了下大雪纷飞的窗外。莫非色祺哥发现她为沃堂打点的行装，以为沃堂私取宫家财物？“嗯，你先下去吧。”怎么都放心不下，还是去瞧瞧好了。

丫鬟一离开，宫莞立即沿长廊而出，欲转向通往侧门的支廊前，赫见脸色苍白的宫色裳出现在长廊另一端。

“色裳，你的伤好了吗。”宫莞惊喜地趋前。她不晓得色裳也随行了，她也是特地来送她一程的吗？重创未愈，宫色裳禁不住寒意，背过身去，猛烈呛咳著。

“好冷哦，咱们进屋谈。”宫莞体贴的想拉她进屋，却被她冷冷挥开。

“不必施舍温情给我，我不会感激你。”宫色裳扶著墙面，气息浅促。

“为什么恶言相向，我们是姊妹呀，为何不能好好相处？”她即将远离云阳，难道这还不够？“少往脸上贴金，我从未当你是妹妹。”宫色裳斜眼瞪向宫莞。一向素淡的她，身著凤冠霞帔因而通身喜红，将脸上的淡妆映艳不少，也让她的美丽有些不真实。

宫莞出嫁究竟想成全谁？是她，抑或冉沃堂？“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？”宫莞黯然低语。“我是没用，可是我已经尽力了，你也看见的。”“你的存在让许多人痛苦，所以我讨厌你，非常讨厌你。”像宫莞这么软弱的人，本就没资格活著，何必理她洞房后会不会被色祺哥打死，何必在乎她代嫁的心情，那是冉沃堂要操心的事。

“除了我的软弱令你不快外，你为什么怨恨我？你恨我。色裳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为了一个不知名的原因在恨我。我想知道为什么。”嫁人李家前，她希望弄清楚呀。她存质问她？宫色裳错愕。

“色裳，请你告诉我。”她真的很想知道，不想无缘无故被怨恨。

宫色裳心火顿起，恨她的敏锐、恨她的天真与无知，一切的一切。

“因为你被保护得太好，无知得太可笑，一点也不知道，色祺哥想要的其实是冉沃堂。

你真以为他会为了你这种人浪费心神。他缠著你，完全是因为冉沃堂。”她恨她占去色祺哥的心思，不管是何种方式的占据，都不可饶恕。

“不是的，色祺哥所以闹沃堂是因为……”宫莞倏然哑了口。

兄长逐年焦躁的暴行与恶意的讥嘲，震碎的片段组合成一个铁铮铮的事实；色祺哥折磨她，不纯粹是因为讨厌她，亦非单纯的想和沃堂切磋武艺，原来他想收沃堂为门下。是了，这就是色祺哥焦躁的原因。

一次次惨败，一次次自尊受损，色祺哥因而焦躁不已；太过高傲，不屑施舍又放不掉，所以他痛苦不堪。多么复杂的心思，既欣赏一个人同时妒恨他，不想输却又赢不了，这是多么痛苦的执念。

色祺哥做了那么多残忍的事，怎会以为她还会将沃堂让给一个不尊重生命的人去践踏？“可是，他不配拥有沃堂呀。”昏惶中，宫莞脱口轻吟。

“不配？你这种一无长处的人，有何资格这么说？”宫色裳直起咳弯的身子，无端地暴怒了。”你的无知实在让人痛恶。宫莞，为了让你这个懦弱无能的主子宁静过生活，你大概不知道冉沃堂那双手必须沾上多少血。”她为何要跑到别业来？何必理这个打从心眼瞧不起的废人。

“沾血？”宫莞瑟缩了下，宫色裳无名的怒气、怨恨的眼神，都让她有风雨欲来的恐慌感觉。

“你不知道你优秀的冉护卫杀起人来，连江湖上最顶尖的杀手也要自叹不如？”不能让她得到那么多，她必须付出代价！

“沃堂不会杀人的……”宫莞愣愣反驳。

“冉沃堂不会杀人？多荒谬的笑话。你以为宫魄、二娘是怎么死的。”宫色裳凶残地恶笑。

大哥、二娘……？不 - - “胡说……你胡说！”宫莞崩溃地吼她。

“是不是胡说，去问你光风霁月的冉护卫便知道了。”一身的喜色仿佛随同血液一并流光，凋零了新娘子娇媚的容颜。宫莞瞪大眸子，过于震惊而无力辩驳。

“宫莞，对冉沃堂最残忍的人是你，你才不配拥有他。你自以为是全天下对他最好的人，却不知害他最惨的人是你。”她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这么丑恶的事……宫莞心痛得无法喘息。

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，沃堂为什么……为什么这么做……宫莞猛然白了脸，错愕的发现，她竟无法责怪沃堂，一心偏袒。只因为他比大哥、二娘重要吗？不，不是！而是她了解沃堂，深知他不会无缘无故杀人……他做事有他的道理，沃堂不是冷血的死士，他不是、不是！

为何杀了大哥、二娘？大哥死了沃堂并没有好处呀……刚刚色裳说了什么，说沃堂是为了主子……“色祺哥……拿我威胁沃堂？”宫莞心头泣血，不堪地掩住颤抖的唇。

“宫莞，休想迁怒于人！若不是你没用，以冉沃堂的本事会被威胁吗？”宫色裳反唇相稽。

真是宫色裳！那几年他与大哥争家业，闹得十分不愉快，没想到……他会下毒手。沃堂为了她牺牲那么多，为何从来不说？她又为何没察觉异状……是呀，自己迟钝，怎能怪罪于人……“只要沃堂走了，就不会被威胁……”可怜，好可怜的沃堂……“走？走到哪里？”宫色裳匪夷所思。“你不会真以为冉沃堂会爬离你身边吧？他已习惯当你的看门狗那么久，能走他早就走了，何必留下来。你还不明白，你的看门狗根本是愚忠到无可救药。”“他会走，只要我开口让他走，他会摆脱掉一切！”宫莞激动驳斥，忽冷忽热的脑子胀痛得厉害，整个人昏昏沉沉。

这个说辞很牵强，她知道，尤其在得知沃堂为她牺牲那么多后，更是薄弱……她该如何是好……宫色裳大笑。“枉你自以为了解冉沃堂，没想到，最不了解他的人依然是你。你居然不知冉沃堂曝露在外的致命弱点，便是他的尊贵小姐。宫莞，你眼盲心盲，枉为人主。”这一击来得又快又猛，宫莞不知自己还能有多么震愕。色裳真的让她恨起自己了。“原以为嫁人后，沃堂会安心离开，如今才知道错估了他的忠心。

会的、会的！她会让沃堂解脱的，不计代价……“只要你活著的一天，冉沃堂就受制于人，他的双手会继续沾满血腥。”宫色裳脸色阴沉地越过宫莞。“你的存在让很多人痛苦，所以我讨厌你。这就是你想知道的吗？”宫莞愕然抬眼，惨白的愁容忽然笑开了。是呀，只要她不存在，就不会拖累沃堂。……不存在……不存在……转身而去的红色衣摆，像振翅欲飞的蝶翼，带著义无反顾之心，翩翩地投入冰天雪地之中。

宫色裳顿足回望，只见茫茫雪雾间，迤迳过一道艳色光芒。红装素裹，分外妖娆。

粲光逸去不久，另一道不容忽视的青色劲影自漫天风雪中稳健走出，冰冰凉凉地拂过她身侧，未曾停伫片刻。

“你的好小姐终于开窍。狗奴才，你从此自由了。”宫色裳死冷地盯著那扇吞没嫁衣的小门。

冉沃堂面色微变，快步入闺房，旋又快步走出。

“小姐呢？”刚刚那个身影真是五小姐。她告诉小姐什么？宫色裳嫌恶地冷瞪他一眼，移步欲去。

冉沃堂斜掠至她身前，一掌掐住她脖子。“小姐呢？”“故开你的脏手！”宫色裳脸色涨红，狂怒地挤出话。

冉沃堂加重力道，“小姐呢？”挣脱不开箝制，宫色裳气血不通，无法喘息了。谁许他如此放肆的？“快说！”刚硬的手指箝制住颈骨，冉沃堂厉声沉喝。

宫色裳扭曲的脸色转紫，冉沃堂全然无视，手劲持续地增强。

他真打算杀了她……宫色裳惶乱地瞥向小门，冉沃堂随她的视线望去，冷峻的面容霎时飞白。丢开她，他疾步转出。

宫色裳双手交掩淤青的脖子，头晕目眩地瘫坐在地，大口大口透气。

哈、哈……这就是色祺哥想看到的，冉沃堂惊惶失措的样子。多么轻易办到，只要他的好小姐稍有损伤，他甚至忘了什么叫镇定。

诡笑的媚眼，悒郁眯起。

嫁人应该是为了自己，不是买卖、不是奉献，更不是为了杀千刀的狗屁慈悲！

给宫莞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，事情回到原点，欠她的人情便一笔勾销了。她可不屑欠宫莞任何东西，更想瞧瞧这对主仆的命运，那是多么有趣的事。

沿著足印追出，冉沃堂赶在风雪覆去足迹之前，拚命追赶。未久，终于在亮晃晃的雪地上看见一抹模糊红彩。

“小姐！”冉沃堂纵身而起，捷如飞鸟地接近那个踉踉跄跄的红影。

亮粲的霞帔被风雪侵湿，光彩褪去，过重的凤冠使宫莞胀痛的脑子更加昏沉。

记不得自己仆倒过几次，只知道要爬起来再走，一定要走……不然，沃堂会被宫色祺利用……是的，他叫宫色祺，她不承认这么坏的人是兄长，耻于承认……她要远离沃堂……但，走去哪里……这里又是哪里……从来不知天地这么大……往东还是往西呢……无论转往哪个方向，感觉一样冷……景色一样白……一样无所适从……她累了，想睡……头好疼、好重……“小姐！”冉沃堂转眼间追上斜坡，然而离坡上的人仍有一段长得令人害怕的距离。最怕是她一脚踩空，而他来不及救。

……又是风又是雪……一片雾茫茫……往哪里去……“小姐，请留步！”搓揉额头的手一僵，宫莞茫然回望。

“沃堂……”那个矫捷掠来的卓然身影，分明是他。

“小姐，别再走了，危险！”冉沃堂见她掉头欲走，心急大喊。这一带有沁山猎户设的陷阱啊。

危险？宫莞直挺挺地顿足。不留步，沃堂会追来，他会拚命以保全小姐，让她又心疼又惭愧。

对父亲的承诺困死沃堂，她的挽留、依赖，将他推入万丈深渊。沃堂好可怜……宫莞白著脸，转身对他悲伤的轻摇头，“别过来，沃堂，你站在那里听我说。”冉沃堂脚下不停地点雪移进，见她小脸一凛，坚决地转身欲去，不得不止步。

“小姐，请留步，属下不再追了！”这段距离，够他保护小姐。

“沃堂，你仔细瞧瞧我好吗？”宫莞有些紧张，又有些期待地摸了摸厚重的霞帔，才发现上好的织金锦也只不过风雪侵袭，风华褪尽，期待的娇容

因失望而枯萎了。

想将最美丽的样子保留给他瞧，却狼狈不堪，以为对他最好，却累他最深。所有她以为的美好，全是一场空。生存的信心已失去，她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。

冉沃堂定下心神，隔著风雪，遥望她美丽却迷离的袅娜身影。湿重的红衣翩翩似风中残翼，彷彿只要一个闪神，小姐就会碎得不知去向。

“小姐很美丽。”他清冷的俊颜有著护卫之心以外的情感，诚挚的声音满是压抑。

“谢谢沃堂。”宫莞勉强地牵动唇角，试图开心地笑，心情却沉重不堪。

“沃堂为何骗我要走？”冉沃堂微讶，随即沉著地迎视她搜寻的眸光。“属下并未欺骗小姐。护送小姐至李家后，属下自会离开。”“真的吗？”宫莞幽怨一笑。她不信，再也不信了，沃堂独自扛下太多事，他不会离开的。正如色裳所言，她拖累太多人。

“属下承诺过离开，一定做到，请小姐先随属下回别业。”冉沃堂试著接近她。小姐就这么想要他走吗？“不，别过来。我不想回去。”为什么他的回答让她更不安，她无法不去猜想他答应的原因，无法不去想，他是不是又被迫忍受了什么……“小姐若不想回去，这里离属下的故居很近，请先过去避避风雪。”小姐的脸色太苍白，湿透的衣衫必须尽快换下。到李家还有一段长路要赶，小姐会受不住。

“二娘……大哥……真是你杀的？”宫莞恍恍惚惚地揉著胀痛欲裂的头。冉沃堂担忧的脸色遽变。五小姐知道的事，比他想像的多。

“是宫色祺拿我的命威胁你？”无法不气这个人。

宫色祺？冉沃堂眸光敛，有些明白主子不肯回别业的原因。

“所有的事情全是属下自愿，请小姐原谅。”冉沃堂不愿多说。对人一向宽容的小姐竟恨起主爷，必然自责甚深。不愿她知道太多。

原谅什么呢？原谅他为了她受制于人，一心护主，还是原谅他被她这个笨主子拖累。

“沃堂不可能那么残酷，你不是宫色祺……”头好重、好昏……宫色裳的话，闪现在宫莞昏钝的脑子。“宁静生活……你、你是为了让我有宁静的生活？”她抬起挂泪的眼睫，满脸的不敢相信。“原来……这五年的平静是你卖命换来的！”一直以为是宫色祺忙于生意，老天爷！

冉沃堂想说些什么让她释怀，却只能无言的看著她。以前小姐不知道，他可以不说，现存她问了，他无法骗她又不想伤她心。隐瞒和说谎是两回事。

在沃堂眼底，她真有那么软弱、没用吗？宫莞心灰意冷。

“你到底隐瞒了我多少事，你不该为我做那么多的，我好讨厌自己。”宫莞悲伤惨笑，回顾白茫茫的天地，喃喃嚅嚅“我曾经说要好好待你，没想到累你至此，早知道不该向爹要来你……”“属下所做的都是职责所在，小姐待属下极好，并未拖累属下。”冉沃堂心下一冷，语气坚定地安抚伤透心的主子。

属下、属下……宫莞怨怪地斜眸笑睇他。他已经将命卖给她，太忠心了，一片赤诚。得护卫如此，她应该感到高兴或窝心，而不是悲哀得想哭。他让她感觉，她只是一尊易脆的琉璃观音，必须小心看著、护著，却不可以触碰。

谁教她软弱，无法像沃堂一样，将主仆的界线昼分得那么清楚。她不

够理智，无法如他冷静自制地疏离众人，除了尽忠，不必感受其他事。

主子、奴才，呵，在沃堂眼中，他们永远只能以天差地远的尊卑身分相对。仿佛她的姓氏给了她无上的光耀与权利，而他的则恰恰相反。所以他甘愿做，她也应该心安理得接受，像普天下的主从一般，认命的依循命定走。主要奴亡，奴不能不从。

可是那不是她要的呀！她不想他盲目的为主子受苦……头好痛、好痛……冰凉的小手摸索到凤冠上结冰的珠玉。

原来是这顶华丽的凤冠压得她喘不过气，头昏脑胀……呵，华而不实的东西总是让人沉重，像那座深宅，那个荣耀的姓氏……“我不想回别业……不想看见宫家的任何人……”但她该往哪里走？“小姐想去哪里？”冉沃堂急问。她恍惚的样子令人不安。

“去哪里？”都是雪，往哪边走似乎没分别，既然如此，何必犹豫……“已经不需要嫁人了，我不想宫色祺扩展野心的版图，他太坏、太坏，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沃堂……”冰白的枯容，浮现一丝愤恨之色。

“小姐……”原来一切的伤心、绝望全是为了他吗？内心深处，那些禁锢的深沉情感滚滚翻涌，再也压抑不住，冉沃堂自制了一辈子的心，终于崩解。

“沃堂，对不起。害你受了那么多委屈，我这个口口声声说要善待你的人，却一点也不知情。我知道即使我嫁人了，宫色祺也不会放过你，我想走，可是好累，想好好歇息，只愿永生不醒。快点，趁宫色祺没来之前，你快点离开……”在这片旋转、昏黑的天地里，她已无处可去。

冉沃堂身心一惊。小姐的意思是……宫莞不舍地深望一眼他清峻的容貌、淡薄的硕长身影，唇畔幽幽勾起一朵飘忽的笑，恬然转身。

“小姐！”心头发凉的冉沃堂，纵身掠起，惊慌地随红色衣摆飞移，几个起落手已购著一截衣角，耳朵却同时听到隆隆巨响。

那是宫莞被黑暗吞噬前，看见的最后景象。沁山的雪在眼前崩落……沃堂！

生死瞬间，依稀欣慰的记得，她将那个护主心切的人一把推出地狱深渊，好让他与她，同时解脱。

……假如来生能选择，她不愿投胎富贵人家，不愿姓宫……但仍然希望与他相遇，让他以不同的心情来呵护……咫尺天涯的感情，太痛苦……沃堂……昏迷的人看不见的是，那双回头瞥她的冷沉深眸，满是惊慌与无助。

叩叩！

“谁啊？……这种天气，怎会有人出外访人……”小屋的门拉开，露出一张老脸，定眼一瞧，他旋即被来客的模样骇得目瞪口呆，发软的双腿打起哆嗦。

这名高大的青衣男子，面色灰败，血水从额头流下，身上也有，交织成一副极为恐怖的景象，不细瞧，还真看不出是人。

开门的老叟心里直发毛。他是人是鬼？“我……我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可半夜也怕鬼来扰……”“齐伯。”老叟听到这个熟悉的称呼，昏花老眼眯起，壮了胆，小心的向前跨了一步。

“敢问小兄弟是哪位？”他的模样似曾相识……“是沃堂。”冉沃堂气息薄弱地粗声喘道，头昏了下，赶紧运气撑住。

“是沃堂啊！快快快，快些进来，你怎么伤成这样！”齐伯迭声惊呼，慌忙想扶他进屋。自从这孩子随地娘亲搬离沁山后，他就绝少看到他了。

冉沃堂摇手回绝了老人的好意，灰败的面容，几次焦急地回头望，似乎存挂心著什么事。

“麻烦齐伯一件事，劳烦齐伯去宫家别业报个讯，通知宫家主爷，我在林边的小屋候他，请他让大夫随行。”简短几句话，像背了千斤担走完陡坡，他粗声喘息不止。定了定心神，冉沃堂不动声色地提运真气以保持清醒。

“你的脸色好难看，我先去请大夫来帮你看看再去办。快点进来脱下这身湿衣衫，烤烤火。”齐伯回转屋内，拿起挂在墙上的蓑衣。

“我不打紧，麻烦齐伯了。”冉沃堂抚著胸口转身，齐伯看到他血肉模糊的后背，惊心地倒抽口气，急忙追出。

“胡闹！你这个孩子受这么重的伤，还说不打紧，你家小屋荒废多时，早已不能住人，离这儿又远，不许胡来，进去。你这是在跟我见外吗？快些进去！”齐伯老脸一横，生气的想推冉沃堂进屋，却被他再次摇手拒绝。

不能再待，小姐还在等他。“请齐伯尽快通知宫家主爷，劳烦。”冉沃堂怕耽搁了时辰，足尖一点，忍痛地拔身纵起。

“沃堂！”齐伯追了几步，眼见他很快的消失在风雪中，只好摇头叹气，冒著风雪报讯去。

这孩子和他爹一个样子，都是固执的死脾气，不听人劝。那年卉娘生了小病，深爱妻子的地爹也是听不得人劝，冒著风雪去请大夫，结果一病不起，遗下可怜的孤儿寡母。

看那孩子急著回破屋的神情，仿佛又看到他爹，莫非那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让他放心不下？傻孩子，走到那囊，少说要半个时辰啊！以他的伤势，能走个十步就算阿弥陀佛了。

在一刻内拚命赶回故居，冉沃堂挺身端坐在宫莞身侧，运功逆冲气血。不多时，他重创的身躯已透出高热。

小心将昏迷的人横抱入怀中，冉沃堂温柔地垂视雪白娇容。从未以这般不自制的眼神凝视她，已经温热的手失控地碰了碰滑嫩却冰凉的颊，心口狼狈抽悸、胀痛，太过薄弱的意志锁不住四下窜动的浓情。

他情难自持地低头啄吻她冰凉的唇，感觉不到热度，让害怕的地更压下身子，密密地深吻住她。

冰冰凉凉却炽热的吻，缠住两人。直到睡梦中的人低哼一声，他才错愕地退开身子，粗重的鼻息急乱，无力阻止嘴上的酥麻、灼热沿背脊窜下，直入心窝，更困死他。

将怀中人贴近自己，冉沃堂眼一暗，赶紧闭目凝神，不断运行内力为她取暖。

他必须活著，小姐需要他。

第六章

好像睡了长长一世，梦中有许多让人伤心的往事，一觉醒来，发现自

己已重生。

宫莞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声，睫翼掀了掀，悠悠启眼。

“六小姐醒来了，快去告诉三爷！”“我顺便去端药？”床畔的脚步声雏起？雀跃的惊呼声低低交叠，宫莞痛苦的闭上眼。以为重生了，原来是梦……

“六小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”红衣丫鬟诚惶诚恐地跪在床畔，拿著沾湿的棉巾，轻轻滋润她乾裂的唇瓣。

嘴上突来的刺痛，令宫莞抖瑟了下。

“六小姐，对不起，奴婢太用力了。”红衣丫鬟慌忙放轻手劲。

心似死灰，宫莞连扯唇的力气也没有。

“六小姐，你是不是很不舒服？你昏睡了三天耶。”主爷说六小姐若出事，怠忽职守的她们就得陪葬。

只三日吗？为何不就此长睡不醒……感觉到丫鬟的手抖颤厉害，宫莞怔睁眼，对年纪尚稚的小丫鬟轻晃了下头，安抚不安的她。

冷凝的空气流汤来一股潮湿的霉味，引起宫莞注意。意与阑珊地瞥了下屋内，才发现这里并不是别业，她无来由感到安慰。

透过摇曳的烛光，仍不难瞧出屋梁已蛀坏了大半，墙面的土石剥落得厉害，像随时会倒塌。由满布的尘埃、蛛网看得出屋子荒置已久。

“这里……”宫莞粗嘎地挤出声音。

“这里是冉护卫的故居。”红衣丫鬟挑剔地环视破败的屋子。“真破，委屈小姐了。大夫说小姐醒来后就可以回别业了，冉护卫还在昏睡，不能移动，我和小……”“沃堂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宫莞骇白了脸，一把攥住丫鬟的手，吓了叨叨不止的丫鬟 - 跳。

“别慌，冉护卫没事，倒是你，让我们担心受怕的。”宫皓慢吞吞走进来，身后跟了名端著药碗的丫鬟。

宫莞挣扎著想起身，趋近床榻的宫皓一脸不赞同地将她压回床上。

“别起来，你身子很虚弱，还需静养几天。”“我、我一定要看看……沃堂。”宫莞急喘著气拚命挣扎，宫皓为免她病情恶化，耽误了婚期，只得依她。

“好好，别再动了，三哥抱你去看他。”好脾气横抱起瘦弱的妹妹，宫皓笨重往另一间房走去。

相较于前一间房的温暖，位于屋后的这间冷风直灌，冻透人心，躺在床上的伤者只盖了条薄薄的被子。

他们居然这样对待沃堂……心疼的酸楚在眼眶爆开，泪水冲落宫莞脸颊。

“把被子和火盆移来……这间……”她抖著声怒道。沃堂总是坚毅而强健的护在她身侧，从没想过他会有虚弱的一天。

“你说什么傻话！”喘吁吁的宫皓找不到可以安置她的椅子，只得将她放在床畔。沃堂的脸好冰！“全部都移过来，快点！”宫莞急道。

探完冉沃堂微弱的鼻息，她含著泪水，不想浪费时间自责、哭泣，捧起冉沃堂垂在床畔的冰凉手掌，轻轻搓揉。

宫皓见状，摇头叹了口气，指示丫鬟将锦被和火盆移至这间，自己从外头搬了张椅子进来，将就著坐。

痛惜的温柔眼眸被泪水糊花，双掌中的大手毫无暖意，宫莞著慌地将大手平贴在因高温而热烫的嫣颊。直到丫鬟拿来锦被，她才小心的将已有些

许热度的手放回被窝。

“沃堂要不要紧？”必定是为了救她才受伤吧，宫莞自责的倾前帮冉沃堂兜拢被角，深怕沉睡的他遭受一丝风寒。

宫皓见她满脸执著，只有据实以告：“冉护卫的优势比你严重，你只是轻微的冻伤，好像被石头一类的东西重创。大夫帮他针灸、敷药后，脸色有好转一些。”“有没有……危险？”宫莞轻抚冉沃堂冰凉的脸颊，心口一阵阵绞痛。

“让他好好调养些时日就不碍事，下人的命都很韧”一宫皓事不关己的示意丫鬟将药端上。“你快些把药喝了，别辜负冉护卫一片心意。”这个冉沃堂很不简单，托附近的猎户回别业通知他们，直撑到他们将莞儿自他手中接过，才倒下。他们赶到时，只见他满身是血、面色发黑地抱著昏迷的莞儿。以他的伤势，居然能撑那么久，连随行的大夫都啧啧称奇。

幸好二哥及时运气护住他最后一口气，否则失血又失温的冉沃堂已回天乏术。

“沃堂的药呢？”宫莞悔恨的泪眸没一刻离开过冉沃堂的脸。他就那么一心一意想救回厌世的主子吗？傻瓜、傻瓜，沃堂真傻。

“已经在熬了，你快点把药喝下。”宫皓敷衍地催促著。

宫莞不想浪费时辰争执，让丫鬟将苦涩的药汁一口口喂下。

“三哥，沃堂若有万一，你便再也见不到我。”在宫家人眼中沃堂所做的是应该，她知道他们不会为奴才费半些心思。

宫皓惊跳起身，“莞儿，你在瞎说些什么，话传出去可是很难听的。”天，幸好色祺先去向李家人告罪，他若在这儿，怕不一掌打死莞儿。

“不是胡说，你们想要我活，便尽心医治沃堂。”沃堂要她活，她便好好的活下来，不能辜负沃堂一番心意。但，这一次她要忠于自己的心，好好过活。人生只一回呀，怎能蹉跎。“我是说真的，三哥，求你看在沃堂救我一命，救救他。”她波眸汪汪，乞求地望向兄长。

宫皓心软了，挥手让丫鬟照办。

“莞儿，等你身子好一些，咱们立刻回别业。”“我要在这儿照顾沃堂，直到他醒来。”宫莞语气沉静，将散落冉沃堂额头的发丝拂开。

“孤男寡女……”她不避讳的逾礼行止，让宫皓错愕，起了迟疑。

“生死关头，还避讳什么孤男寡女？”宫莞极其愤怒。“假如沃堂也忌讳这些，我岂不早已一命归阴。”“他是他，怎能与咱们相提并论，而且保护你本是他的命……”“三哥！”宫莞厌烦地低吼。“我要留在这儿照顾沃堂，累的话，请三哥先回转别业歇息。”人命岂能斗量价值。

若是让李家人风闻这事，亲事八成告吹，届时二哥铁定迁怒于他。不妥，他无论怎么思量都觉得不妥。

“莞儿，你看这样成不成，我多派一名丫鬟留下来……”“不成！”宫莞不待他说完，一口回绝，愤怒的眸子扫向冉沃堂时随即放柔。可能是身子不适，心绪浮躁吧。莞儿似乎不大一样，不再善体人意，变得有些固执、难说理。

罢了，机灵些，别让色其发觉便是。一向偏爱这个善体人意的妹妹，宫皓挠挠耳朵，决意依她。

让丫鬟拿来一床锦被，披在体虚的妹妹身上，又添了几盆火。待屋内暖和起来，他才退至另一房，屈就著打盹儿。

宫莞疲惫地将枯瘦的脸颊贴在冉沃堂胸口，隔著厚暖的锦被，聆听他平稳却嫌微弱的心跳一会儿，才移至一旁紧偎著他。咫尺天涯又如何，情愿沃堂疏离而冷淡的离她远远，也不愿见他这般憔悴地躺在面前，动也不动。现下只求他活下去，只要他安然无恙的活著，是不是一片赤胆忠心已无所谓，他想怎么守护主子，她全不在意了。

“沃堂，不许离开我，听见没，不许。”泪水滑落脸颊。

“……你说要追随我一辈子，是你说的，不要走……”走？那个起雾的清晨，绝尘远去的人是……娘，不要出家！孩儿会听娘的话，忍让少爷，记住宫家的恩情，孩儿绝不再赌气了！真的，请相信孩儿，别丢下孩儿，别走、别走呀！

……谁家的小孩哭成那般？……慌乱、挣扎得一如垂死困兽……依然要走吗？……没听见那个可怜的孩子尽力在挽留，为何看不见他惊慌无助的稚容下，有颗碎裂的心……“……你可记得那年在山顶的武场，我求你留下，你为难了好久，终于答应……记得吗？”山顶武场？是的，记得。便是存那时，那个哭红了脸的小小姐，扑抱向他，哀求他别离开。于是枯寂的心头震汤了，双足被小小的身躯拖住，从此走不开。

犹记得，她有双温腻的小手，摸起来很软、很舒服，出人意料的……温暖……“……沃堂，你答应过爹要保护我长命百岁的，你不可以背信……”带泪的嚶吟声满是惶然与绝望。

- - 无论发生了何事皆不能舍弃她，即使你被阎王点名了，也不能……那个浑沉、威严的声音是？俊挺的眉淡不可察地挑动。

……想哭便大声哭吧，小姐……属下不会离去……强褙中的小姐很可爱，却没著嫁衣的模样美丽。只是一身的璀璨，她娇艳的容颜因何哀痛欲绝……她可知，那身红色嫁裳被白色雪地衬映得多么耀目，让人片刻也移不开心神……尤其奔走时更若翩飞彩蝶，动人至极……奔走？俊眉悚然挑高。

……别再靠过去，危险……沁山的雪在松动，就要吞没她的美丽……别过去！

昏迷中的冉沃堂像被蔓年缠身，身子猛然震颤了下，震醒了喃喃呓语的宫莞。

不小心睡著了……宫莞困乏地眨著惺忪睡眼，双手还抓著冉沃堂的手。

沃堂前天睡得很沉，夜里却脸色忽黑忽白、频频盗汗。大夫说今日再不醒，便……永远不会醒了。

“沃堂，你醒来好吗？”他不是一心护主，何以听不见她的哀求。

这声破碎的哀吟，惊动了半梦半醒的冉沃堂。

将不再醒来吗？天，要她如何承受……宫莞噙著泪，脸颊依恋的磨蹭著他的手，未发现上方那双转醒的保眸，正关切地向下瞥。

“小姐。”宫莞全身一凛，又惊又喜的泪眸，撞上两泓熟悉的深幽黑潭。

“小姐应该……回房歇息。”冉沃堂声音粗哑。浮浮沆沆中，他梦到……娘了。

沃堂醒来了……宫莞抿不直颤抖的唇，一迳摇头，已经虚脱得无法言语。

冉沃堂心神恍惚地凝视宫莞。那些零碎、惊心的梦境，大部分有小姐。

“沃堂，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”宫莞急急问。

小姐包裹在被子里，形容憔悴，仿佛数日未合眼，冉沃堂动了动平贴在她脸上的手指。

救下小姐后，只记得将她带回这里，之后的事就一片模糊了。

小姐仍然恨主爷，仍觉得……绝望吗？冉沃堂想起她心灰意冷的样子。很怕来不及救小姐，这辈子从没这么怕过。

“小姐没受伤吧？”冉沃堂回转身神，仔细打量她。

沃堂知不知道他才是那个生命垂危的人？宫莞又心疼又感伤，破涕为笑。

“仍然需要沃堂保护，所以你得尽快把伤养好。”冉沃堂凝神保思许久，“小姐还怪属下隐瞒二夫人和大少爷的事吗？”宫莞眼神黯了黯，笑容努力持住。

“一定有什么事，沃堂不想让我知道，才会瞒著。何况你是为了我才被迫如此……是我不好，太过软弱，害沃堂被连累。”她无法责怪沃堂，一心倔袒，怪只怪沃堂把她保护得太好。

“小姐今后有何打算？”冉沃堂忽然问。无法忘记她哀痛的声音，连梦里都能深切感受到她的绝望。

宫莞的笑容僵住，帜白的脸庞闪著犹豫。这几日忙著照顾沃堂，尚无心绪想往后的事。

她不想再和宫家有瓜葛，也不愿成就宫色祺，嫁入李家。

“沃堂，伤一好你就快些离开。我没事，你不必担心。”然后她也走吧，只能是这样，她已无退路。

挂心了十八载，岂能说放就放。捕捉到她眼中一闪而逝的决绝，冉沃堂眼神深敛。

“小姐，你愿意跟属下走吗？”宫莞一愕，泪水急冲出眼眶，以为她听错了。

可……可能吗？他可能说出那句话吗？不是在梦中吧？他是沃堂，永远当她是可望不可及的易脆琉璃在守护，而不敢僭越职责半步的忠心护卫呀！

“小姐，你随属下离开吧。日子也许清苦些，属下定竭力让小姐衣食无忧。”冉沃堂坚毅地起诺。早已打算活著带小姐远离一切，不愿再见她伤心欲绝的面容。如果小姐不想待在宫家，嫁人李家又非她所愿，那就带她走。

宫莞用力眨了眨迷离的泪眸，不敢相信地瞅著那双坚定的深瞳。

清苦？沃堂知不知道只要和他在一起，即便餐风露宿过一天，也胜过锦衣玉食一辈子。

明知道沃堂凡事必先顾虑到她的感受，下定决心带她走，只因她这个可怜的小姐无路可去，让他放心不下。可是，既然两人都挂念彼此，只惦念彼此，那又何必分离？沃堂已经跨出了她以为是奢想的一步，不再坚持忠心不二，唯主命是从。他开口要他的小姐随他走了，不是吗？多么不容易的一步，呵，再也没有理由与他分离，很开心，真的好开心、好开心。

她要跟沃堂走。

“小姐若要属下离开云阳，请和属下一块走。”冉沃堂看不出她复维难解的表情，淡然的语气显得焦灼。

“可、可以吗？”宫莞怯怯的，脸泛羞涩。

小姐与护卫私逃，他们都知晓这将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，却是全新的

开始。她会紧紧抓牢这一刻，不许自己错过。

“如果小姐不嫌日子清贫，不畏人言，那就委屈小姐了。”冉沃堂眸光深邃，朝她伸出那只曾经失去力量的手掌。他会不惜一切保护小姐，只要她快乐。

“不委屈……一点也不。”莞儿红了脸，艳润的容光一扫枯槁之色，小手毫不迟疑探向他。滑腻的小手才触及那只有力的大手，马上被轻柔的握住。

很不可思议，不过眨眼，心情的转变竟可以是天与地。以前的种种悲伤与沉重似乎随著那个恶夜消逝了。是上天眷宠，让她重生了吗。宫莞赤红的小脸，腻进冉沃堂肩窝。

“沃堂，谢谢你。”“小姐谢属下什么？”“我也不晓得，或许是谢谢沃堂尽忠守护我这么久，始终放不下我。”她又哭又笑，嗅到他身上的药味，思及他抱伤在身，慌忙退开身子。

“小姐该回房歇息了。”冉沃堂见她身上的锦被滑落，伸手想帮她拉好。他是放不下小姐，他的职责本是守护她一生，不止是她的人，还有她的心。

“我可以自己来，你别动呀。”宫莞低斥著将他的手推回被下，吃力地兜妥大被。

“丫鬟在熬药，再过一刻你就要吃药了，我要在这里陪著才安心。”“小姐想去哪里？”冉沃堂柔和了冷冽的眼。

宫莞小脸一亮，向往地合掌呢喃：“我想去风光明媚的地方，不要湿湿冷冷，常年穿著厚重的衣衫。想听听热闹、温暖的人声……就是、就是市集上那种买卖的笑骂声，也让人觉得活力十足，很舒服呢。然后在暖柔的阳光下做染饼，看著竹篱旁的野花摇曳……”发现自己一古脑说著，她忽然顿住，羞赧地瞄了下眼瞳似乎闪过笑意的冉沃堂。

“对不起，我喋喋不休的。”是她眼花，还是沃堂真的笑了？从未见过小姐如此轻松的神态。以前即使她开心笑著，眉心间亦或多或少泛有浅浅的悒郁，不若现下身心安定，全然无忧。

“咱们去湖州，好吗？”冉沃堂轻道。

惊喜的波光在眸中荡漾，宫莞开心点头，“好。”沃堂知道她想念小七。

冉沃堂摸到腰腹的伤处，若有所思地看著她。“能不能请小姐先回别业几天？”宫莞小心不让心里的怔忡，表露在脸上。她不想再回去那座令人厌恶且心情况重的宅院，可是沃堂会这么要求必有他的难处……“属下晓得小姐不愿意回去，是属下无能，无法立刻带小姐走。属下会尽快养好伤，请小姐先委屈几天。”事关小姐，不能冒一丝风险。性命垂危时，肯求助于主爷，是因为小姐活著，所以他必须也活著，不顾一切只求活著。

“沃堂好好养伤，不可以操之过急。”宫莞温柔道。

沃堂是个极为内敛的人，绝少流露思绪在脸上，但她看得出他的歉疚。感觉虽然仍是淡淡凉凉、像在天边遥望自己，她却高兴看到他凉薄以外的情绪，这让自制有礼的他有了人气。

所以她喜欢活在人声沸杂的小城镇，热闹是生命力的呈现，可以让人心温暖。

“小姐若觉得勉强，属下可以……”“不，十八年都能过了，再待几天也无妨。”她恬静的神情似乎说服了冉沃堂。

“那就请小姐忍耐几天，属下会尽快带小姐离开。”他低哑有力地承诺道。

“我可以应付的，你不要勉强自己。”宫莞忽然压下红通通的娇容，脸上

扑满幸福的笑，“我……我等沃堂。”握著她柔夷的大掌紧了紧，冉沃堂坚毅颌首，主从俩的关系起了微妙变化。

屋外细雪纷纷扬扬，冷风停吹。

喀啦、喀啦……鬼工球声嘎然止住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“二……二哥，请息怒。”宫皓满头大汗地跪在厅堂上。

“找不到？”被一封催命家书紧急召回，宫色祺缓缓起身，突然暴跳如雷，“找不到、找不到、找不到！一句『找不到』就能交代一切，事情都这么简单，我不早做皇帝了？”这下子宫皓不仅汗流浹背，连脸色也由青转黑，不安地张望外头，生怕兄长一时口不择言，为他们惹来诛连九族之祸。

“他们走了，你活著做什么？连一个生病的女人也看不住，你他奶奶的，到底活著做什么？”气疯了的宫色祺，拿起鬼工球就砸。

“二、二哥开恩……给我几个月时间，我必能将他们找回。”宫皓闪避不及，额头被砸中，登时血流如注，痛得直想哭。

宫色祺不可思议地狼瞪他。“找回来何用，李家人会再要那个残花败柳吗？你能不能用点脑子，这个家的废物已经够多了！”“残、残花败柳？”宫皓头痛得紧，实在无法想太深。

“阿皓，你那颗不灵光的脑袋很让我心烦耶，要不要我一刀砍下？”宫色祺气呼呼地将碍眼的肥胖身躯一脚踹到门槛边。“莞儿跟下人私逃，败坏门风，你说人家敢要她吗？冉沃堂不会乘机贪些便宜吗？”宫皓摸著脖子，猛咽口水。“二哥别担心，冉沃堂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动莞儿。事情还没张扬出去，我已经向李家人托辞莞儿生了场大病，婚期暂延。奴婢们口风很紧，二哥不用担心……”“不用担心！你打什么笑话！你这个龟孙子办事不牢靠，难不成还要我笑给你看！”宫色祺火大。

宫皓缩存门边，抖得一身肥肉直颤。“二哥请别这么说，我实在也意料不到莞儿会和冉让卫私逃。”幸好在还未与李家人碰头前及时发现，不然岂不一命呜呼了。

“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走的？”宫色祺蓦然寒了声。

“七……七日前……”“知不知道往哪边走？”“不……不知，还查不出……”宫皓抖得快昏厥。

宫色祺捺著性子，恶狠狠斜他一眼。“人是冉沃堂带走的，你这废人带著一票没用的家丁浩浩荡荡去追，找得著才有鬼？”“那……要不要多找几个江湖好手帮忙打探？”“然后让人讥笑咱们宫家尽出些水性杨花的贱货？”他宫色祺丢不起这个脸，一个出墙的三娘已经够了。母女一个样子，贱！

怎么说都不是，宫皓十分绝望，战战兢兢试探，“那依二哥的意思呢？”

“依我的意思，你最好一死谢罪！”气冲冲跌坐进软榻，忽极的宫色祺突然狂笑不止，眼睛恶狠狠一眯。冉沃堂好大的狗胆，竟敢带走莞儿，竟敢背叛宫家！

好个狗奴才，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，让他的计画一举泡汤，他吃了熊心豹子胆了，居然敢背叛他。还说什么小姐只是小姐，狗屁的清高！

“请二哥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请二哥再给我一次机会……”宫皓见他忽怒忽笑，吓得直磕头。

“吵死了！给我滚出去，齐王的桑林你给我想办法拿到手，再坏事就自

行了断，别再回来烦我！”“那李……李家那边……”宫皓腿软，根本爬不起来。

“一个月内找不到莞儿，让色裳代嫁。”宫色祺摸著下巴阴森沉吟。“她不嫁就叫她去死，不要为了这种小事再来惹烦我。”好狠、好棘手。“那……那莞儿和冉护卫……”“你只管滚出我的视线，做你该做的事，那颗猪脑袋看紧一点就好。”二哥的意思是追缉莞儿和冉卫护的事，他将接手？对吧、对吧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宫皓如履薄冰地观察前方人的神色。

宫色祺见他跪坐地上，动也不动，有些火了。“怎么，要我请八人大轿来抬，你才肯走？”“不、不是……”就算脚再麻、似针在刺，拚死也要逃开。宫皓抓著门槛，狼狈地爬了出去。

“宫皓。”宫色祺叫住他。“莞儿有没有说那晚为何跑出别业？”已爬出门槛的宫皓，连忙转回头，一口气提在心间。

“莞儿什么都没说。”回别业的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像个即将与心上人偕老的待嫁新娘，十分安分地随送嫁人马出了沁山。谁知就在与李家人重新接头的前一晚，她褪下嫁衣，什么都没带他悄悄离去。

“冉沃堂那边的情况如何？”那么重的优势，只静萎数日就能四处奔波了？为了他的好小姐，狗杂种的命可真韧。

不能让二哥知道莞儿曾留下照料冉沃堂，他还想活命。“莞儿回别业后，我留下一名丫鬟照料他，冉沃堂一醒来就遣回丫头，自行疗伤，所以……”

“一问三不知，留你何用，滚开！”宫色祺不耐嗤哼，连挥手都懒了。

他们会去哪里？体内的血滚滚沸腾，宫色祺眯紧残暴的眼。

好个浓情蜜意的私逃，枉他纡尊降贵救了冉沃堂一命，没想到他竟然拿背叛来回报他！

悬宕了这么多年，他与冉沃堂终究得真正比试一场，以性命为赌注，好好打一场。这一回，只有一个人能活。

第七章

赶了半个月的路，考虑到宫莞不曾出过深闺，冉沃堂尽可能挑平坦官道走。

两天前为了进入洛阳县境，马车不得不切入山径。蜿蜒的险径崎岖陡峭，颠得宫莞娇容惨灰，头晕欲呕。即使冉沃堂将驰行速度减至最慢，也不能阻止那份恼人的晕眩感继续折腾她。

“小姐仍觉得不舒服吗？”冉沃堂缓缓步进投宿的小客栈，将手上的小包袱搁在桌上。

向小二要了壶热茶，他将她手边凉掉的半杯茶倒掉，重新注满。

“好多了。”宫莞失血的恹恹病容，经过两天一夜调适，总算恢复了红润。

“沃堂，对不起，我实在太不济，害你耽搁了行程。你受伤未愈尚能撑著，我这个无恙的人反而累倒，深没用。”虽然前日在这个山中小镇歇脚时，沃堂说是为了换马匹才停留，她仍觉得他是为了让她安心，才编话安慰她。

“与小姐无关，这里的马市很蓬勃，属下为了挑匹好马，才会多逗留一

天。属下的伤势已无大碍，多谢小姐关心。”冉沃堂云淡风清地说著，扫了眼她面前几乎未动的菜肴。“菜色是不是不合小姐胃口，要不要属下去其他酒楼买……”“不用了，这些菜很好吃。”宫莞连忙动筷夹了口炒羊肉，文雅地咀嚼著。

冉沃堂深瞳闪过一抹怜惜。“包袱里有小姐要的衣衫，属下去后院打理马匹，小姐慢慢吃。”“沃堂，刚刚好心的小二哥又帮我熬好药了，趁药还没凉，你先喝下比较好。”这两天每当她帮沃堂熬药时，那位小二哥就会与匆匆跑来帮她。他那么热心，她实在不知如何回拒。

小姐很有男人缘。冉沃堂简单地向她点了下头，走向后院。

宫莞用完午膳，拎起小包袱，喜不自胜地走进客栈后方的厢房。再出来时，已由一名婉约柔美的娉婷少女，摇身一变为白净端雅的翩翩小公子。

不自在地拉扯著浆挺的合身衣衫，她款步向后院那个正在替马儿抬腿的修长人影，低垂的脸尽是新奇。

几乎是房门一开，冉沃堂便转头瞥望，也瞧见她局促的举动。深邃的眼闪过一簇罕见的莞尔，他回头抬动马腿。

宫莞在冉沃堂身后站定许久，险些咬破粉唇，才低低开口：“这……这样，沃堂觉得呢？”第一次著男衫，没有宽宽的大袖和曳地的裙摆，好像少了什么，怪怪的。

冉沃堂回身看她，不忍心告诉她，明眼人一眼便可看穿她的易装。

小姐清雅的容貌太秀气，大家闺秀的气质绝非一袭男衣可掩盖，连一举手一投足，甚至眼眉顾盼，皆处处流露出了女子独具的柔美韵致，不论怎生遮饰均属徒然。只能安自己的心，起不了遮目作用。

“小姐若觉不自在，要不要换回原来的衣衫？”冉沃堂闪烁笑意的眼溜向她的手。

“不用了，这样很好。”宫莞抬脸回绝，扯著袖口的小手匆忙收敛在后，纯真的动作十分稚气、可爱。

“小姐不用勉强，换装是可避掉一些不必要的注目，却不是绝对必要。属下会保护小姐的安危。”冉沃堂忽然执起她左手，拆下腕间的系带，重新绑著。

“其实我……”冉沃堂等了会，见她无意继续，斜扬的剑眉淡淡地挑了挑，“小姐有事不妨直说。”宫莞别有所求地溜他一眼。“等一会儿我想和沃堂坐在前头，透透气，可不可以？”这才是她换装的主要目的，马车里好闷、晃得人头晕，而且她想瞧瞧异地风光。

冉沃堂似乎不意外，看了看晴朗的天色，又观测了下路面。

洛阳的残雪已陆续消融，地面微湿，风沙不大，越向南行天候会越来越暖。比起终年积雪的云阳，任何地方都算温暖，应该可行。

“再罩件外衣比较好，属下等会再去帮小姐多买几件替换的男衫和外袍。”他淡然道。

“替换？”宫莞欢喜的小脸一亮，“以后我可以常常陪你坐在外头了，是不是？”“小姐若挺不住，请不要勉强。”系好一只手后，冉沃堂没多说什么，执起另一只手。

“我不会硬撑的，沃堂放心。”太好了。宫莞快乐的合掌微笑，一脸心满意足。

小姐的发式也要换一换。冉沃堂见她发上插簪，身著俐落男衣，模样

有些滑稽，纤细的身子却更显单薄。

察觉他的眸光短暂瞥向发顶，宫莞羞愧的低下头，“对不起，我……我梳不来沃堂那种发式。”头发高高绾成一束比梳鬟更困难，她试梳了几次，都松松垮垮，兜好这绺就溜了那绺，两手都抓不住，这才发现她的头发好多、好滑。冉沃堂眼底的笑意又深了些。

“属下帮小姐。”他简洁说完，将傻住的她扶上简陋的小马车，自己跟著一个跨步上去，顺手带下布幔。

宫莞白净的脸庞红通通，怎么也想不到冉沃堂会帮她梳发。

密闭的空间在加入高大的冉沃堂后，变得十分狭窄，就算冉沃堂收敛了身上的冷薄气息，他与生俱来的刚毅之气亦充斥其间，让宫莞更局促不安，呼吸浅乱，好像稀薄的空气不够分。

燥热烧遍全身，宫莞直挺挺的不敢乱动。

一路上，皆是沃堂无微不至地照顾她，能不麻烦沃堂，她希望能自己动手。这……这样妥当吗？她不想像以前，连喝个水也要人一旁伺候，不想娇贵得像尊琉璃观音。她想当凡人，当个值得沃堂喜欢的平凡女子。私人的贴身琐事、到河边打水、生火、帮沃堂熬药……一件一件慢慢学，她想当个匹配得上沃堂的女子。

为了这个目标，她很用心在学每件事，日子因此变得充实且乐趣十足。她还从中发现自己并非一无是处，是过往太沉重，令她畏缩、悒郁，做什么都自觉不如人，浮躁、忧郁的心无一刻安定。

“请小姐拿出梳子。”冉沃堂弯身将一个置放衣衫的木箱移至前头，铺上厚被。

宫莞慌乱的翻找出玉梳，迟疑不定，“沃堂，还是我自己来好了，不能老是麻烦你。”这……好像太委屈他了，要一个大男人帮女人梳发，总是不妥。

冉沃堂以瞅得她喘不过气的奇异眼神，深深看她，眸光流转过许多深敛的情感，自制与疏离逐渐自他冷眸中撒去。

“小姐的手太小，兜不拢头发，由属下来比较容易。”接过她手中的梳子，他轻推她坐下，移至她身后。“梳发只是举手小事，请小姐不必在意。”抽起白玉簪，他轻轻抖散她滑顺的发，溜溜的乌丝霎时似流动飞爆，直泄下地。

马车内飘浮起淡淡幽香，与另一股刚毅之气完美融和，结成浓浓的暧昧与压抑不住的情愫。

宫莞敏感地察觉气氛有异，心跳急怦，粉色小脸火速烧红。

“会……会不会太长，要不要剪短一些？”好像必须说些什么，来冲淡什么。

“不用麻烦。”冉沃堂感受到她的紧张，笑意终于盈满他清冽的眸子，却未扩及他冷峻的脸庞。

沃堂的手在发间穿梭了，呀！“那……那……我们还要多久才能到小七那里？”宫莞动也不敢动，全身僵直，颈背烧烫。以前即使依偎在沃堂怀里，心也不曾绷成这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“我们会转进洛阳城，可能会在城里耽搁一些时日。”他以一贯的保留态度，简洁说道。

沃堂从来都只让她知道最安全的部分，这是沃堂的行事风格，非旦夕能改。不急呀，慢慢来，没人在一旁不时提醒她令人厌憎的阶级观念，沉郁的心自然开阔了。以前勘不破的种种事，现下只觉是自寻烦恼。

不过……好热哦，是不是应该再说些什么，来缓和气氛？“沃堂是不是上洛阳办事”宫莞捧著红透的颊，氤氲的水眸目不转睛地瞪著被风撩动的布幔，以阻止自己胡思乱想。

“属下想顺道拜访故交。”两手握不住的滑溜乌丝，冉沃堂一手轻易地兜著，原本三两下可梳成的俐落发式，被眼带笑意的人刻意拖延著。“小姐若觉得痛，请告诉属下。”“沃堂……”宫莞忽然皱起眉眼，双手紧张地交握。“你能不能……不要再目称属下？”冉沃堂手顿了下，眸底的淡笑迅速被炽热的浓情取代，好像她的请求深深扣中他的心。

她一句话彻底揭去他的自制与保护色，没了“属下”，已不能再以护卫身分时时提醒自己收敛逾越的情感。

小姐要的，正是他等待却不敢奢望的。泛滥的感情一旦溃决，无论如何都收不回了。

“沃堂好不好？”在她未能匹配沃堂前，不要求他改变对她的称呼，但他可以先从自己的改起。她要的不多，只是身分的平等，让她可以比较容易拉近两人的距离而已。冉沃堂结好发式，随手拿起斗篷护住她光洁的颈子，静立她身后片刻。

“属……我知道了。”他倏然弯下身子与她颊贴颊，累紧环抱了她一下，转身下马车，留下一脸呆愕的宫莞。

刚刚沃堂是不是很亲密的……抱了、抱了她一下？宫莞张口结舌，瞪著飘飞的布幔好半天，一意识过来，火红的小脸马上炸出一层艳彩。

脸上持续烧灼的燥热，让她害怕的以为就要带著这种脸色过一辈子。

第一次见识到洛阳城的热闹，宫莞开足了眼界，早忘了路途颠簸之苦，以及昨日那件羞煞她的小意外。

马车驰至城西一座幽静的庄园前停住，冉沃堂先下马车向门房说了什么，门房点头进去，才回转马车欲扶宫莞，却见她心不在焉地瞪著他的手，仿若没瞧见。

小姐，这是洛阳友人的宅子，咱们要在这里住几天。”冉沃堂等了会，淡淡开口。茫然回神的宫莞，看到眼下的大掌，突然手足无措。

“对、对不起，我一时闪了神。”急乱地递出小手。

自昨日那件困扰人的意外发生后，她开始对两人之间所有自然的举动起了不自然的感受。原本天经地义的任何事，均严重干扰起她的思绪，现下竟连让沃堂扶下马车这等再寻常不过的寻常事，也能令她脸红心跳好一阵子。

她怎能拿这张脸见沃堂的故友呢？宫莞低下头，苦恼地抚著红通通的粉颊。

见她白皙的优美颈项泛红一片，冉沃堂眼神柔和。扶下她后，他倾身帮她拉顺被风吹乱的柔亮发束。

又开始喘不过气，脸好像越来越红了，是不是应该说些什么？不及冉沃堂肩膀高的宫莞，整个人被他冷毅的气息包围住，脑子有些昏沉。

“这里……嗯，这里是你故交的家吗？”呃，这个问题好像有些多余……宫莞眉心困惑地攒起，冉沃堂嘴角的笑意再也隐藏不住。

接获通报，不慌不忙从内院走出的男子，猛地煞住步子，看著门外人。

哇！门前那位银衣小公子粉粉嫩嫩的，活像粉堆出来似的，模样竟比女子清秀。闯遍大江南北，阅人不知凡几，尚未见过如此婉约柔雅的男子，

说正经的，还真恶心心一把。不过，最恶心要属他身边那位人模人样的青衣兄台。

瞧瞧他，明明一身寒到人骨子枣的肃杀之气，却尽敛戾气为温和，柔情似水地帮粉雕小公子东拍西扯的，像话吗？两个大男人当街暧昧不休！光天化日之下、众目睽睽耶，瞧他兄台气定神闲的模样，压根儿是不将过路人的目光瞧人眼中……咦！男子不屑的眼忽然狠狠眯起。

奇迹出现了吗？那个高个头的好像……好像失去昔讯多年的狠心义弟！天，可能吗？那个只会用冷漠表情让他伤心的孤僻义弟，不是一出生就那副死样子吗？“天哪、天哪！没错，正是那个薄悻义弟！”男子像发了狂般扑向他们，吓了低头苦思的宫莞一跳。

早已瞥见故友的冉沃堂，手滑至宫莞腰侧，使劲一带，脚步跟著挪移。眨眼间，他已在五步外冷睇扑了个空的故友。

“哇哈哈哈哈哈，贵客临门，我展中南今年要发了？”展中南热情不减，再次扑向冉沃堂，又被他偏身闪过。“老弟，别这么冷酷无情嘛，久别重逢，抱一下有什么关系。”说著，又扑向冉沃堂，这回冉沃堂不再闪躲，出掌相迎。

武艺相当的两人一前一后，打进了大门，直闹向遍植紫竹的清幽后院。

被冉沃堂护著四下挪移，宫莞习以为常，只好奇这人与冉沃堂的交情究竟多深。

这位大叔年约四十，相貌平凡却可亲，身形与沃堂一般高大瘦削，全身透溢著华贵的斯文气，却有一副与外表相冲突的大嗓门，生动的表情十分逗趣。

她感觉得出来沃堂对这位大叔并无防范之心，很信赖他，不像与……宫色祺交手时，全身戒慎地绷紧。

冉沃堂自假山翻跃而下，趁空将宫莞安置在藤架下的竹椅，扫了眼桌上的酒菜，他劲捷地拔身回击故友。

足尖划过拱桥，展中南借力旋体，侧接身后的冉沃堂三掌，眉头忽然一皱。

“好了、好了，不闹了，年岁有一把，禁不起折腾。”展中南嚷嚷著猝然收掌，大刺刺坐在宫莞身旁，上下瞧了眼，像明白了什么。“哇，这位白里透红的粉面小公子，长得真是……秀气。成亲了没呀？我有个女儿很美很美，一笑倾人城、再笑倾人国，真的是绝世而独立的俏佳人，美得不得了。偏有人不识货……”不满的眼横了横翻身落他的冉沃堂。“粉面小公子可有成亲的打算？”“可是我、我不是……”宫莞羞窘他支吾半天，答不上话，只好逃至冉沃堂身边，低声囁嚅：“沃堂，你告诉大叔。”“小姐别怕，他只是在寻小姐开心。”“小姐？她叫我大叔？”打击接连著来，展中南决定一件件心碎。“粉面小公子居然是女的，我女儿的亲事又要泡汤了。”展中南哀怨地绕前绕后检视宫莞。

被一双不带玩笑的锐眸瞧著看著，宫莞浑身不自在，差点失了礼数，逃进冉沃堂怀忠。

“你吓著小姐了。”冉沃堂将僵直的宫莞护至另一侧，一手推故友回座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，粉娃儿莫见怪，在下开个小玩笑。两位稀客请坐啊！”展中南殷勤地替客人斟酒，状似不经心问道：“我说义弟，这位该不会就是……”“不是。”冉沃堂生冷地打断话，淡漠的语气颇有警告意味。

粉面小公子竟不是弟媳？嘿，莫非义弟开窍了，诱拐人家寅花大闺女私逃？“瞧瞧他！这小子见色忘兄，在小姐面前轻言轻语的，对自个儿的拜把义兄，老是这副爱理不睬的死样子。”展中南一脸委屈。

看得出这位大叔并无恶意，甚至带了些淘气。一个已人不惑之年的成熟男子，以“淘气”形容之，实在滑稽。宫莞悄然失笑。

“怎么觉得粉面小公子的笑容，挺眼熟……”展中南忽然摸著下巴沉吟道。

“这位大叔，我……我……”又叫她粉面小公子，感觉好像在取笑她。

“小姐，唤他展叔即可，他便是这座庄园的主子。”冉沃堂将她面前那杯酒倒掉，执起茶壶冲了冲杯子，帮她重倒一杯。

展中南下巴滑掉，拿他当鬼怪在瞪。

这个人真是那个与人保持遥远距离、不让他亲近半寸、未普喊过他一声“义兄”的狠心义弟吗？他竟会这般照顾人！……刚刚在门口，他好像也是在帮小佳人顺头发……青天霹雳！他器宇非凡、卓尔不群的义弟居然当起粉娃儿的奶娘！他怎么可以作贱自己，走投无路还有他这位有钱的义兄可以依靠嘛，何必让别人糟蹋呢？“晚辈宫莞，见过展叔。”她发现沃堂虽年轻，却有阅尽风霜的沉稳性子，展叔则恰恰相反，好有趣的两人。

“宫莞？”展中南戏谑的神色疾变，惊问冉沃堂：“她便是宫家六小姐？”不待冉沃堂回答，他急急招来侍仆。“快请夫人来这里！”“我和小姐想在这里待几天，希望不会打扰你。”似乎对他的举动不意外，冉沃堂举杯向他。

“自己人，说什么蠢话，我巴不得你从此留下，别再走了。”展中南回敬一杯，表情复杂地研究心思难测的冉沃堂。“义弟无情无义失踪那么久，居然一点也不想念我这位义兄的样子，我真是太伤心了。”“沃堂不是有意的，展叔莫怪他。”宫莞小小声帮腔。

冉沃堂无意理他。“小姐，你累不累，要不要先歇息一会儿？”“小姐来、小姐去，早晚是一家人，何必这么生疏。”虽然义弟的冷漠让他伤心又难过，却还是不由自主想为自甘堕落的他抱不平，他这个义兄实在太好了。

冉沃堂斜睨他一眼，嫌他聒噪似的。

他们的感情真好。宫莞咯咯笑出，引得冉沃堂侧目一瞥，深幽的眼瞳缓缓放柔。

莞儿对义弟必然很重要，从没有见过义弟么像人过。瞧，他嘴角依稀还挂了抹笑。义弟以前根本是冰雕出来的僵尸，试问，僵尸哪里懂得笑？展中南决定烦死义弟。“这小子真的不大一样，虽然还是那副死样子，不过感觉已经有些变，尤其当他和粉娃儿对话时，最是明显。”“呃，死……死样子？”宫莞一怔。

“多嘴。”冉沃堂一脉气定神闲。

“快快！”展中南忙向宫莞挥手，比比冉沃堂。“瞧见没，就是这种表情，我通常称作死样子。你倒评评看，这张冷冰冰的脸若不是那双眼睛会刺人，可感觉得到人气？”宫莞笑不可抑地低下头，冉沃堂瞅著她开心的侧脸，嘴角的笑意不自觉加浓，展中南则欣慰得快哭了。

呜，他的义弟好像真的有在笑耶……呜，太教人感动了……“宝儿，别跑太急，小心跌跤呀。”远处传来低低柔柔的叮咛声，及小娃儿啾啾的声音。

听闻这个轻柔的声音，宫莞好奇地看向右前方拱桥。一名纤雅的美丽

妇人出现在桥上，正追著前头一名年约岁余的稚童，满脸是笑。

模糊丽影追下了桥，宫莞逐渐看清那张神似自己的柔媚容颜。她不敢置侍地低呼出声，慢慢起身，波光已在瞪大的眸中摇曳。

“娘……娘……”她情难自禁地低呼。

那位矜柔的中年美妇抬头，望向这裏，看到易装的宫莞时，只和善一笑，礼貌地点了下头。直到宫莞抖著手将头发散下，妇人才惊愕地掩著嘴，泪水夺眶而下。

“娘——”宫莞飞奔了过去，紧紧抱住她。

“真是……莞儿吗？老爷，这回不会又是作梦吧？”展夫人不敢相信地回抱以为今生再无缘相见的女儿。她有多么思念她呀！

展中南抱起摇摇晃晃的女儿，对夫人眨了眨眼。“义弟帮你把莞儿带来了。”展夫人感激地对冉沃堂颤声道：“谢谢你，堂儿。”“夫人客气了。”冉沃堂疏离的语气，赢得展中南一记重捶。

宫莞了悟地回睇冉沃堂，与他深邃的眸对望，挂泪的嘴角温柔地弯高。沃堂并不是顺便拜访故友，他是为了带她见娘，才专程转入洛阳。

他知她、懂她、惜她，总是以她的感受为优先考量。沃堂对她……是否同样有情？不止将她当成自小守护的小姐，他对她的好已经超出那许多，是否有情？宫莞掩下的眸滑过一抹深情，回头注视同样泪眼汪汪的娘亲。原来展叔便是带娘走的人，看得出来，娘被照顾得很好。

宫莞望著展中南，“谢谢展叔照顾娘。”“这对母女当真是一个样子，这个谢来、那个谢去的，真别扭。”展中南难为情地乾咳数声，将手上的稚女塞给宫莞。“好了、好了，我和义弟要叙叙旧，你们这些女人统统回房去哭个尽兴。”“她是。”宫莞惊奇地接过柔软的小娃娃。她眨巴著圆圆的大眼，吸吮圆圆的拇指，不畏生的圆圆脸蛋正瞧著自己。从未见过圆得如此彻底的娃娃，宫莞笑得十分开心，“娘，她好可爱。”女儿的宽容与谅解，让展夫人久悬的心徐徐落下。

“是……你妹妹。”展夫人挂泪的脸庞微红，娇柔的模样犹似情宝初开的少女，一度看呆了展中南。“咱们进屋谈。”女人家的贴心话，不好在这儿谈。

“妹妹！”宫莞讶异地随娘亲款步向屋内，母女俩亲匿地偎著头，喁喁交谈。

直到纤柔的身影没去，展中南才快步移至冉沃堂身后，凝聚真气，连出四掌击向冉沃堂。

“你这蠢蛋不要命了！拖著这副破身子竟敢长途跋涉，还死要面子的陪我过招！”将内力源源灌入他虚孱的身躯，护住受损的心肺，展中南收掌，抓起他的手，纠结浓眉随著稍稍平稳的脉象，满意地分开了些。“好，义兄知道你了不起，有过人的毅力。请告诉我，你怎么熬过来的，居然能瞒过粉娃儿。说来惭愧，我活到三十九岁，尚没见识过意志比你刚强的好汉，快些说出来让我佩服、佩服。”“这几天麻烦你了，请不要惊动小姐。”冉沃堂气若游丝吟完，身子软软的向前瘫下。

“居然不赏脸的昏了！”展中南跪在冉沃堂身侧，既欣慰又感动。“你这什么都不在乎的无情小子，居然也会有求人的一天。果不愧为我一见就投缘的义弟，多么有担当的好汉子，所做的事都让人费解。奇了，从以前费解至今，我却不正常的越来越欣赏义弟，真是自找苦吃。”展中南撑起昏迷的人走了几步，喘吁吁地越想越委屈，不禁喃喃抱怨道：“可是欣赏归欣赏，不

能和活该倒楣混为一谈。义弟，你好歹撑进密室，要昏再昏嘛！”他未免太偏心。

宫莞对镜梳妆，陪娘亲哄宝儿午睡，一边对娘亲娓娓诉说离开宫家的始末，直到圆圆的小娃娃入睡。

“娘自己带宝儿吗？”宫莞随娘亲移至花厅，听闻宝儿的生活起居均由娘亲一手打理，不禁讶异。

“以前娘无法和莞儿多聚些时日，以致母女情分疏薄，甚觉遗憾，娘不想……”展夫人感慨地梗住话。“娘真的不能忍受那么遥远的亲情，连见个面也不成，无法看你一天天成长，无法分享你的心事、泪水。”莞儿是她心爱的女儿呀，她怎狠得下心，不去疼她、念她，任她可怜的女儿孤苦无依。

“娘，女儿不怪你，我知道娘是逼不得已的，别难过好吗？过去的事，不要再提了，女儿看到娘安然无恙，便已心满意足。”宫莞体谅地抓住她颤抖的手。“其实女儿很庆幸展叔带你走，我们母女俩都无法狠下心漠视一切，所以不适合待在那个家。”宫莞忽然垂睫犹疑了下，不知道该不该提起宫家人的不谅解，怕伤害了脆弱的娘亲。可是不提又怕娘亲心中有遗憾，无法全心的展开新生活。“展叔待你那么好，相信爹在九泉之下必能谅解，娘不要……”谅解？“当年是你爹要娘随老爷离开，并不是老爷的意思呀。”展夫人奇怪地抬起迷蒙的美眸。

宫莞瞪圆了眸子，震愕不已。是爹要娘离开宫家，并不是、不是宫家人以为的不守妇节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“幸好沃堂带你离开宫家，娘安心了。娘也觉得宫家是是非之地，不宜久待。当年你爹突然要娘离开，也是这么对娘说。”展夫人沉溺在重逢的喜悦与缅怀亡夫的哀伤中，未发现女儿的异状，一会儿摸摸她粉嫩的脸，一会儿拉拉她软腻的小手，恨不能将生疏了十八载的亲情一口气补回。

宫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爹何以要娘离开？宫莞脑子一团乱。

“莞儿，你和沃堂便在这里待下，别去什么湖州了。以前无法在你身边照料，娘希望至少能送你出阁。”展夫人想起过世的亡夫，与疑情对待的展中南。“中南和你爹一样，待娘很好，所以三年前，娘答应与他偕老。”她有些担心地看著女儿。“莞儿，你……会不会怪娘？”宫莞回神，笑著摇头。“谁都没有权利怪娘追求幸福，女儿只要娘过得好。而且娘给了女儿一个那么可爱的妹妹，女儿高兴尚来不及，怎会怪娘。”与女儿一样善感的展夫人，窝心的笑出泪水来，“莞儿呢？何时与堂儿成亲？”娘亲的话令宫莞愣了下，小脸猝不及防地红了。“沃堂只是带我走，我们不是……不是……”展夫人看出女儿家的忸怩，不禁失笑，“娘记得莞儿从小就离不开堂儿，宁可没有娘，也不能片刻没有堂儿。”“那是、那是……”宫莞羞窘地压低脸，只能摇头否认。

迟来的温馨亲情，令展夫人既开心又感伤。母女天性，终究不是几道院墙能阻隔，莞儿的爹的教养方法，实在太残忍。

“瞧你亭亭玉立，已经十八岁了，赶明儿个说不定也当娘。咱们母女俩竟要到这时才能坐下促膝长谈，怎么不教人叹息。”“娘，你不要取笑女儿嘛！”宫莞嗔道。

“真的吗？夫人会取笑人吗？”笑呵呵的展中南提著一只精巧的竹笼与茶酒进房来。

“莞儿，来来来，这是展叔刚学会的二十四节气馄饨。快瞧瞧，二十四

个形色、馅料各异。”他掀起笼盖，一股鲜香立即透溢了出来。

宫莞低呼一声，瞪大眼瞧著精巧的绿色竹笼，其内置故了三个花形馄饨，分别是白水仙、紫郁金与金色的迎春花。第一笼看得出来是春季花卉，逐笼下去则有夏荷、秋菊、冬梅等各季花色，最后三笼则是以十二生肖为形，设色概以粉色调为主，惟妙惟肖的形状活泼、生动。

每个馄饨均呈饱满晶莹，色香味兼具外，形也十分赏心悦目，让观者食指大动。

“好好吃的样子。”宫莞惊叹。宫家膳食不比御膳差，但精致的佳肴若无情境配味，纵是稀世珍肴，食来也不会有半点滋味。

“老爷，辛苦你了。”展夫人看著馄饨，眼儿泛红。她因中年才怀有宝儿，有孕在身的几个月几乎天天孕吐，无法下榻，食欲极差。

老爷为了她，从一个不知米饭如何炊出的大男人，精心研习各式可口的菜色，以提振她胃口，到如今已成了厨娘偶尔请益的厨事高人。三年过去了，老爷只要在家仍会天天变换不同的点心，让她品尝，就连出门做生意也不忘搜集当地佳肴。

老爷对她的心，她怎能不明白。

“知道我辛苦，就快些吃完。”展中南摆好食物，推妻子与莞儿坐下，又忙碌的倒著酒。“夫人，这是百花蜜酿，这些天比较冷，小饮一杯可去寒又不致醉人，就不知莞儿酒量如何。来，你先浅酌一口试试。”义弟睡死了，不打紧。

宫莞自知酒量极差，又不忍心推却他的好意，便柔顺地小啜一口。孰知入口未久，她雪白的容颜立刻红成一片。

“哇，夫人，莞儿连酒量也同你一般差。”展中南拿走莞儿的酒盏，冲了杯浓茶让她去酒气。

“莞儿是我女儿，自然一般。”展夫人噙著笑，一口口浅啜佳酿，媚容已扫去往昔那抹思亲的郁愁，让展中南跟著开心起来。

“展……”宫莞突然不知如何称呼展中南，唤他展叔太见外，可是初次见面，要她唤他继爹也颇不自在。

粗中带细的展中南帮她解决了难题。“唤我展叔就好，我英年正盛，可不想太早被催老。”展夫人与女儿对视一眼，皆莞尔笑了。

清脆的笑声不时从半敞的窗子飘出，生疏或从未有的亲情，在三人心目中滋长、蔓延。

对亲情绝望的部分，重新被滋润、温暖，宫莞残余心中的阴霾与不安，已在这场笑谈中连根消逸。

用完点心，展中南决定带继女四下绕绕，却不让夫人作陪。拗不过夫婿的坚持，又有女儿帮腔，展夫人只得快地陪宝儿午睡。

“莞儿，你真不打算住下？你那个疯子二哥，有展叔盯著，不会有事。”展叔慈爱的眼闪过悍戾，带宫莞绕出长廊。

隐约知道展叔交游广阔，非寻常商贾，与爹是知交二十载的旧识。能让不轻易相信人的爹，推心置腹知交二十载，展叔绝对是不凡身。

“不是他的问题，我想去比较暖和的地方走走。”这里是娘的归处，并非她的。而且这座庄园太大，纵然主子很温暖，在她眼中空洞的地方仍然多了些。

“和义弟吗？”展中南打趣道。

宫莞小脸又红，却拿他当成亲人般吐露心声。“是的，只想跟沃堂。”展中南终于明白他优秀好义弟，何以甘心为莞儿折腰一辈子。除了爱她至深，他想不出别的原因。莞儿善良温婉一如夫人，配得上超拔的好义弟。

唉，他与义弟这样铁铮铮的风云好汉，均栽在一双纤纤玉手上，尽弃荣华利禄，为了与疑爱的女子长相厮守，便是做牛做马，折腰生生世世也在所不辞。他们真是举世罕见的情疑义兄弟。

“展叔，爹为何要您带娘离开宫家？”沃堂必定知情，但他为了保护她，他绝不会告诉她。展叔也是吧，所以他没让娘知道太多。“与二娘和大哥的死有关吗？”记得那几年，爹常带著沃堂束奔西走，那是她最难熬的日子。

展中南深沉一笑。“你知道你二娘和大哥是义弟杀的？”这事知道的人并不多。

“嗯，我相信沃堂有他的原因。我是一部分原因，还有另一部分是很丑恶的，所以他不让我知道。”她不想往坏的方向去猜想，可是假若连爹都要娘远离那个家，必然是察觉到什么。

“义弟不想让你知道是为你好，你尽管相信义弟，他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。义弟不爱解说什么，行事必定有他的道理在。”天，其如她所料吗？宫莞心头发寒。

展中南慈蔼的将脸色灰败的她纳入怀中。“不知情是一种幸福，别再追问了。”宫老哥教养子嗣的方式，原意是想让孩子们坚强的应付一切，却算计不到人心的多变，以至于养成他们扭曲、残暴的性格，待他幡然悔悟，已经太迟。

那几年宫老哥经常遭暗算，才会将义弟带在身旁，他因此结识了义弟。他们防来防去，谁知竟是亲情出问题。

世上可有比父子相残更悲哀的事？为了争得一世荣华富贵，竟闹出如此丑陋的人性。那年老哥被宫魄那畜生与宫二夫人联手谋害时，央求他将夫人带走，并要义弟杀了两人，以绝后患。

后来曾听义弟不经心提及，宫魄真如宫老哥所料，在他死后未久，便迫不及待暗杀宫色祺。之后种种想再探询，义弟冷眼一瞥，他便知道宫家事没他插手的余地。

“莞儿，过去且让它过去，你好好陪义弟过后半辈子。展叔也是到现在才知道义弟爱莞儿。”“爱？”宫莞按住冷飕飕的心坎，脑子空茫，无法深入思量。

她只能承受那么多了，别再追索，就听展叔与沃堂的话，到这儿就好。她不想再对亲情绝望一次，受创的伤口才刚刚愈合一些，偶尔仍会痛彻心扉。

“是呀，若不是爱一个人太深，怎有毅力拖著那副破身子翻山越岭，而后积劳成疾，任伤势加重。”展中南成功转移了宫莞的注意力。

“沃堂怎么了？”她脸色一下子刷白了。

“需要好好调养才能上路，你们最好留到岁暮，陪我们吃一顿团圆饭再走。”展中南将宫莞带至密室，深知义弟只听她的话，算计地哄骗她。“你可要帮我在义弟面前说好话，他一再交代，不能惊动小姐。切记哦，要待到岁暮才能再长途奔波。”“他要紧吗？”宫莞紧张他奔至榻前，俯视冉沃堂，他鼻息勾停地酣眠著。

“有展叔在，你还有什么好不放心？他可是我唯一的义弟哪，我和阎老哥拚了命也要救回他。”展中南退出密室，临走前突兀地抛下话，“莞儿呀，

义弟真的很爱你，为了你，即便要紧，他也会想法子让它变成不要紧。”他自认为他的疑心已打遍天下疑情汉，焉知义弟一出现，便粉碎了他的狂妄。好个义弟。

宫莞这回终于将他的戏言听进耳里，死白的面容疾速充血。
为、为什么大家都爱拿她开玩笑呢？

第八章

“沃堂，我可不可以上去？”跪蹲在树下嗅闻树皮的冉沃堂，回身望向深约两丈的坡下。宫莞一袭淡绿衣衫，袅袅婷婷地候在那儿，神情愉悦。

“你不必下来，我可以自己上去。”她见他欲起身，忙故下篮子，兴匆匆得像个被放出家门玩耍的小女孩，提起裙摆，就要踏上缓坡，冉沃堂几个大步已在她身侧扶著。带她至较平坦的坡面，冉沃堂将削下的树皮拿给她。

“这是桑树皮，我识得。”宫莞娇柔的对她一笑。

“桑树皮有愈合伤处和舒筋活血的功用，是一味好用的草药。”他跪蹲下来，翻拨著草丛。

“沃堂好厉害，怎么识得那么多草药？”宫莞新奇地学他嗅了嗅树皮，鼻尖不小心沾了树浆。

“小时候常随家父上山猎物，学会的。”冉沃堂侧首看她，眼神放柔。“这种野萱草，凉血解毒。”他转回草丛突然道，脸上掠过一抹莞尔，似乎在等待什么。

“真的吗？我也耍瞧。”果不其然，心头喜孜孜的宫莞，开心地学他跪蹲著，头凑过去，真看到一丛金粲粲的萱草。

冉沃堂脸上的莞尔更浓，抬手拂去她鼻上的白浆，顺手扶在她腰间，慎防她栽下坡。

“沃堂，你随令尊上山猎物那是七岁之前的事吧？”习惯了他的照拂，宫莞未觉得不妥，一颗心全萦绕在小沃堂上。这是沃堂首次对她提及往事。

冉沃堂淡然点头。

冬阳懒洋洋地斜透入林，照得宫莞暖呼呼。

“沃堂再多说一些小时候的事，我想听。”她娇声央求。沃堂的娘伤他很深，他绝口不提过去。

“小姐为何想知道？”他又以那种窒息人的眸光，深深凝视她。

她被他瞧红了脸，半垂眼睫，含糊不清咕哝道：“因为……因为想多了解沃堂一些。”“小时候的事大多记不清了。”冉沃堂一语带过，不愿深谈。印象最深刻是七个月大的小姐，啼哭不休，软腻的小手一把扣住他，震动了她，心头从此长住了抹纤纤柔影。

冉沃堂脸色阴郁，想起温暖之后的冰冷、绝情，至亲的伤心竟只不过青灯一盏。那些痛苦、绝望的事，他曾经完全抹杀，连感情也一并扼杀，不让自己有感觉，直到……“沃堂，你不要紧吧？”宫莞担忧地轻摇他手臂。

灰涩的心情缓缓流转，有了温暖，有了感情，而后渐渐地深了、浓了，无法抑制了，冉沃堂沉静地转头凝视她。

……直到小姐变得太重要，成为他的全部，他终于能够体会娘坚决出

家的苦衷，并试著去原谅。但伤害太深、太重，他逃避太久，感情虽溃决，伤痛亦随之涌起。现下心情仍乱，还需时间沉淀、调适，才能重新面对那些伤他至深的人、事。

“沃堂……”他怎么净瞧著她，不发一语的，宫莞担忧地移近他一些。

扶在她腰间的手一紧，阴郁的眼神有了放纵的热切，冉沃堂忽然低头啄吻了下她。

宫莞愣愣地，犹弄不清发生何事，他已退开一寸，几乎是鼻尖顶鼻尖地凝视她。

呃……呃，沃堂吻了她！宫莞被唇上的酥麻震骇，动也不敢动，斜睨他的水眸不敢稍移半寸，生怕他一眼瞧出她心底的惊喜与羞赧，可是不争气的小脸又潮红一片。

“冒犯小姐了。”冉沃堂淡淡地搂她起身，弯身轻拍她罗裙上的泥尘，态度冷沉自在，彷彿十分清楚自己做了什么，而那正是他所要。

“哪、哪里。”宫莞一本正经地垂下眼睫，不知如何应付这种羞死人的事，因而错过了冷峻面容上短暂闪现的疑情。沃堂待她的方式，真的不一样了，不再只是远远呵护。她很高兴这种转变，可是……因为拙于应对，所以有些苦恼呢。

冉沃堂心怜她慌乱无措的样子，刚毅的嘴角浅浅弯高。拍净裙摆，他挺直身，带笑的唇忽又深吻住她无措咬著的红唇，以唇呵护著她的唇，密密、深深地护著。

嘴上的灼热未褪，又被他炽狂地辗吻著，宫莞彻底乱了方寸。双手扶在他双臂，她羞涩地闭起眸子，深入他的珍爱与温暖。感觉他的双手滑至她身后，将她紧紧抱入怀中，她本能地踮起足尖，贴他更近。

线条冷硬的嘴狂乱却不失温柔地需索她的唇，他炽热的眼神没一刻离开她，激切而失了自制的呼吸，在风中交会，纠缠长长久久。

冉沃堂退开身，等宫莞一睁眼，便急忙的背过身去捡拾散了一他的树皮。宫莞头儿压得极低，抚著湿润的红唇，不时由下掩的长睫偷偷瞥他。

拗不过娘和展叔的请求，在这儿待了一个多月，沃堂的伤势在展叔运功调息下，早已康愈。娘与展叔只羨鸳鸯的幸福，让她羡慕也想早日追求到属于自己的归宿。

唇上犹留有被珍惜的余温，宫莞脸红得差点爆开。……她……呃，她与沃堂好像快要接近了，她得争气些、努力些才行。

“沃、沃堂，咱们起程下湖州了，好吗？”宫莞害羞的声音越说越小，眸子落向地面。

“小姐想何时动身？”冉沃堂顿了下，嘴角浮规温柔笑意，依然背向她。他的去留全凭小姐，只愿追随她身侧，是以冉沃堂之心在说，并非小姐以为的冉护卫，很早之前便不是了。

“沃堂觉得呢？”想起娘亲含泣带泪的慰留，宫莞起了犹疑。

冉沃堂拾起药篮，先行两步后停下，待她跟上，两人才一前一后尴尬地走向马车，清新的空气却飘满了浓浓的甜蜜。

“如果小姐不反对，明日起程可好？”他赧然地瞥望天际，一向轻淡的声音，有著情感失控后的粗嘎。

“好。”宫莞一手按住心口，一手轻点在热麻的唇上，咳了咳，怕他听见她如雷的心跳。

在这里她凡事被服侍得好好的，有些闷，又怕娘和展叔察觉后会伤了他们的心，只能随沃堂出城采草药。洛阳城该逛的地方，也在回城时顺道逛遍了。奇怪，为什么沃堂突然想采那么多——“沃堂，你看得出来我闷，藉故带我出来走走吗？”宫莞恍然低呼。

“小姐要不要上城东的杂市走走？”冉沃堂不否认亦不承认地回避她目光，以及诱他失控的粉唇。

“要。”从来都是护在她身侧，这是沃堂首次先行，呵，他同她一样不好意思了。沃堂会不好意思了……宫莞嘴畔噙著嫣然甜笑，像作下了决定般深吸了一口气，小跑步追上前头的冉沃堂，脸蛋红通通地伸手抓住他衣袖，吓了冉沃堂一跳。

“时候还早，咱们……咱们再去那边看看有没有其他草药好不好？”宫莞语调软软地指向泥径深处，娇羞的目光始终定在地面。她舍不得和人分享与沃堂之间的甜蜜。

冉沃堂知晓她的心，尴尬地伸手向她，宫莞满足的笑靥更甜、更深，将抓住他衣袖的手移至他掌心。

沃堂眼里只有她，心思只为她转，他待她的好早已超越主从情谊，是她目盲、心盲。沃堂对她亦有情呀！

得尽快摆脱掉“小姐”，才能与他偕老。

浅浅淡淡，如莞儿所言，义弟真似一束风来就散的薄影，不言不语时很容易让人觉得寒冷，这也是他第一眼见著义弟的深刻感受。很淡薄存在，却复杂的给人强烈的感受。

相识有八载，义弟冷淡的性情始终如一，刻意疏离却反而强调了他的存在，让人不由自主被吸引，想和他过招、比昼比画，藉以试探他忍耐的底线，或拉近两人的距离。

不论义弟是远远的立在一旁，或如现下坐在他面前，陪他一杯杯酒对饮，那股强烈不容忽视的内蕴力量，仍有意无意压迫著人。他想，即使是薄影化入风中，义弟依然会紧紧环绕在莞儿周侧，阻止任何人伤害她。

她是义弟唯一的在乎。

“义弟，不论为兄的怎生威胁、利诱，你仍是不顾僧面、佛面，决意明日离开？”这个薄情寡义的小子，晚膳时忽然向他们辞行，任凭他和夫人说哑了嗓子也不改心意，害他们一口饭从头噎到尾。

晚膳过后，展夫人见女儿去意坚决，心碎地哭红了眼，拉她进房里叨叨话别。展中南心疼涕泪纵下的爱妻，难免怨怪起不为所动的义弟来。

“这段日子麻烦你甚多，打扰了。”被强拉来听他发了两个时辰牢骚，冉沃堂斟最后一杯酒敬他。

“义弟，别这样嘛，再留一个月，只要一个月就好！”硬的不成，展中南赶紧放软态度，低声下气的和他打起商量来。

冉沃堂沉静地斜他一眼，似笑非笑起身。“我回房打点行装，你慢用。”

“义弟，犯不著这般绝情绝义嘛，你便留下来陪义兄吃一次年夜饭，要私逃再私逃，义兄还可助你一臂之力哪。”展中南岂肯轻易放过他，一路尾随，哀求进了冉沃堂的房间。

冉沃堂慢条斯理收拾衣衫，头也不抬地，突然淡淡开口：“你真的很吵。”“对！就是这样！”展中南朗声大笑，狠拍他一掌，这别有用意的一掌显然令展中南十分满意。依义弟这种毅力超强的闷葫芦个性，不亲自检查一

下，总觉得不放心。”你啊对莞儿的感情，要像这样勇敢说出来。大不大声不打紧，表情也不会太甜蜜，反正你这张脸永远是那副——“死样子？”冉沃堂微挑俊眉。

天！义弟开窍了！展中南含著泪，险些喜极而泣。

“噢，义弟，义兄越来越喜爱你，幸好当年我有魄力，拉你结拜，没让人抢了先。”虽然义弟从头至尾不表示什么，也没唤过他一声义兄，他却不在意。人与人交心，形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感觉、默契，有没有真诚的情感。冉沃堂不作声，专注地打点行装。

“好吧，既然义弟坚持要走，义兄也不好强人所难。不过……”展中南眼泛兴味地坐在榻上，看著忙碌的他。“你倒说说，宫家是怎么回事？”冉沃堂斜眼阵地，等他卖弄完玄虚。

“那年莞儿的爹让你杀了宫魄和宫二夫人，你拒绝了，后来为何又改变主意？”其实这些天他已从单纯的莞儿口中，套知他想要的所有事，现下就等义弟来印证了。义弟不要他插手宫家的家务事，加上怕夫人触事伤情，这些年他和宫家几乎断了联系。看样子，得让手下留意宫色祺的动静了，疯犬一只，轻忽不得。

冉沃堂突兀他转开身，展中南试探的眼眯了眯，像察觉出十分有趣的端倪。

“当年你怕事情闹大，莞儿知道真相后难过，才不肯答应。后来听说也是因为宫色祺拿莞儿逼你杀了他们，你才顺水推舟，答应下。”一切都是以莞儿的感受在行事，义弟实在太死心眼。

“你全知道了，何必问我。”冉沃堂不慌不忙，淡然道。

“你这个臭小子！明明爱莞儿爱得要死，居然答应莞儿离开宫家，其中因由义兄很玩味。依义兄对你的概括了解，你应该是笨到追随莞儿入李家，天天看她偎在李家公子哥儿怀里，然后守在一旁看人家恩恩爱爱，恨到内伤才是呀！”展中南只手托腮，迳自推敲得不亦乐乎。

就算行事只被摸透三分，冉沃堂冶静自持的神态，仍旧生了不自在。

“哈！被我猜中了！”密切注意他一举一动，展中南大乐。“不想我将真相透露给莞儿，你快把实情招来。”冉沃堂冷峻的脸孔瞬间给上一层薄霜，瞥向他的眼神极冷、极寒，且带了不留情面的严酷与警告。

完了，犯了大忌！背脊爬过一道冷寒，展中南强撑著，皮皮地对望回去。任何人胆敢威胁到义弟的小姐，他都会视为心头大患，连义兄也不例外。

“哇，好可怕的眼神，冻死我了，吓坏我了！”展中南装模作样抖了几下聊表心意后，没好气地摆摆手。“好啦，我被你瞪了那么多载，早已不痛不痒，你还是快招吧。否则你就等著安慰你的好小姐。”不巧得根，他正是被瞪大的。

对他笑容下的倔性子亦有三分了解，冉沃堂寒著脸，勉强道：“宫色祺要我杀了李家少爷。”“然后？”展中南暗自哭笑不得。义弟一牵扯上莞儿，完全没脑袋可言。想也知道他那么疑爱夫人，自然心疼神似夫人的莞儿，爱屋及乌此乃人之常情，他怎忍心让莞儿痛苦呢！

唉，义弟的回答根本是公然侮辱他高尚的人格，可是他若无关痛痒也不好玩。不管怎生精明、冷静的人，一碰上感情这档子事，很难有不变笨的时候。

“然后？”展中南锲而不舍地挤眉弄眼。

“若不杀，他会伤害小姐。”冉沃堂被逼得有些恼。

果然事出有因，他就说嘛，义弟怎可能答应莞儿离开，他死都会从阴曹爬回来保护莞儿。

“嗯，然后呢？”展中南十分有耐性。

抿直刚毅的薄唇，冉沃堂僵硬地转身至花厅像在寻找什么。“我想瞧瞧李家少爷的人品。”展中南飞快运转精明的脑子，不到眨眼便理出一切。

“所以你坚持送莞儿到李家才离开？”天！极为震惊的展中南一路狂呼了过来，冉沃堂极力回避，他便如影随形呱啦个不休。“义弟，你该不是打算若李家少爷人品不错，就回去和宫色祺拚个你死我活。说白点就是同归于尽，好让莞儿和李家少爷比翼双飞吧？”冉沃堂像被说中心事，眼里的愠恼再也掩不住。“我只顾得了小姐。”他没打算和宫色祺同归于尽，小姐仍需他守护。他想活著，也要活著，不计代价。

“瞧你说得多么铿锵有力，若李家少爷人品差到极致，你又意欲为何？”展中南摇头又叹气。

“带小姐走。”冉沃堂沉声道。

展中南目瞪口呆，反手摸索到椅子，愣愣坐下，不可思议地瞪著他坚定的神情。

“你全部打算好了？”原以为这小子爱到深处无药救，需要人当头棒喝或用力推一把，没想到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他不会傻到错失良机，更不会一味守候，不去追求。他只是在等莞儿有所表示，以便动作而已，因为他太尊重他的好小姐。

他严重错估了义弟的性子，原来他一向知道自己要什么，能够掌握什么，承受什么。义弟是个凡事轻心的人，不在乎自己的命，不在乎友情，不在乎世间的变化，对自己的存在十分轻心，却能让莞儿勾起如此强烈的情绪，甚至不顾世俗目光地带莞儿私逃。

若是以往，义弟必会因顾虑莞儿的名节而却步。难道他对莞儿的感情已经克制不住，渐渐失控了？也就是说，他终究只是个普通男子，也会想要独占心爱的女子，与她共度一生？“小姐不愿嫁入李家，她选了我。”小姐是他一个人的。冉沃堂硬邦邦的语气难掩柔情，与不易察觉的欣喜。“小姐想早点离开，我也是。希望你能谅解，欠你的恩情我会放存心上。”“有所为、有所不为，你乃男子汉大丈夫，我慧眼识英雄，识得一个折腰好汉。”展中南激动跳起，狂扑向他，冉沃堂机警的提臂格开。“你们的亲事，我要主婚，就当偿还欠我的情。”狂声大笑著，又扑向冉沃堂。

四只手缠来缠去，一双向前纠缠，另一双拨了又拨。最后冉沃堂不耐烦了，索性点住展中南的穴道，让他别来烦他。

“喂喂喂，好义弟，枉我对你这般推崇，你怎么忍心暗算我？”立在花厅动弹不得的展中南，哀怨呜咽，一双挂泪的眼珠子骨碌地随那个闲散的人影飘过来、飘过去。”义弟，奉劝你一句话，光做不说是不可行的，当心我可爱的莞儿被嘴甜的公子哥儿拐走，相信你也发觉了，莞儿很有男人缘哦。”经过个把月相处，展中南早将莞儿视同己出，疼得紧。

走进内寝的冉沃堂，含糊说了句什么。

“啊！什么，说大声些，我没听清楚。”展中南故意拉长耳朵。

冉沃堂回睇他一眼，低低冷冷道：“你很聒噪。”他刚刚明明说，小姐是他的，展中南差点吐血，冉沃堂又云淡风轻开了口。

“改天再向你讨教二十四节气馄饨的做法。”冷然的声音隐含了笑意。

展中南被他冷不防的羞辱，气得差点爆破穴制，冲过去打死他。

“死小子，竟敢嘲笑我？快解开穴道，我非好好教训你不可。”展中南咬牙切齿，想跳脚又动弹不了。

他明明知道他这个卸任的前任武林盟主，原是一呼百喏的人中狂龙，性情倨傲，曾出口戏谑为爱洗手做羹汤的男人，贱若乞儿。谁知他随口说说，这小子就这么牢记在心了。

冉沃堂状似不经心，又淡淡哼道“还有百花蜜酿的酿法。听说你经常彻夜不眠，等著承接洛阳城的第一滴露水。”“你给我闭嘴！”可恶！他情愿这臭小子只用那对刺人的死眼睛说话！可恶！

往后两个时辰，有幸行经展氏庄园的路人均会听见，一个凉凉的声音偶尔兴起说了什么，另一个含著火气的怒吼，像有一下、没一下被搔著虎须的可怜猛虎，气得虎牙痒痒却又扑不到恶意戏耍的人，怒火只能从嘴巴喷了又喷。

是夜，直到哭肿了眼的宫莞被娘亲释回，才解救了那个吼哑了嗓子、全身僵硬的可怜男人。

展中南直到隔日拂晓送两人上路，还全身疲痛，声音破得令展夫人深锁的眉头没一刻舒展过。

此仇不报非君子！展中南眼带强烈怨恨地眯向冉沃堂，当著他的面，将宫莞拉到湿远的一旁，附在她耳旁说了什么。

只见宫莞略肿的水眸倏然瞪大，抖著手不敢相情地掩住抽颤的唇，泪眼迷蒙的望向密切注意这里的冉沃堂。

冉沃堂眼一沉，虽不知被出卖了什么，看到小姐伤心，仍是十分不悦。

原来、原来沃堂对她不止有情！他爱她那么久，为何不说？他难道不知她长久等待的，正是他极力压抑的？

红装素裹，十分妖娆抢眼，但少了待嫁心，这色艳丽只会让人觉得虚伪、刺眼。

死冷地看著雪地上那袭贵重的嫁衣，宫色裳艳极、冷极的容颜，盛满从不让人窥视的哀伤。

事已至此，她能如何，但求一死罢了。

“是我故意去别业，把你威胁冉沃堂的事告诉宫莞。”所以她恨宫莞，她的幸福唾手可得，她的却永远奢望不到，禁忌、绝望的爱，让她挣扎了十多载，最末仍是得以死收场吗？多么可笑复可悲。

夜驰回来的宫色祺，清秀的面容已因两个月来遍寻不著私逃的两人而积郁、焦躁，狰狞不已。被妹妹拦住去路，已经够火大，现下听她这么一说，心火更旺。

他狂怒地翻身下马，一掌掴倒面色死冷的宫色裳。

“你这个贱女人，竟敢背叛我！”宫色祺怎么也想不到连亲生妹妹也背叛他，提起她衣襟，他疯狂地甩她耳光。“为什么、为什么？”有人在暗处动手脚，给了他许多错误方向，让他散尽千金也找不到冉沃堂，他一腔怒火正愁没地方发泄。

为什么？呵呵呵……好问题，可惜她不知道答案，谁来为他们解惑？

“我想看看尊贵、胆怯的宫家小姐，会不会为了爱不顾一切。我想看呀！所

以我就做了，如同你高兴时就毒杀宫莞身畔的人，都是兴之所至。”她笑喘著气。

呵呵，只有这时才会觉得他们是亲生兄妹，一样残忍、偏激，凭性情做事，不懂得放弃，宁可玉石俱焚，也不愿一无所获。

放弃抵抗的宫色裳，一下下咬著牙承受。她恨他的残暴，始终如一的恨他、恨他！

被激失了理智的宫色祺，忽然瞥见她身畔那袭红粲的霞绉，想起了她的利用价值，以及他的野心版图，蓦然收手。扶起软趴趴的妹妹，凝聚真气，运掌击入她体内。

“不……不要你救。”她想死，他何必施舍这种残忍的温情给她。

宫色祺再一使力，猛然调息收掌，恨恨的放开她。”你真当我想救你，后天李家就要来迎人，敢坏我大计你看我饶不饶你！”先除掉冉沃堂和莞儿，再解决其他。

一股积存心中多年的郁气，呕了上来，宫色裳掩住口，血水冲出她手指，一滴滴落在雪地上。

原来……这就是维系他们之间仅有的一切，没有基本的亲情，只有利用。她为什么执迷，为什么还不悔悟？宫色祺暴躁地一把抓住她头发，拉高她死寂的艳容。“我最近烦得厉害，你最好给我乖乖的，别惹我生气。”他丢下她，翻身上马。“给我爬回房，乖乖等李家花轿来迎人。”宫色祺一抖缰绳，焦躁的飞驰而去。

她恨动不动就哭的软弱女子，她鄙夷宫莞，她不要变成她……热泪滑出宫色裳倔强的眼，流下她倔强的面颊、下巴，融入地上的点点血红。

宫色裳故声哭倒存雪地里。

她恨宫莞、恨冉沃堂、恨宫色祺、恨爹、恨娘……但，最恨的是不争气的自己。

为什么她会被自己通上绝路？绝路之后呢，她该怎么做？自了？不，她不甘心。

软弱如宫莞都可扬弃一切，随那个贱杂种走，出色如她为什么狼狈、污秽至此？不甘心，已经堕落的心不肯清醒。他完全不念情分，她还存顾念什么？宫色裳迷离的眼，涌上阴寒的恨意。

生与死，无论如何她要得到一样。

在那之前，她要先杀了样样不如人，却总是得到最多的宫莞。她不幸福，宫莞休想快乐过活。

第九章

阳光和煦，人语交杂，竹篱旁野花迎风款摆，早春的空气飘满了花草香与浓浓的人气。

在这里住了近月，天天发现不同的小村小镇面貌，晴天时、飘雨时，不论怎生阴晦，江南的细致风光都带了份闲懒的意境。

湖州是个热闹中不失宁静悠远的小村小镇，这里的百姓古道热肠，有

著乐天知命的豁达性子，让这个地方显得生气勃勃。

她很喜欢这里的一切，包括这条衔接小村落与镇上的狭长索桥。过了桥，村那头是由银杏交织成的金黄色拱道，镇这头则野花遍生，花香袭人。小七他们正是落居在宁静的村子里。

冉沃堂陪宫莞进了镇上，瞥了眼笑声四溢的清幽作坊，眼神才落向笑意盈睫的宫莞。她一袭素雅的粉紫裙孺，少了华丽、厚重的缀饰，纯净的气质更是清新脱俗。

“小姐，你真的不随我上山吗？”他希望她去，希望时时瞧见她，无法放她一人。就算宫色祺那边有义兄盯著，他仍旧不放心。

宫莞迟疑地摇了摇头。

“不了，我想在这里看小七她们做活儿，你小心些。”想要的槐蕊已经采得，豆绿染饼可在这几天调制了。她也不想让沃堂分心，何况小七说赵伯有事找她谈。

这是小姐第一次真心不要他随侍在侧，冉沃堂深瞳中闪过一簇无来由的失落，快得宫莞以为她瞧错了。

“沃堂……”他为什么会有那种惊惶的表情？“我会尽快来接小姐。”冉沃堂像是难为情地开步离去。是错觉吧？他觉得小姐离他越来越远了，有种无名的恐慌，深怕失去她，像失去深爱的……娘。

沃堂想要她去吗？宫莞款立在矮篱旁沉思。

从她向沃堂透露想在这里定居后，习惯离群的沃堂便托口上山狩猎，并将她带在身边。

其实娘与展叔不知何时，偷塞了一箱金子在他们的马车里，想让他们后半生衣食无缺，只是那并非他们想要的，便在路经的庙寺将金子全当香油钱捐掉。

几次陪沃堂上山，见他轻松自在的样子，她看得出这也是他期盼已久的生活。但为何他会起了不安？因为无法和人群打成一片，而觉得孤单、寂寞吗？“莞儿，快进来呀！你的意中人早不见人影了。”小七在屋里扯嗓大叫，织房内十来名织娘们，均掩嘴暧昧地笑，害脸皮薄的宫莞又红了脸。

“小七！”宫莞嗔道。

那天小七乍见她与沃堂出现屋前时，抱著她又哭又叫的，害她也泪眼汪汪，两人哭成一团。她向小七简单的说了离开宫家的经过，小七一家子以宽大的胸怀，定要她与沃堂住下。

因为私逃之故，他们原想暂住镇上的客栈，不想打扰小七他们，谁知小七知道后气得跳脚，直嚷说她瞧不起他们寒沧的小地方，加上憨直的小四和慈祥的张婶极力慰留，她只好住下叨扰。并要小七一家子代为保密身分，莫再小姐长、小姐短的唤她。

街坊、市集人声鼎沸，轻柔的笑语不时交杂过耳畔，这里正是她在寻找的落脚处，属于她与沃堂的地方。她要尽快融入寻常生活，然后摆脱掉那层高贵的身分，才能无芥蒂地与沃堂重新开始。

“小七，你别净是取笑人家嘛。”小七直着腰，不依地跺脚，黝黑粗线条的她扮起莞儿娇气的模样逗趣又活灵活现，掩嘴笑的织娘们终于哈哈咯咯笑出。

“我哪有这样。”宫莞薄嗔她一眼，好气又好笑。个别与慢慢熟稔的织娘们点头，尚未问候好，急性子的小七已粗鲁地将她推向织房后方。

“哎呀，用不著那么多礼啦，她们全是一群粗野的丫头，担不起如此厚礼。”小七的话惹来嘘声连连，她顽皮地翻了翻白眼，不当回事。

“小七，我终于相信你们过得很好了。”宫莞欣慰笑道。

小七绷住嬉笑的脸，瞪向她。“那是当然呀，都说你不必内疚了嘛。你给了我们那么多，怎会以为连累了我们？不可以再胡思乱想，不然我又要生气了。我有多喜欢在这里称王呀，而且……而且……一向直爽惯了的小七竟会忸怩起来，宫莞慧黠一笑。

“而且小七心上有人了。”“哎呀！赵伯，快快快，我把莞儿带来了。”小七扫见花机房内的赵伯，忽然挥手大叫，声音一下子拔尖了，“你做出来那个染饼，颜色少见，染出来的布料听说很漂亮，被抢著买。”宫莞噙著笑，不道破她的意图。最开心的是，闲暇时染来解闷用的活儿，因为没压力而做得专注，才能研究出许多套颜色来。没想到兴趣会成了自信的来源，还可以像小七一样帮助家计，好开心。

哪种染饼用哪种丝料、何种染法染出，效用会出奇好，她清清楚楚。一辈子与丝绸为伍，这大概是她最有自信的地方了。她并不是一无是处。

“莞儿小姐，稀客、稀客！”与莞儿有过数面之缘的织造商人赵伯，对这位气质不俗的姑娘，总会不由自主加上“小姐”两字。“你上次帮忙染的那批黝紫色绣线和布帛，供不应求，小七说莞儿小姐还懂得相当多的染色方法，在丝绸织造方面更是行家，可否请莞儿小姐指点一二。”“我……”宫莞拙于应付。

“赵伯，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。”精于算计的小七将手足无措的莞儿挡至身后，全权接掌谈判事宜。“莞儿熬了十多载研究出来的心血，你一句指点就想占尽好处，这可是缺德事哪！”小七真会扯，莞儿无声轻笑。

“你这这丫头片子，一张嘴利得跟刀子似的，怎会结交到莞儿小姐，我真纳闷。”赵伯疼爱地拧拧小七微翘的鼻子。粗率活泼的小七，和细致温婉的莞儿小姐，正好互相修饰。

“因为她慧眼……慧眼……”小七臭屁地揉著发红的鼻子。

身后的莞儿踮起足尖，贴近她耳畔，悄声道“识英雌。”“你说识什么？”个性大刺刺的小七，回头问宫莞，让赵伯笑歪了嘴。

“英雌。”再也忍不住的宫莞，咯咯笑出。

小七与赵伯一番讨价还价下来，初次见识到这种场面的宫莞，满含笑意，娴静地候在一旁，看著一大一小眼对眼厮杀的逗趣神情。

最后年纪一大把的赵伯斗不过精打细算的悍小七，摆手称降。

“莞儿小姐，往后劳烦你的地方仍多，请多多指教。”赵伯转向纤柔的莞儿时，粗鲁的大嗓门自然而然地放低、放柔。

莞儿敛衽为礼。“赵伯客气了，这话应该是莞儿说的。”“天，你们两个快逼我生病了！”小七受不了地抱著头。“赵伯，你大小眼啊！对莞儿就左一句麻烦来，右一句指教去的，从头到尾轻声细语。哦！我就不是女人啊！你跟我说话，老像在比谁声音粗一样，吼来吼去的。”花机房的织工一声叫喊，适时解救了被小七轰得头疼的老人家。

“小七，你布织好了，帮我把李夫人要的那块布拿去捣一捣。”赵伯逃入花机房。小七眼睛一亮，“当然好、自然好。”她笑呵呵地拉走莞儿，抱著布就跑。

“现在才过午，你可以先走吗？”宫莞纳闷地比比后方的织作坊。

“可以。赵伯这人挺古怪的，捣布还坚持用咱们村子裹那条溪水捣。”“可能是那条溪水纯净，捣出来的色泽比较漂亮。”宫莞如是推测。

小七耸了耸肩，不甚感兴趣，反正有银两赚就好。赚钱……“哇！莞儿好厉害，你做一块染帛，我可要织上半年的布，才能赚到那些银两呢。”小七真心为她感到高兴。

完全没出力到的宫莞，十分汗颜。“小七，谢谢你，这些日子都是你在帮我。”便是有她一旁协助，她才能够轻易地融入寻常人家的生活。“我教你做染帛好不好？”小七灵活的眼突然像见鬼般，瞪得好大。

“杀了我比较快，我可没你那种好耐性。”光看她小心翼翼反覆地捣花材、绞汁、淘洗，一些罗哩罗唆的细碎活儿，她就快发疯了。

“没你想的那么麻烦啦。”宫莞笑睇她恐惧的脸，软软的语调不知不觉有了轻快。两人一前一后，小心过索桥，小七脸色异常发白地牵著她。

“小心点，过了索命桥再说话，要专注些。”有惧高阴影的小七腿软了，这话也不知是在说给谁听。

“我不会的，倒是你，看著前头，别净往我这边瞧。”索命桥？桥下的溪谷不深，失足摔下，顶多受点小伤而已。

“好了。”小七牵她下了桥，终于松了口气。“你要有个损伤，我可会被冉沃堂一掌劈死。”直呼他名也只敢在这时，对那个优秀护卫，她和小四都心存敬意。有谁能和他一样，狩猎技巧精得跟鬼似地，专捕奇珍异兽，一个人一天打猎所赚得的，可以养活一村子。天底下好像没那个功夫一把罩的冉护卫不会做的事。他到底是不是人哪？“沃堂没那么可怕。”宫莞辩驳。

“那是你心肠软，眼底没坏人。都不知道他只有在看你的时候最温和，对其他人多是远远看著，表情严厉得很，让人不敢接近。”小四还崇拜得要命，三天两头往山上跑，放纸伞不做，真是的。

“小七看得出沃堂的表情吗？”宫莞有些期待。

小七一脸匪夷所思地瞪她。“当然看得出！他永远就那号表情，呃……嗯，让我想想怎么说……”“冰冰凉凉，好像站在很遥远的地方看著你。”小七的话和展叔好像。

“对啦！就是这样啦！”小七心有戚戚然地拍了下宫莞的肩。“他明明站在你面前听你讲话，好却感觉两人中间好像隔了一座山头，有种被视而不见的错觉。”宫莞心疼地苦笑。“沃堂生性如此，不会主动去亲近别人，习惯与人拉出距离，小七莫见怪。如果我们带给你们困……”“莞儿！”小七横眉竖眼地立起食指，不悦地晃了晃。“我只不过是说冉护卫很难亲近，表情永远不会变，又不是说他这人不好。我和他相处了也快一个月，对他那张没人脸的脸也是有感情的。不过，他怎么可以害我赌输了二十文！”她突然忿忿不平。“我以为看不出喜怒哀乐，至少猜得出他挑眉的意思，于是鼓起勇气问他。结果你猜他怎么答我？”“沃堂大概会挑挑眉头，藉故走开吧。”宫莞抿著笑意。

“就是这样，害我赌输了二十文！”小七肉痛地跳脚。

“沃堂挑眉只是一种习惯，没其他意思。”宫莞噗哧地笑了。“又是织作坊的姊妹起哄吗？”呀，好漂亮的银杏道，和暖的风吹呀吹地，好舒服。

“是呀！可是偏偏他挑眉的模样迷死人，挑得那些春心荡漾的织娘神魂颠倒，个个觊觎起你冷冷、帅帅的冉让卫。你对人完全没戒心，怎行！要小心看牢些啦！”小七吹开飘落鼻头的银杏，满脸义气。“不过莞儿尽管放心，

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人抢走你的男人。”自从她表示不想当小姐后，小七乐得将她当成普通朋友，时时面授机宜。

宫莞愣了下，小脸旋即泛红，却没有否认，只是甜甜地笑著。

小七羡慕地看著她白里透红的脸蛋，突然重重地叹了口气。“莞儿好好哦，模样白白净净的，双颊常常扑红，让男人一见就想怜爱。不像我又黑又壮，唉，只能比嗓门粗。”两人走下溪畔，宫莞笑著拉小七临水自照。

“小七不可以对自己的模样没信心。瞧瞧你健康、轻俏的模样，长得分明比我好看呀，你有自信又美丽，才是最吸引人的女子，不可妄自菲薄。”“什么是妄自菲薄？”小七乱感动的，莞儿总是不吝于鼓励她、肯定她，让她在旁徨无助时感到温暖。幸好莞儿喜欢这里，她真的好喜欢和莞儿聊心事。有些事她拙于表达，莞儿却能体会，并婉转的给她意见，不会咄咄逼人。感动的眼一转，小七突然捧水泼她脚。

“妄自菲薄就是、就是……小七！”宫莞绣鞋全湿，闪了又闪，无力招架，只好回泼她脚。

春寒料峭，两人适可而止地玩著、闹著，一边捣衣，直到溪畔的笑闹声多了起来。傍晚时分，小村里的浣衣妇人陆续来到。

蔚蓝的晴空飘下了毛毛雨丝，夕阳金乐，村民们驱蚊的烟雾弥漫至溪畔。

捣好衣，拉莞儿缩到银杏下聊天，小七突然听到一阵异常的吱喳声，回头看去，果然在烟雾缭绕的银杏长道里，瞧见挺拔的冉沃堂撑著纸伞，缓步行来。

“人家来接他的小姐了。”小七戏谑地推著莞儿走，眉头忽然奇怪地皱著。

冉沃堂直到将莞儿纳入伞下，阴幽的眼神才柔和下来，并递出另一把伞给小七。

嗯，刚刚一直不对劲，现在终于清楚了。蓄意落在后头，小七撑起伞，紧紧注视前头那对默契极佳的璧人。完整，就是那种完整无缺的感觉。

呀呀呀！对啦！莞儿和她的冉护卫就像阴阳太极图，一黑一白密密契合著，缺了哪边都不行，谁少了谁，便不再完整的感觉。冉沃堂刚刚就给了她不完整的孤独感觉。

怎么会这样，她一直认定他是天地间最有自信的男子耶，这种人也会有孤独的时候？行至岔路，宫莞止步。“小七，我那天好像在山脚看到野生红花，想让沃堂陪我去找找，你先回去好吗？”“好，你们要快些回来哟！”小七转著伞，愉悦地冲进右侧小径。

转入人烟稀少的左侧小径，宫莞拉住冉沃堂。

“沃堂，你是不是有话想问我？”冉沃堂无法说出心中的恐惧，她的关心让他感动又无措，心里的不安唯有接触到她，才能消弭。他必须不时的碰碰她，才会觉得……安全，不会被遗弃，她能懂得他的感受吗？被释放出来的，不光只是那份深情，还有儿时的不安与惊惶。

冉沃堂坚毅的下颚微微绷起，盯著她的深眸清清冷冷，缓缓俯下头，寻找她的唇。宫莞满眼温柔，红著脸，毫不犹豫地踮起脚尖承接他孤寂的冷唇，热烈地给予他想要的温暖。

唇舌甜蜜蜜的交缠之际，绵绵细雨湿了流光。

庙集是镇上的一大特色，南北杂货应有尽有，加上年节气氛已浓，市

集上到处见红、见喜。体贴的地方官，提前挂出元宵的大红灯笼应应景，将喧腾的街道，交映成一片金红灯海，入夜后更见璀璨、绚烂。

离过年只剩不到十日。今夜，几乎村里、镇上的百姓都被勾引进市集，随处可听到轻软的问候语与笑闹声，浓厚的人情味比年味更吸引人。听说这种情况常会闹至三更天，有时甚至到晓风吹起。

从墨香四溢的北街，被小七拉进姑娘家居多的南街，这里卖的全是胭脂水粉、花黄、翠钿等小饰物。

宫莞瞧见小四明显的不自在，再看向身旁的冉沃堂。他处之泰然地回视她，并无小四那种别扭或不安。小四才小沃堂三岁，为何沃堂给人感觉却老成了三十岁？“沃堂，你与小四去其他地方走走，待会儿我们会去庙口等你们。”宫莞不忍心两个大男人困在胭脂阵中。

冉沃堂瞥了眼局促的小四，眉头淡挑。“你去忙你的，我想陪小姐。”已经呼吸困难的小四听他这么说，一点完头，人已不见。

“沃堂，你确定吗？”宫莞担心地看著拥挤的红粉人堆。

“我想陪著小姐。”冉沃堂技巧地挡开一个撞向宫莞的女子，眼神阴郁，那种患得患失被驱离的惶恐又起。

宫莞看得出他的悒郁，却不知原因，碰了碰他冰凉的手，不敢明目张胆地握著，却不知高大醒目的冉沃堂早已成为焦点。

“其实，我想要沃堂陪。”她柔声低语。这些日子，他忙进忙出的，两人相处的时间突然变少，她很不习惯。

被她需要的感觉柔软了冉沃堂的心，他简单说道：“再过几天就不会那么忙了。”他们将会以不同的身分相守一生。

宫莞还想问什么，与玉贩喊价半天，小七捧著到手的玉练，呱呱啦啦地跳了回来。

“咦，我哥呢？”“小四去逛其他地方了。这玉练很漂亮呢。”宫莞由衷赞叹，小七的眼光很好。

“我也这么觉得耶！”小七还想同莞儿说些俏皮话，但入眼那具卓然的身影就是让她无法轻松自在。鼓足勇气，她看向神色淡漠的冉沃堂，尽可能以自然的声音嘻哈道：“你也走开啦，不然我们不好意思啦！”刚刚已经听了不下二十个发疑女子的赞叹声了，有他跟著，实在太麻烦。

冉沃堂淡扫小七一眼，转望宫莞，像存无言询问她什么。宫莞微点头。

“我去那边候著小姐。”冉沃堂瞥了眼街头的大树，不放心地凝视拥挤的人潮一会儿，才将冷淡的眸光拉回小七脸上，“小姐麻烦你了。”说完，开步离去。

“又不是生死关头，他干嘛说得那么慎重，每天都要说上几次。完全拿我当外人看那，也不想想我和莞儿已经义结为姊妹，他好歹帮我劈过几次柴火，怎么还是客气得不把我当人看，连声小七也不叫。”小七大发牢骚的声音，虽然被街上喧闹的人语冲弱不少，还是被走远的人听见了。

冉沃堂脚下不停，仅侧了侧脸，让她知道他耳力极佳。

“好啦、好啦，我大嘴巴，该打啦！”小七扮鬼脸，拖走笑不可抑的宫莞。

宫莞心不在焉地随小七一摊摊逛著，担忧的眼不住往回瞥。

又感受到沃堂惶然的心情了。

沃堂很不安，她感觉得出，他不是对人群的不安。事实上，两人一路行来也有两个多月了，他不论在任何地方、与任何人相处，甚至与赵伯谈皮

毛生意时，都是从容自若的冷沉模样，对于这里的生活，他适应得比她快、比她好，几乎是完全没困难的融入。

沃堂天生有股莫名的魅力，人虽冷、虽疏离，不爱亲近人，大家却会不由自主的接近他，像……宫莞祺、展叔，还有看得出来很欣赏沃堂猎技的赵伯，及十分仰慕沃堂的小四。

因为不在乎，所以沃堂对这些人事生不了感觉，不论身处何地，他都是自在而淡然的，天生冷峻。但为何这几天，他的心情起伏会如此明显，让她能感受到了。

她喜欢沃堂将心情表露存外，却不想他惶然、不安，那并不好受。

宫莞沉吟著，渐渐理出头绪。

他的不安是到了这里才有，所以，是她的安定让他惶然的吗？为什么？她所以能心无旁骛地展开新生活，是因为她知道沃堂很爱、很爱她，那使她身心安定，无忧无虑……难道沃堂会不安，是因为他不知道她以同样的心情爱了他许久，见她不再像以前般腻著他，感到害怕，以为会像失去他娘一样，失去她？宫莞抚著揪疼的心口，趁小七没注意，悄悄拭去眼角的泪花。

是了，必定是如此。她真粗心，只顾自己的心情，完全没想到沃堂。

“小姐，你没事吧？”沃堂总是存她需要他时，随侍在侧，因为他眼中只容得下她。该告诉他，别再唤她“小姐”了。她只想当他的莞儿，心爱的莞儿。

宫莞笑著抬眼，瞅向已来到她身畔的冉沃堂。

新的一年，该有不一样的开始。

冉沃堂瞥了瞥墨黑的夜色，眼睛又深了一些。已经三更天。

“沃堂哥，她们一会儿就回来了，你要不要休息一下？”小四放下钻好孔的伞骨，人屋将温好的酒拿出院子，斟了杯给帮忙劈竹的冉沃堂。

冉沃堂接过，淡淡的道了声谢，先将酒杯搁在一旁，拗了拗弹性极佳的细竹。

小四赞叹不已。做伞本是他家传的祖业，没想到沃堂哥才看了几次，做起伞来居然比他这个从小做到大的人还熟稔、俐落。他劈一根竹子要个把时辰，沃堂哥不用一刻就可削好一大把，而且根根匀称。有功夫的人，到底不同。

沃堂哥做起事来相当专注，而且俐落、乾脆，连打猎时也一样，不设陷阱，只用弓箭，居然能捕得闻名天下、只有湖州才有的紫颈狐狸。出重金请沃堂哥猎捕的赵伯，高兴得嘴巴都合不拢了。

“小七很野，明天就是除夕了，她一定拖莞儿小姐又去买那些胭脂水粉，和那些织娘聊得忘了天色。”一个晚上只听见小四满头大汗，辛苦地为妹妹深夜未归的行径解释个不停。

为了追捕狡诈的狐狸，沃堂哥花了几天时间上山观察它们的习性，他也跟著去。他们花了一整天猎捕，直到入夜才返回村子，没想到小七比男人更野。听娘说她们和同村子的那堆织娘上市集游逛，用完晚膳就出门了。

小七若单独出还好，偏偏她这阵子老缠著莞儿小姐四处逛。逛就逛嘛，好歹也要知分寸，女孩子家野到三更半夜，实在太荒唐。

小姐未曾不知会他一声就出门。冉沃堂难掩焦心，起身准备再到镇上找找。

“我也陪沃堂哥去。”该死的小七，这已经是第五趟了！小四的好脾气被妹妹的任性妄为撩起。

远远的，小七和一堆织娘扶著微醉的宫莞走回来。

糟了，她最怕这个！小七一看到疾步走来的冉沃堂，脸色阴沉，她头皮开始绷紧。

其他见苗头不对的织娘们，纷纷没道义的向小七道别，不到眨眼全溜光了。

“我、我不知道莞儿的酒量那么浅，她家那么有钱，怎会没沾过酒呢！因为天气冷，还有刚刚那堆女人起哄，与我无关……冉护卫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是出于善意……”小七语无伦次地推卸责任，边使眼色让哥哥过来帮腔。

小四陪冉沃堂等了一晚，找了一晚，火气更旺，头一撇，假装没看见。

杀千刀的小四，他只有一个妹妹耶！小七恨得咬牙切齿。

“小姐。”冉沃堂寒著脸，横抱起醉态可掬的宫莞。

“沃、沃堂，别叫我小姐好吗？”她醉意醺然，媚光流转地憨笑道：“我想听你唤我莞……莞儿。”小姐醉成这般。冉沃堂阴寒地冷瞪小七，结冰的面容毫不掩饰心中的愤怒。

“我……我真的、真的不知道莞儿的酒量那么浅，她只陪我小酌两杯。”然后被其他人劝了三杯。小七边说边退。”“以后别再这么做。”冉沃堂抱著醉语喃喃的小姐，脸绷得死紧，转身走出小七家。

以后？哪还有以后，一次就够她吓破胆了！退至竹篱旁的小七抖得差点没气。等等，冉沃堂怎么往那边走了！他气昏了头吗？不可能的，全天下的人都可能昏了头，唯独冉沃堂不会，难不成……“喂喂！冉沃堂，我的冉大哥、冉大叔、冉大伯，只要你别气，要我喊爷爷都可以。我以后不敢了，你不要带走莞儿嘛……”小七急得差点哭出来，想追出去，却被小四恶意伸出的长脚绊倒，跌了个灰头土脸。

“沃堂哥把巷尾李大爷的房子买下了，这几天重新打点过，本来今天想告诉莞儿小姐，结果你野成性，把人家也拖著一起野，害沃堂哥担心了一个晚上。你行行好，让他和莞儿小姐独处，他现下同我一样不想看到你。”小四花最少时间，睥睨说完，哼著进屋去。

什么、什么？小四一口气说了那么多话，害人无法消受。只知道冉沃堂在这里买了房子，那莞儿会永远留下了！哇哇哇哇，太好了！小七雀跃的眼倏然瞪直。

……同他一样不想看到她？杀千刀的小四！小七卷起袖子，火冒三丈地跳了起来，冲进屋去。

破晓时分，莞儿口乾舌燥地转醒，睫毛一掀便对上一双深幽、落寞的眼。

“沃堂……”她让他扶起，还没开口，他已将茶水递上。“让你担心了，对不起。”冉沃堂坐在床畔看她柔媚的睡颜一晚，听她喃喃的醉语，心里的失落转成恐惧。这种无所适从的感觉，比娘亲决意离去，更让人不知所措。

“我自己来就好。”宫莞接过茶盏，边啜边对他笑著。“昨天很开心哦，和小七她们谈谈笑笑，好像变成另一个人了，真的很快乐哦。”这里哪里，不是小七家。

他却觉得孤独。当小姐的眼中不再只注意他一人，不再只专注于他时，他觉得被遗忘。

“怎么了，沃堂？”宫莞察觉他的异状。

冉沃堂静静地看著她纯真、酣足的容颜，心底的恐慌益发强烈。没有他一旁守护，小姐似乎也过得很好。小姐是他的全部，对她呢？他是不是也是不可或缺的？宫莞握住他的手，柔柔地看著他。“小七她们是朋友，沃堂是我很重要、很重要，比生命还重要的人。”温柔的泪光熠熠闪动，她瞅著他嫣然一笑，“因为我爱你呀，沃堂。”冉沃堂错愕。

“爱沃堂已成为习惯，我知道沃堂的心。”欢笑的泪水流下，她再也不掩饰、压抑，笑瞅他震惊的眼。“因为在沃堂守护我的同时，我也在看著沃堂、关心沃堂，没有人能取代沃堂在我心中的地位。爱了你那么久，我可以失去所有，唯独不能没有沃堂，从小就爱著沃堂，不愿失去沃堂。我爱你呀，沃堂。”冉沃堂惶然的深瞳红了。

私心企求与亲耳听见的感受，截然不同。从娘亲放弃他那刻起，他对自己的存在失去信心，不想去在乎任何人、任何事，与众人远远隔离，以免受创。对小姐的在意远在心死之前，心裏有了她的影子，无论如何也不能阻止自己爱上她。

原想默默守住这份感情，如同守在她身侧一般，只要让他默默看著、爱著便够。谁知那一夜，感情一泛滥就回不了头。变得越来越在乎她，想独占她，不喜欢她离他太远，让他看不到她，心会慌。

她不该让他深深陷入，而走不开，不该哭得像可以放弃全部，唯独不能失去他一个；夺目的嫁衣以及哀愁的面容，崩溃了他的自制。她为何要说这些，为何要让他更爱她，爱到心发疼。

“我也……爱你。”他嘶哑著声音，将她带人怀中，“只要你一个。”宫莞又哭又笑，抖著手回抱他，轻轻将脸压在他肩头，害羞了起来，“谢谢，那是我的荣幸。”冉沃堂笑著，深瞳微湿，狂烈地吻住她。失控的感情引发了失控的激情。

随著激狂的唇落下她的肩、她的浑圆，他放下罗帐，情难自禁地吻回红艳的唇，与她一同躺回榻上。

“小姐……”冉沃堂及时打住，冷沉的脸微红，气息浅促，迷乱地看著她。

“我不是小姐，是莞儿。”宫莞娇羞地打散他的发，双手轻柔地环住他脖子，品尝肌肤相亲的亲密氛围。

冉沃堂眼神柔和，狂热地吻住娇喘不止的宫莞，最后的犹豫撤除。一手褪去两人的衣衫，珍爱地吻遍她一身，才叠上他灼热的身躯，让本就互属的两人成为完整的一体。缱绻后良久，宫莞眼儿大瞪地依存冉沃堂怀里，为锦被下密密贴著的身躯不安，那是未著寸缕的体热接触，害她全身的燥热没一刻消减过。

晨光洒入纱帐，金色的粲光将帐内透得亮晃晃，让宫莞的羞涩无所遁形地呈现在冉沃堂带笑的眼底。

“这里是……哪儿？”她想退开一点点，腰间的大手却紧紧扣住，不让她退。

“小姐……”宫莞眉头一皱，抬起媚柔的眼嗔他。“我们……已经……你……别再唤我小姐了。”身子变得很敏感，从没想过男人与女人可以这

般……不分你我，亲密的交融。当他柔情似水的吻著她身子时，她也没想到会看见激狂的沃堂，他一向是冷淡的。

他的狂与热，都只给她瞧，那让她觉得被放在掌心细细珍惜著。

“你……还好吧？”冉沃堂激狂的神情慢慢沉回淡然，关心抬起她下巴。刚刚那场惊心动魄的体息交错，他似乎粗蛮了些。

“嗯。”他待她十分温柔，她只觉得甜蜜，但这些羞死人的话讲不出口。

宫莞脸色潮红，媚眼生波，引得冉沃堂失控地深吻住她，而后鼻息粗重他枕在她肩窝，与她颊贴颊依偎著。

“沃堂，你……你这样看我，我……我会不自在。”他的手、他的身子、甚至他修长的腿，都紧紧偎著她，她觉得热。

“往后咱们就住这里。”冉沃堂抚弄她滑腻的香肩，突然道。

“这里？”心神恍惚的宫莞低呼。“你是说……这里是我们的吗？”这是多大的惊喜呀！

冉沃堂难为情地点头，目光瞥向他处，咳了声。

“莞儿，你愿意嫁与我为妻吗？”“你……你早就打算向我求亲了？”宫莞含泪捧起他的俊脸，与他眼对眼。难怪这阵子沃堂那么忙，他总是只做不说。

“你愿意当我的娘子吗？”他以温柔得让人心疼的声音，渴求道。

“当然愿意！”宫莞哭著抱住他。

“那以后……”温柔的声音有了无名的愠恼。“可不可以别再碰酒？”宫莞歉然地退开头，嚅嚅低语“你昨晚一定很担心吧？对不起，没告知你一声。小七突然拉我出去，我来不及说。”“不是为了这件事。”冉沃堂的眼神又开始飘移，神色有些见腆。“我……我不想其他人看见你醉酒的模样。”太媚了，他不喜欢让人瞧见这样的她。不仅止小四，甚至于小七、那些织娘，他全不爱她们瞧见小姐的媚态。

其他人……宫莞纳闷的眼眸猛然瞪大。沃堂在吃醋吗？“好吗？”他深幽的眼瞳飘回她初经人事的媚容上。

“嗯。”宫莞甜甜地依在他肩上，逃避他灼人的目光。

他双手环在她不盈一握的腰肢间，歉疚地补了句，“你若想喝，我会陪你。”“沃堂以前曾经高兴过吗？”抚著他看不出喜忽的俊脸，她心疼道。

“曾经。”“何时？为何我没瞧见过？”宫莞诧异。

“你开心的时候。”存他的注视下，莞儿赧然垂睫，白净的小脸悄悄朴红了。

“爱我吗？”她模糊娇喃。想再听他说。

“不止一点。”他也不自在的撇开眼。她是他生命的全部。

“我好喜欢像这样偎在沃堂怀里，与沃堂说话……”原是想转个话题让他自在些，不料脱口而出后，宫莞才发现自己说得太暧昧，忙又解释道：“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说平常时候那种相依相偎，呃，也不是说这种时候不喜欢……嗯，不是、不是那样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体验过这种时候，呃呃……”不说明还好，越说好像越暧昧了。她涨红了脸，可怜兮兮地呜咽道：“沃堂，你懂我的意思对不对？”冉沃堂低低一笑，密密地吻住她发慌的唇。“我明白。”如同他喜欢她的依偎一样，没有碰碰她，总觉得不踏实，少了什么。不知不觉中，他已依赖她甚深。

沃堂刚刚真的笑出声了。宫莞错愕的唇微张，正好让翻至她身上的冉

沃堂，动情地吸吮、辗吻，人侵她灵肉。
于是芙蓉帐内，轻喘又起。

第十章

宫色祺不敢相信地看著晨光中，依偎走出小屋的男女。

才几个月不见，莞儿的眉眼闲多了抹诱人的媚色，稚气已去，瞅看冉沃堂的眼，完全是愚蠢女人与心爱男人交媾后，所会流露的浓浓依恋。

显而易见，她已将清白之身许给冉沃堂。她竟敢这么贱！

“哟，小两口挺浓情蜜意的。”宫色祺自树后跨出，抛玩著鬼工球。

一步出门槛便察觉到宫色祺阴厉的杀气，冉沃堂无意闪避，亦不想让宁静的小村庄沾上半点血气。

“我要跟著你。”宫莞在冉沃堂开口前，死死挽著他，不许他有留下她，独自面对的意图。“不许拒绝我，我一定要跟著你。”她将脸埋在他臂膀，瞧也不瞧兄长。

他们的幸福短暂如梦。上天对他们极其不公。爹，您疼女儿吗？若是，请您在天之灵定要保佑女儿、保佑忠心护主的沃堂呀！

冉沃堂深知她心情，将倔著脸的她移入怀中。

“那就跟著。”终于明燎娘无法独自支撑的心情。太爱一个人，孤独活著是生不如死的折磨。他不愿意小姐受，也不想独活，要走就一起走。

宫色祺扭曲著脸，拍手叫好。“好，非常好！我会成全你们，让你们生死相随。”“换个地方谈，五小姐也请。”冉沃堂冷峻的扫了眼对面药铺后的人影，领头往荒山走去。

宫色祺嬉笑的眼在看到失踪多天的五妹时，阴狠眯起。

“你跟踪我？”事情有轻重缓急，先解决掉这对狗男女，再来算色裳的。

宫色裳移身出来，曾经艳丽得夺人鼻息的容颜，憔悴似鬼魅，吓了频频回头张望的宫莞一跳。

色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怎么瘦得只剩骨头了？“你可以杀冉沃堂，难不成就不许我杀宫莞？”宫色裳凄凉地笑著。

他们真这么恨她吗？久未有过的悲伤又涌上心头，宫莞感觉到腰上的大手一紧。

“我没事。”她抬眼对冉沃堂一笑。“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，我没事的。”只是有些怨、有些恼。投生为宫家人，竟没放弃的自由，她不禁恨起老天的作弄。

“好了，这里够偏僻了。”宫色祺将鬼工球塞入腰间。“冉沃堂，你是宫家下人，竟敢诱拐宫家小姐私逃，罪无可赦。本爷开通得很，你可有遗言要交代？”“我有。”宫莞沉静地开口。“沃堂早在五年前就不是宫家的奴才了，爹在死前放他自由，你也知道这件事，却还是拿我威胁沃堂，要他杀了同样满身罪孽的二娘和大哥。宫色祺，你拿什么脸口口声声说沃堂是宫家下人，有什么资格说他罪无可赦呢？”宫色祺和宫色裳皆白了脸，唯有冉沃堂镇定如昔。

“这就是那天展叔附在我耳畔说的话。”宫莞温柔地看向他。若不是因为爱她，沃堂也不会拥有自由之身后，又回来守在她身畔。以他的能力，大可以闯出一片不下于宫色祺的家业，不必留存宫家备受屈辱。

宫色祺被她一顿抢白，羞辱得脸色一阵青、一阵白，恼羞成怒了。

“我宫色祺要杀人不必理由，我就要冉沃堂死，你陪葬！”宫色祺不讲理的疾掠了过去。

冉沃堂纵身跃起，将两人的打斗局限于空中，以免误伤宫莞。

“色裳，快阻止他们，别让他们打了！”莞儿嘴巴虽硬，到底天生软心肠，无法漠视任何一方受伤，不管她有多么憎恨宫色祺，为宫家而亡的人已经够多，不能再增加了。“不要打了、不要再打了！色裳，你快阻止他们呀！”她脸色苍白地拉著宫色裳。

阻止？呵呵，多可笑。

“色裳，你想想法子阻止他们好不好？”宫莞心急地哀求。她没有武功，无法帮忙，反而会使沃堂分心呀。“色裳，我求你好不好？他们再这样打下去会两败俱伤。”宫色祺看出冉沃堂的用心，疾扑向宫莞，冉沃堂抢在他之前落地，格开他数掌。

“要我出手帮一个低贱的下人，万万办不到！”一朝为下人，终生是下人命。宫色裳脸色难看至极，阴冷的注视前方。看到宫色祺被冉沃堂连击三掌，退了数步，她美丽的眉微微一皱。

“好，我帮你。”宫色裳阴柔地笑看无助的宫莞。“你去死吧！宫莞，你早就该死了！”趁宫色祺挥掌向冉沃堂一瞬间，宫色裳运劲，连发四掌将错愕的宫莞打入两人之间。冉沃堂脸色刷白，击向宫色祺的掌风一拐，及时扣住宫莞的纤腰，往旁边一带以躲避她背的掌风。不料宫色祺掌风太厉，宫莞闪避不及，后背仍是中了一掌，整个人瘫入冉沃堂怀中。

“小姐！”冉沃堂不敢浪费时间，先提气灌注真气入她体内。

“色裳，你该死！”宫色祺旋身向宫色裳，震怒地出掌向她。“谁要你多事、谁许你多事啊！该死的你！”宫色裳摊倒地上，全身是血，虚弱地冷笑。“你……你不是要取冉沃堂的……狗命，现在…是最好的机会，还不快…动手。”这些年来，她的眼中只有残暴的他，心情完全被他的喜怒所摆布。

死心踏地，不知如何放弃……这就是冉沃堂对宫莞的心情吗？所以他肯舍弃自由身，无怨无悔守在宫莞身畔五年。

为何他们眼中只有彼此，连死都是心甘情愿追随著，她却爱得如此辛苦？“多事！你去死吧！”宫色祺狠踹她一脚，狂怒地不停挥掌，手却在贴近她天灵盖时顿住。

色裳一心寻死，他偏不让她如愿，偏要让她活著，日后好折磨她至死。宫色祺怒咒 - 声，收手走向冉沃堂。

宫色裳闭眼良久，等待的致命之掌始终没落下。空寂的心剧烈抽疼著，她听见脚步声离去，泪水沿著浴血的脸颊滑下。

他竟没杀她吗？为什么不杀她，多希望能死在他手中，这样她便不会活得那么辛苦了。

她有多嫉妒莞儿能光明正大爱冉沃堂……她嫉妒……又羡慕……生或死，无论如何她要得到一样，是他成就了她的。宫色裳昏沉地从襟前摸出一把青玉短刀，淌血的艳眸微微眯开。

“先……先救色裳，我不碍事。”宫莞全身瘫软，再次被冉沃堂扶坐起。

想阻止宫色祺，却无能为力……身子好轻、好轻，飘浮了起来……冉沃堂听不进耳，不停地灌注真气护她心脉。

“沃堂，先救色裳……你……不听我的话了吗？”她好想睡。

“小姐别说话。”冉沃堂声音不稳，祈求地看向一脸杀气的宫色祺。“让我救活小姐，我答应你回宫家。”为了保住她，他甚至不惜欺骗。

“不……不要。”她宁可死，也不要沃堂回去。

“这可是你说的。”冉沃堂从不说假话。宫色祺眼露阴狠，一屁股坐在冉沃堂身后，以不容他反悔的速度，运气将其气灌向宫莞。

他要让冉沃堂后悔背叛他！一待莞儿回复元气，他就要冉沃堂当著她的面目尽。宫色祺嘴角挂了抹残酷的笑。

“先……先救色裳，她……也受……受……”宫莞勉强转头，虚弱的眸子往后一瞥，像看到了什么忽然睁大。“不……不要 - - ”宫色祺察觉有异，想转身已经来不及。映著拂晓的刀光，炫昏了宫色祺血红的眼。

“我不是……告诉你了，这是动手的好……机会。”宫色裳倒在宫色祺身上，凄绝美绝地笑著，眼泪混著鲜血，一滴滴落在宫色祺的白衣上，绽故出无数朵艳灿的红花。

时间不多了，她的气力只够用在挚爱的人身上。宫色裳又羡又恨地瞥一眼虚弱的宫莞。

她终究又赢了她。呵呵，没关系，只要与保爱的人在一块，她的幸福不下于宫莞，何必羡慕她……她也要与心爱的人魂魄相随了呀……即使是相互怨恨的灵魂，她亦甘之如饴，不后悔……身中数刀，刀刀凌厉、致命，宫色祺身子不断地抽搐，心知死期已至。

他绝不、绝不饶过任何胆敢背叛他的人，即使到了阴间，他也会将她千刀万剐！该死的……贱女人！他决不饶她！

提聚残存的真气，宫色祺挥出未竟的一掌，这回毫不迟疑地击向宫色裳的天灵盖。宫色裳唇畔绽笑，握紧刀子，在宫色祺重击她的同时，她亦一脸幸福地将刀子深深刺进他心窝。

随她一起走吧，她深爱又不能爱的……色祺哥呀……不……不 - - 不！色裳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为什么手足竟又相残……宫家被诅咒了吗？爹……宫莞眼角挂泪，眼一闭，软软瘫倒在冉沃堂怀里，无力承受这么多的绝望。

落地的鬼工球，碎成片片。

五月的暖风，轻轻柔柔，夹带著浓馥的野花香，吹进一间清雅房舍。

“义弟，义兄和岳丈，你快桃一样喊。”展中南再次兴匆匆跑来，神气到了极点。冉沃堂冷淡地看他一眼，未置一词。

展中南挫折不已，转而调侃道：“好吧，那你告诉我，当初宫老哥明明还你自由身，你为何想不开，又回宫家去做牛做马，难不成你天生奴才命？”难怪义弟要他别插手宫家事，因为他会不好意思，嘿嘿嘿。

冉沃堂斜瞥他一眼，怪他多嘴似的。

“哦，天哪！”展中南挫败大叫。“他又拿出那副死样子来应付我了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，居然拿他没辙。”枉他不远千里，举家从洛阳移居到这个银杏小村，为的就是与他多培养些兄弟情分，结果瞧瞧这无情无义的臭小子拿什么态度对他？死样子？依然是那副死样子！莫怪小七那丫头片子与他一见投缘，实在是义弟那种死样子已经让人神共愤了。

“展叔，你还好吧？”在屋子里就听到他活力充沛的吼声，宫莞含笑地端出茶盘。展叔是在两个月前，令人断肠的那日风尘仆仆赶来，可惜迟了一步。

原本想不透色裳为何要那么做，直到沃堂淡淡的说了句话，震惊了她。

是吗？原来这便是色裳性情暴烈的原因，只因为爱上不该爱的人，她痛苦又无处可说，所以采取了最激烈的方式结束一切吗？色裳……冉沃堂接过宫莞递来的茶水，捕捉到她眉梢的悲痛，关心的深瞳闪了闪。

“莞儿，你让义弟唤我一声义兄或岳丈，或是展叔也好。”粗中见细心的展中南亦察觉继女的悲痛。“你们成亲一个多月了，他没喊过我一声岳丈耶！”“这，沃堂……”宫莞眉心的郁结舒展，看向冉沃堂。

“要不要去溪边走走？”冉沃堂突然放下伞骨，伸手向她。

“好。”宫莞笑著递出手。

“我也去！”展中南存心搅局。

“展叔留在这里。”为了不让他干扰妻子的清静，冉沃堂终于妥协。

于是猝不及防的展中南，被久候的一句话定住，呆呆的目送那对夫妻散步去。

傍晚的淡淡轻烟飘起，卷过长长的银杏道，绕进溪畔柳条。

“我很少见沃堂笑过。”宫莞倚在他怀里，低语道。

冉沃堂弯了弯唇角，带她走上索桥。

“小姐，小心脚下。”“你、你还叫我小姐？”宫莞气恼地放开他的手。

“已经习惯了。”他淡淡一笑，笑容里似乎带有那么一点羞赧。

“我想听你唤我的名。”她期盼的瞅著他。

冉沃堂保看她一眼，咳了咳，偏开脸，伸手向她，“走吧，莞儿。”“嗯。”莞儿抹去眼角突然涌出的泪，紧紧握住他的手，让他牵著过仅容一人行走的狭长吊桥。

“这桥牢不牢？”两人一前一后，走到长桥中央，莞儿突然淘气地问。

“刚刚检查过了，很牢，你放心。”他不时回头查看她是否安好。

“不可以放开我哦。”叮嘱声隐含丝丝笑意，前头专注于过桥的人并没发现。

“不会的。”“要小心牵著我哦。”“嗯。”“要疼我一辈子哦。”笑意加深。

他停步转望她，无言凝视她淘气的笑脸良久，绽颜一笑，回头继续前进。许多死去的感觉，正逐渐复苏，母亲为何选择出家，他也在差点失去莞儿时顿悟，一切只因母亲太爱父亲。无法勉强付出丁点爱儿子，亦同样痛苦。

莞儿轻摇被他紧紧牵著的手，有些羞怯地说：“要……要爱我一辈子哦。”这次他没说话也没回头看她，仅轻轻点了下头。

想起往日的种种，莞儿莫名生起一股恐慌，冷不防扑上前抱住前头人的背，桥身因她的举动而轻晃著。冉沃堂吓了一跳，连忙转身将她腾空抱入怀中。

“沃堂真傻，若有危险你该先保住自己，而不是抱著我。你这样，桥若断了，咱们不就一块跌下去了？”虽知他将所有的感情都给了她，她仍是希望他能多爱自己一些。

“那就一块跌吧。”他淡然说。“我不愿比你长命，你也不会舍我而去，对吗？”宫莞温柔笑著，纤纤玉手攥住他的手。“若是我真不小心跌了下去，便这般抓住你，拉你到阴间做夫妻。好不好？相公。”相公……他喜欢听她

这么唤他。

“嗯。”冉沃堂见腆地扬唇一笑，眼睛不自在他垂视映著天光云影的溪流。

“怕我不见，你便这样抱我一辈子可好？”她揩去眼角的泪水，试图逗他开心。她喜欢这样，她不再是小姐，他也不是默默忍受一切的护卫，他们只是一对恩爱的夫妻，平凡且与世无争的恩爱夫妻。

“若小姐愿意。”他轻淡的语气蕴藏无比认真。

“又小姐？”她气恼。

冉沃堂笑著，低头先以唇碰了碰她柔软、香甜的唇，才深深地辗吻她，将所有的爱意密密的倾注在这记甜蜜的缠吻里。

“我已经叫了十九载，你明白。”“沃堂，不要动，在这里待一会。”这片天色让她想起沁山顶的蓝天，和那段不堪的过往。

“小……莞儿，怎么了？”他见她眼眶红了。

“现下，我想痛痛快快的哭一哭。”为色裳、为宫家，然后痛苦的、伤心的过往，都将随波水流逝，成为心里的回忆。

冉沃堂懂得她的心，将她抱高，让她埋进他结实的肩窝里。

“小姐，别哭了。”颈畔被拂热，肩膀还没沾上半滴泪，他已舍不得。

“我、我不叫『小姐』啊。”宫莞抽抽搭搭抗议著。

“别哭了好吗？莞儿。”他的心，很痛。

“再唤一次。”泪水滴落得更凶。

“莞儿。”“再一次。”“莞儿。”“我想再听一次。”“咱们走了好吗？莞儿。”淡然的口气有了人味，有了莞尔笑意与浓厚的情。

“嗯。”她满意点头。“这样，有没有习惯一些？”她退开身，对他破涕而笑。“迟早会的，你毋需操之过急。”走下吊桥，他放下她，深瞳随著她纤弱的身子轻轻飘移。

小姐的手好软，正是记忆中的温暖，不论是初遇时、抓周时……总能在她最旁徨之时，拉他一把。

爱了她一辈子，将感情收敛在内心深处，他看得到的角落。守护她不纯粹是职责使然，对她的感情早已超越她所看见的一切，早在她哭求他别离开，心被触动，便已放不开。

因为爱她，宁愿埋藏情感，守护她终生。即使两人尊卑有别，与她白首偕老的人不是他，他亦甘之如饴。她是她的小姐，发乎于情、发乎于心，永远守护的对象，不愿离开她，她的一生必有他的位置，即使远远、疏离地遥望著，也无妨。

那一年老爷放他自由，他反而旁徨、无所适从，因为早在那双小手抓住他时，便没有离开她的念头，他从没想过与她分离。护卫之职正是他想要的全部，心不自由，走到天涯海角亦不自由。

每个人都在为放不下的心执著，所有的烦恼全是自我，偏又割舍不下……“沃堂，快来瞧，好奇怪的花。”宫莞远远地惊叹。

“别碰。”冉沃堂开步向她，牢牢将那等待他的小手握入掌心，任剧烈的震荡流窜他一身，如同过往的每一次，而后轻叹——莞儿的手好温暖。

一、关于本书之拉杂事：(嗯嗯，咳咳咳……正经八百状) 写完这本古代小说，我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碰古代题材。虽然写来也不怎么像话，大家就得过且过了。(来，请你跟我这样做，睁一只眼来、闭一只眼，一二三四再来一次) 《莫负有情郎》我写得痛苦，这本也不例外。老实招了，这本书本来应该是愁情和绽雪的故事，我这人不知发什么神经，突然觉得《莫负有情郎》里已将两人交代清楚，那对神仙眷侣好像那样就可以了，说多了反而破坏美感。

于是，我没有征求愁老兄同意，擅自将事先写好的桥段挪到这本，挪给沃堂和莞儿去经历、去要死不活，可是、可是 - - 可是呢！惨事就在这时候发生了，我写到一半突然发现那些桥段统统不适于本书的男女主角，这岂不表示……(头上神速飘来一大片乌云，外加电光闪闪) 呜……我不要！我绝对不要再写愁情他们了，呜，不要、不要！(垂死挣扎状) 写得痛苦干什么还要去碰，这不是自作自受吗？我想我这人有时候满变态的，有自虐倾向，越是痛苦，越想折磨自己。其实当初我原本是打算写三个有情男子的故事，一个傲世如欢休，一个弃世如悲霄，一个厌世如愁情。结果不知怎么回事，写欢休那本，写着写着，不小心居然把悲霄给写死了！这下子……(嘴角抽搐，脸黑了五分之四，顶上风雨交加) 可是我又很想写悲霄的故事，怎么办？我为什么吃饱没事干，专找苦来吃？于是，我只好使出不得已的下下策，让他借体还魂！借冉沃堂身再造一个悲霄魂。(我到底在说什么呀？) 所以呢，严格来说，这本书和《莫负有情郎》人物、背景完全不相干，精神却是环环相扣。那么，到底“扣”在哪儿呢？扣在每个不同性情的有情郎都会为心爱的女人梳发，嗯，呃，那个，再来……妈呀，饶了我，我实在也想不出来扣在哪儿啦！

以上是这本书的题外废话，希望各位看官捺住性子往下看。(噢！啊？看不下去，这时候咱们就必须开始做眼睛操了，来，先睁左眼、闭上右眼，二二三四再来一次) 二、关于九八年打混之二三事：(放低姿态状) 哈哈……哈罗！好好……好、好久不见！

还记得我吗？(卖乖状) 我就是那个懒到无人能比的唐懒女、懒人精，记得吗？(装可爱状) 休息的这一年，流言很多很多很多，我想，这是老天爷在惩罚我太混。呜，呜呜呜，人家知道错了啦，给我一个自新的机会啦！不要再诅咒人家结婚，还生小孩，封笔、留学、跳槽，还空难(喔，这个就是很恶毒了哦！妹，你说对不对？……呜，你干嘛瞪我，好啦、好啦，我继续忏悔就是。呜呜呜，抽抽搭搭、可怜兮兮状) 为什么突然休息一年多？除了私事多了些外，也有点倦怠吧。不知道耶，就是突然闲对创作失去了兴趣，连动笔的力气也没有。这段期间也曾数度流传新书欲出的消息，搞得人心惶惶，不厌其烦的读友们，信件更是一封封催。

谢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，这段期间若曾带给读友们困扰，唐檀在此郑重的说声“抱歉”。(包括出版社所有无辜的受害者) 老天，那天有位读者特地寄电子邮件来祝我写作满四年快乐，我吓了一大跳。四……四年！GOOD！我做了什么？我抱头呻吟，心想这位读者八成是老天爷看懒惰的我不顺眼，特地派来打击我的。

回头翻了下历年的创作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，居然为了这堆东西耗去

了四年光阴。后来又认真想想。四年吗？其实光是偷懒我就用去了两年，真正写作也不过才两年。两年出二十本书，嗯，应该算交代得过去才是。（咦！啊？没有人被我唬过？呜……）这次突然停笔，害大家以为我从此收山了，其的很不好意思。哪日我若真要封笔，绝对会用力挤出一本来昭告天下，这是放羊唐榷用力说的真心话，请再信我一次。（咩咩咩，我只是一只缩在厕所边哭泣的小绵羊……咩咩咩……）三、关于那悠悠、不可测之未来事：（苟延残喘状）欠出版社的一千号，总算还了。（好里加在、好里加在……）之前曾预告过怀天的书，后因种种因素暂时将这本搁下，嗯，那个呢……我想短期内这本书应该还是不会出来吧！（呜呜，别打我）我写书很凭感觉，不论是对男女主角的感觉，或是剧情的感觉……等等，什么都好，就是不能越写越乏味，越写越想睡。怀天这本就是这样，所以暂时搁下不写，请原谅我的任性。我也不想大家看到睡著，目前到打呵欠的程度就好，真的不忍心苦毒大家。

至于青焰门及五色组，记得很早以前曾经说过，我在设定系列之初若没打算要写的人物，往后不论怎么物换星移，我这颗水泥脑袋都无法帮他们编织恋爱梦。好吧，用不著大家唾弃，我自己来比较快，唐榷是个很逊、很逊的创作人！噢，逊！

请大家别再留恋过去式，来吧，与唐榷携手上灯塔，展望那光明璀璨的未来！Wearetheworld，Wearethechildren……（那位女士，你手势比错了，是先比左手，再划右手，下巴微扬，呈唱歌剧状）脑袋有几个故事想写，会先写哪一本心中已有腹案。假如大家不嫌区区不才在下我说的故事难听，那么，咱们下回见。

